

飛虹無敵

連載插畫版

黃鷹著



飛虹無敵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飛虹是他的名字，銀虹是他的武器，「無敵」是他的精神。這篇由香港武俠名家黃鷹專爲本刊撰寫的忠義奇情武俠小說，不儘情節緊張刺激，也爲三保太監下南洋的故事帶來一個歷史註脚。

明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南京城破。

金川門一開，攻城的兵馬立即左右退下，燕王朱棣座下七百死士以司馬長安爲首，飛騎當中衝過，直衝入城內，聲勢奪人，只嚇得那開門投降的征虜大將軍李景隆與谷王朱橞倉皇躲閃，好不狼狽。

司馬長安沒有理會他們，率領所屬直趨禁宮，他受命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將皇帝朱炆文找出來，抓起來，以絕後患。

一生的榮華富貴也就在他這一次的行動成功與否。

× × ×

城內一片混亂，長街上到處人潮，呼兒喚娘之聲此起彼落。

七百飛騎直衝進人潮，硬生生衝開了一條血路，所過之處，屍橫遍地，血流成河。

禁宮這時候已經燃起了數十處火頭，負責這個任務的是大將沈通，他能够用的却已不到一百人。

一聽那雷霆也似的馬蹄聲，他便知道城已破，燕王的兵馬已殺進來，也來不及召集其他部屬，帶着左右的二十多個兵士迎上去。

他們的忠心絕無疑問。

司馬長安當先衝到，馬快如疾風，劍急似閃電，迎着他的一個兵士劍光中連人帶槍被砍成了兩截，上半截曳着飛濺的血雨飛出了丈外。

沈通咆哮着挺槍來截，司馬長安劍一劃，「嗆」的劈開來槍，飛騎已衝過去，沈通待要追，後面的死士已如潮湧而來，亂刀齊下。

才一槍挑飛一個死士，沈通便已被砍成肉漿，那些兵士如何擋得住這七百飛騎，鐵蹄過處，留下了一堆堆爛泥也似的屍體。

司馬長安一騎衝上了玉階，衝進了皇極殿，七、八個太監正在縱火燒殿，看見司馬長安如此飛騎闖進來，齊皆震驚。

「大膽——」一個老太監顫抖着喝了一聲，語聲未落



騎直衝向司馬長安，馬快刀快，司馬長安的馬與劍一樣快。

，司馬長安已躍離馬鞍，落在他面前，劈胸將他揪起來。

「說——」司馬長安斷喝：「皇帝在那兒？」

老太監牙齒發出格格的相叩聲，一個字也說不出口，司馬長安也沒有再問他，反手將他抛到後面。

兩個跟進來的死士不用吩咐，伸手接住了那個老太監，手中刀迅速扎進去。

他們都受過嚴格的訓練，包括種種特殊的技能，也包括心膽，心要練到狠，膽要練到壯。平日負責保護、刺探、暗殺的工作，連自己的性命他們都不在乎，當然更不會在乎別人的性命。

殺一個人在他們來說與殺一隻雞並無分別。

「你來說——」司馬長安隨即抓住了另一個太監。

「萬……萬歲爺……萬歲爺……」那個太監不是不願說，只是已嚇得連話也接不上。

「殺了！」司馬長安不耐煩地將那個太監抛過一旁。三、四個死士手起刀落，那個太監慘叫着撲在一幅幔帷上，鮮血立即濺紅了那幅幔帷，裂帛聲中幔帷斷下，那個太監亦倒了下去。

其餘太監不禁魂飛魄散，司馬長安目光才轉過去，已慌忙撲地跪倒。

「三個時辰之前萬……」一個太監一面拜一面以惶恐的聲音搶着說：「萬歲爺已經被賀冲、張傑二將送走了……」

「是往東走的。」另一個太監聲淚俱下。「他們都改了裝束，想必是混在逃難的人羣中。」

「賀冲、張傑——」司馬長安的臉忽地沉了下去。

× × ×

「賀冲、張傑不是盛北川、魏初的人？」燕王朱棣的臉更難看，他仍然一身戎裝，站在那裏，氣勢極大。

「正是。」司馬長安跪着連頭都不敢抬起來。

「長興侯魏初富可敵國，定遠侯盛北川甚得人心。」燕王的語聲有如寒冰：「給他們二人聯手，以勤王爲藉口，集結南方各王侯，後患無窮，萬不能讓皇帝落在他們手上！」

「是。」司馬長安急應一聲。

「切記，莫要朕負上叔殺姪的惡名！」燕王接着把手一揮。「去——」

司馬長安應聲急退了出去。

燕王轉過身子，一張臉陰晴不定，侍候在一旁的翁天義目光隨着轉動，若有所思，他原是秉筆司禮監，皇帝左右的紅人，一直參預軍國大計，代批奏疏。

一般太監有的壞習慣他都有，但絕無疑問是一個人才，也所以早就已看出同參軍國大事的黃子澄、齊泰都是愚人，總有一天將燕王朱棣逼反，皇帝一向都喜歡聽取他的意見，只有這一件，他越看越覺不安，才把心一橫轉投燕王。

以他的才華，自然很快獲得燕王的重用，每當有疑難，燕王總喜歡聽聽他的意見，這一次也不例外。

「翁天義——」燕王非常突然的回過頭來。

在他的頭回過來之前，翁天義的頭已經垂下，應聲：「奴才在！」

「司馬長安智勇雙全，但朕總覺得仍免欠一點，你也走一趟。」燕王顯然已作出決定。

「是——」翁天義頭垂得更低，語聲却仍是那樣尖細，燕王的決定無疑早已在他意料之內。

「若是太麻煩，不用帶回來了。」燕王接著吩咐。「你明白嗎？」

「奴才明白。」翁天義手掩着半邊嘴巴，「呵呵」一笑。

燕王揮手又是一聲：「去——」

翁天義應聲倒退，腳步移動似慢而實快，有如流水行雲，急激的馬蹄聲也就在此際傳來，他知道，司馬長安與所屬死士已然動身了。

× × ×

夜已深，刁斗上垂下來的燈籠有如一串沉沉的果實，燃燒着的篝火在急風中「獵獵」地飛舞。

司馬長安一騎領先在刁斗之下，燈火之間奔過，斗篷急風中展開，人顯得更加威武。

跟着是七百死士，蹄聲在夜間聽來更響亮，鐵蹄過處，塵土飛揚，燈火光也因此變得淒迷，有如在烟霧中，這烟霧消散，翁天義才一隻寒鶴也似的走向一座轎子左右數十個太監聲聲「小心」，他也似乎因此而腳下更加小心，舉止緩慢得可怕。

那些太監一些不耐的反應也沒有，舉止也同樣緩慢，一個個都是皮笑肉不笑的，似乎除了相貌有異，其他並無不同。

燈籠篝火照耀下，翁天義的面色仍然是那麼蒼白，却有如象牙，蒼白得甚是光潔，當然一根鬍子也沒有，皺紋也只見於眼角，只看他的面實在很難確定他的年紀，那嶙峋瘦骨，再加上緩慢非常的舉止，却令人有七老八十的感覺。

一面走他一面喃喃道：「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轎簾子已左右分開，他探身進去突然又退出來，回頭問：「司馬長安往那個方向去了？」

左面一個太監應一聲：「東——」

「呵呵……」翁天義很自然的抬手掩着半邊嘴巴，陰笑起來，這樣笑似乎已成了他的習慣。

這種笑態當然不好看，笑聲更令人毛骨悚然。

司馬長安所以往東追當然有他的理由，張傑、賀冲等改了什麼裝束，一共有多少人他早已問清楚，亦早已派出手下到處打聽，綜合了所有消息，才作出這個決定。

張傑、賀冲本該往南行，改向東無疑是爲了燕王必定會封鎖南面所有通道，而有意無意讓那些太監知道他們往東走，不待言又是疑兵之計。

燕王那麼容易知道他們往東走一定不會相信，他們偏就是往東走。

司馬長安的判斷一向很準確，這一次事關重大，路上他仍然非常小心分析送來的報告，一有懷疑便立即改變方向，可是到現在爲止，仍然找不到可疑之處。

這已是第七天頭上，他們終於追上了那羣人。

一輛馬車，三十六騎，與七天以來他們所得到的報告完全符合，奔馳在草原上。

草原一望無際，這種環境最適宜攻擊，尤其是以衆凌寡，司馬長安隨即下令分四路包圍過去。

那羣人業已察覺，同時分成了兩撥，一撥繼續往前奔，一撥紛紛勒轉馬頭，迎向司馬長安一方，領先的是一個中年人，燕頷虎鬚，懷抱一柄魚鱗紫金刀。

雙方迅速接近，司馬長安是最快的一騎，也立即認出了那個中年人，眉飛色舞，劍出鞘，振吭高呼：「賀冲！」

「司馬長安！逆賊——」賀冲立即有反應，高舉紫金刀，飛騎直衝向司馬長安，馬快刀快，司馬長安的馬與劍一樣快！

刀劍相擊，霹靂一聲，火花激射，紫金刀斷成兩截，刀尖尺半一截飛上了半空，司馬長安劍勢未絕，跟着斬飛了賀冲的頭顱。

兩騎交錯奔過，賀冲無頭的屍體隨着坐騎奔出了數丈才從鞍上倒下來。

司馬長安馬不停蹄，追向那輛馬車，追隨賀冲殺奔前來的十五騎正耍阻擋，後面的死士已飛騎奔至，怒濤也似的迅速將那十五騎吞沒。

保護馬車的二十騎這時候亦散開來，分別迎向三面包抄過來的死士，馬車即繼續前行。

司馬長安勢如破竹，當者披靡，連殺四人，終於追上了那輛馬車，兩個車把式長槍已在手，車座上一齊站起來，長槍一扎向司馬長安的坐騎，一扎向咽喉要害！

他們快，司馬長安更快，劍一揮，劈斷了扎向坐騎的長槍，左手接着將刺向咽喉的長槍抄住往後一奪，那個車把式再也立不住腳，連人帶槍飛向司馬長安。

司馬長安反手一把抓住了那個車把式的胸襟，奮力再擲出。

那個車把式驚呼未絕，身子已撞在車廂上，車廂「轟」地碎裂，車把式的骨頭亦盡碎，爛泥般摔下。

拖車的兩匹馬驚嘶，人立而起，車座上那個手執斷槍的車把式不由滾跌下來，隨即迎上司馬長安的劍，一個身子齊中分開兩邊。

司馬長安却絲毫快意也沒有，突然一聲狂叫，揮劍斬下了拖車的一匹馬的頭。

另一匹隨即給無頭的那匹馬撞倒地上，車廂也隨着翻倒，碎裂，裏頭一個人也沒有。

皇帝並非往東走，司馬長安到底撲了一個空。

× × ×

賀冲往東，張傑則往南，他們是拔籌來決定，但並非貪生畏死。

皇帝與皇后在張傑這邊，裝束都已改易，只像一般逃難的富貴人家，張傑與八個侍衛也只像一般富貴人家的保鏢。

馬已經跑折，他們現在都是步行，這是第十五天的正午。

皇帝雙腳已經在發軟，他嬌生慣養，二十一歲便做皇帝，何嘗吃過這般苦，半天走下來，也不知摔倒了多少次，突然看見前面不遠有一座小酒寮，腳步不覺一快，冷不防一腳踩進一個土坑內，立即又摔倒。

張傑急忙伸手扶起來，皇帝一股怒氣不由又冒起來，拂袖道：「朕早就吩咐你們準備馬匹替換，你們却不聽，要朕走路，是存心折磨朕了。」

「皇上，這附近……」張傑誠惶誠恐，下面的話還未接上，皇帝已截道：「朕不走也走了，還說什麼？」

皇后隨即撒嬌道：「皇上，臣妾實在走不下去的了。」

「好，好……」皇帝抬手指着那邊的小酒寮。「朕與你到那邊歇一會。」

張傑脫口道：「皇上，此地不宜久留……」

「誰要阻止，朕砍他的腦袋。」皇帝聲色俱厲，這種話出口，還有誰敢再作聲。

× × ×

那座小酒寮非常簡陋，桌椅都是殘殘破破的，張傑與八個侍衛雖然一再以衣袖拭擦乾淨，皇帝仍然皺眉，一會才無可奈何的坐下來，皇后雖然早就坐下了，却是一臉的厭惡之色。

酒寮的三個小二都是怪模怪樣，一個高，一個矮，一個才到高的那個胸膛，還有一個則是個駝子，在掌櫃指揮下忙得團團亂轉。

掌櫃是一個肥肥胖胖的中年人，拿着算盤，挺着大肚子在旁邊轉來轉去，算盤「劈劈拍拍」的響個不絕，也不知在算計什麼，却將皇帝本已煩悶的心情弄得更煩悶了。

茶酒首先送上，皇帝要喝茶，給一個侍衛截下，要喝酒，又給另一個侍衛截下，待他們喝過沒問題，張傑才放心讓皇帝喝。

小菜跟着送上來，張傑也是着手下侍衛先嚐，沒事方才請皇帝皇后動筷，他並非有什麼發現，只是認爲這樣做比較好一些。

掌櫃看着笑了笑：「這些酒菜絕對乾淨的。」

皇帝目光一轉，搖搖頭：「沒有別的了？」

「小店最好的就是這些。」

皇帝無可奈何的拿起筷子，旁邊皇后已餓得發慌，隨着亦將筷子拿起來，皇帝看在眼內，忙對張傑揮手道：「不用你們侍候了，吃完了還得趕路。」

張傑侍候了皇帝這麼多天，那還不明白皇帝的心情，應聲與八個侍衛退下，掌櫃不用吩咐，亦轉身走開去，也就在他轉身同時，他面上露出了詭異的笑容。

張傑看不到這笑容，否則一定知道其中有詐。

旁邊的桌子上亦已準備好飯菜，八個侍衛只喝茶，也只道張傑爲人隨和，各自吃喝，不過其中一個仍然倒了杯茶送到張傑面前。

張傑也實在渴了，接過仰首一飲而盡，那個侍衛接着將一雙筷子送上來，張傑才接在手，面色就一變，突然撲過去將皇帝手上的碗筷掃落地上。

「張傑——」皇帝驚怒，張傑的劍應聲出鞘，反手握住了咽喉，嘶聲道：「茶裡下了藥……」

與之同時，八個侍衛亦紛紛推椅而起，一個接呼道：「飯菜裏也有！」

「藥？毒藥？」皇帝惶然站起來。

掌櫃即時回頭道：「是迷藥，不過你放心，你吃喝的那一份沒有。」

也就因爲那一份沒有，張傑才會上這個當，他橫劍擋在皇帝面前，一面急呼道：「皇上，快走！」

掌櫃笑接道：「那走得這麼容易。」

周圍門窗同時冒出了七、八條大漢，手執兵器，張傑



門也就在這時候「轟」地碎開，笑語聲盡斷，駝子給這一嚇險些兒連人帶椅翻倒。

目光綦閃，厲聲喝問：「你們是什麼人？」

「這間是黑店，你說我們是什麼人？」掌櫃得意洋洋的撥動着算珠。

「賊！」張傑脫口一聲，脚下一個踉蹌，那八個侍衛亦是搖搖欲墜，藥力顯然都已經發作。

掌櫃看着更得意，呼喝道：「保鏢被殺掉，兩隻肥羊留着，哈哈！說不定還有什麼好處。」

不等他將話說完，羣賊已分別從門窗跳進來，一擁而上，手中拿的全都是狼牙棒、開山斧、鬼頭刀之類的重兵器，八個侍衛慌忙應戰，一個個却都已頭昏眼花，那裏是這羣如狼似虎的山賊對手，很快便給斬翻了半數。

張傑一看羣賊的身手亦知道就是沒有迷藥，一樣凶多吉少，擒賊擒王，當機立斷，長劍一引，身形急射，向那個掌櫃撲去。

掌櫃似乎早已在意料之中，算盤一翻，十四顆算珠脫出，射向張傑的面門，張傑揮劍擋開五顆，側首讓開七顆，還有兩顆，齊打在「太陽穴」上，眼前立時一黑，掌櫃左右駝矮兩個小二同時掩上，兩柄匕首一齊扎到，扎進了張傑腰間。

張傑劇痛下反而清醒過來，長劍疾擊，迫退了兩個小二，那兩柄匕首亦同時從他的腰間抽出來，鮮血奔流，迅速染紅了他腰間的衣服。

他沒有理會，回身一劍劈翻了一個山賊，厲聲喝道：「住手——」

那個高高的店小二正將皇帝抓住，按在桌子上，給他這一喝，不由一呆，皇帝趁機一掙而脫，裂帛聲中，衣衫給撕破，露出了裏面穿的龍袍。

張傑接喝道：「大膽賊人，竟敢冒犯天子！」

「天子？」掌櫃第一個有反應，瞪着皇帝。

張傑隨即踉蹌着走向皇帝，駝矮兩個小二相顧一眼，左右又撲上，掌櫃呆了呆，急忙叫道：「住手！」

這一次他的反應却是慢了一些，叫得駝矮兩個小二住手的時候，兩柄匕首已插進張傑左右脅下。

張傑一個身子，而給撞倒在地上，仍然掙扎着爬到皇帝脚前，才一聲：「皇上——」頭便一側，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皇帝兩條脚直在彈琵琶，看見掌櫃走來，不由自主倒退，正撞在兩個山賊的身上。

四個山賊擋着皇帝的去路，兩個抓着皇后，另外兩個隨即將皇帝雙臂抓着，皇帝不由自主叫起來：「朕給你們做官，你們要什麼朕也答應……」

那兩個山賊怔在那裏，掌櫃走近來，分開皇帝的胸襟，往龍袍上摸一把，怪叫道：「這就是龍袍？」

駝子一旁走上來，大笑道：「你別聽他們胡說八道，皇帝怎會跑到這兒來？」

掌櫃正色道：「不是有消息，京師已經給燕王朱棣攻陷了。」一頓又揮手：「看看他們的行李。」

八個侍衛都已倒在地上，其中一個仍然抱着一個包袱，至死不放。

包袱內一個箱子，內載皇冠一頂，玉璽六枚，掌櫃越看眼瞪得越大，偷眼看了看皇帝，連聲音也變了，沙啞地嚷道：「天哪，是真的——」

羣賊面面相覷，抓着皇帝皇后的那四個不由自主將手鬆開，皇帝一顆心也這才安下來。

一個賊連忙問道：「這如何是好？」

掌櫃捧着腦袋搖了搖，又看看皇帝，歎了一口氣：「押他們回去，由頭兒處置好了。」

這件事他實在不敢作主。

× × ×

皇帝總算用不着再走路，也第一次嘗到了木頭車子的滋味，這在他來說當然不是好的，木頭車子事實也沒有轎子馬車的舒服。

十個山賊包圍着木頭車子，掌櫃捧着那個盒子走在最前，看樣子非常興奮，其他山賊也是，推車的那個忍不住大嚷：「你們可知道，替皇帝推車的是什麼官？」

旁邊一個山賊應道：「以我所知，侍候皇帝出入的都是太監。」

羣賊哄然大笑，掌櫃回頭笑罵道：「少廢話，快趕路。」

推車的道：「我只怕一個不小心，摔壞了皇帝的龍體。」手上接著一用力，推車疾走，皇帝皇后慌忙抓穩了車座，驚呼連聲。

羣賊却是大笑不絕，他們本就目無王法，現在更就連皇帝也不放在眼內了。

× × ×

酒寮中只剩下駝矮高那三個小二和一個廚子，收拾東西埋葬身體忙了一個下午，到吃晚飯的時候，自然反省起了皇帝的事來。

矮的那個捧着碗左看右看，不由大笑道：「這是龍碗，皇帝用過的。」

「那這是龍筷了。」高的揚着手中筷子。

「這張龍椅我却是坐定了。」駝子大馬金刀的坐在皇帝坐過的椅子上。

「可惜你無論怎樣看來也不像條龍。」廚子亦大笑。

門也就在這時候「轟」地碎開，笑語聲盡斷，駝子給這一嚇險些兒連人帶椅翻倒。

四個死士飛快衝入，司馬長安隨即出現在門口。

高個子拍案而起，厲喝道：「什麼人？」

「那條龍在那裏？」司馬長安面如寒霜，語聲亦冰也似。

高個子反問：「龍？什麼龍？」

「說！」司馬長安斷喝。

高個子給喝得一縮，但立即又挺起胸膛：「這是什麼地方，你們……」

「是什麼地方？」司馬長安截問。

「七重天的店子！」高個子胸膛挺得更高。

司馬長安怔住，高個子得意的接道：「要命的立即滾出去。」

「皇帝給你們送上了七重天？」司馬長安的胸膛起伏，顯得有些激動，看樣子他當然知道七重天是什麼地方。

截殺了賀冲一夥，他立即率領死士南下，夜以繼日，所有馬匹先後都跑折了，追到這裏，以為可以將皇帝抓起來，那知道還是慢了一步，皇帝已經給送上了七重天。

「不錯！」高個子以為司馬長安害怕，語聲也大起來。

「你們想要回皇帝，準備贖金好了。」

司馬長安嘴角一牽，突然放聲大笑，四個賊給笑得面面相覷，似乎也看出不妙，一齊後退，到司馬長安笑聲停下，已將兵器拿在手中。

司馬長安面色陡沉，冷冷道：「你們好大的膽子。」

一頓霍地轉身斷喝：「殺了！」

四個賊應聲撲前，所有的窗戶同時被撞碎，一個個死士疾竄進來。

高個子脚長步快，當先撲到，手中一柄狼牙棒高舉，便要砸落，司馬長安無動於衷，也就在狼牙棒要砸落之前：一條飛索已套上了高個子的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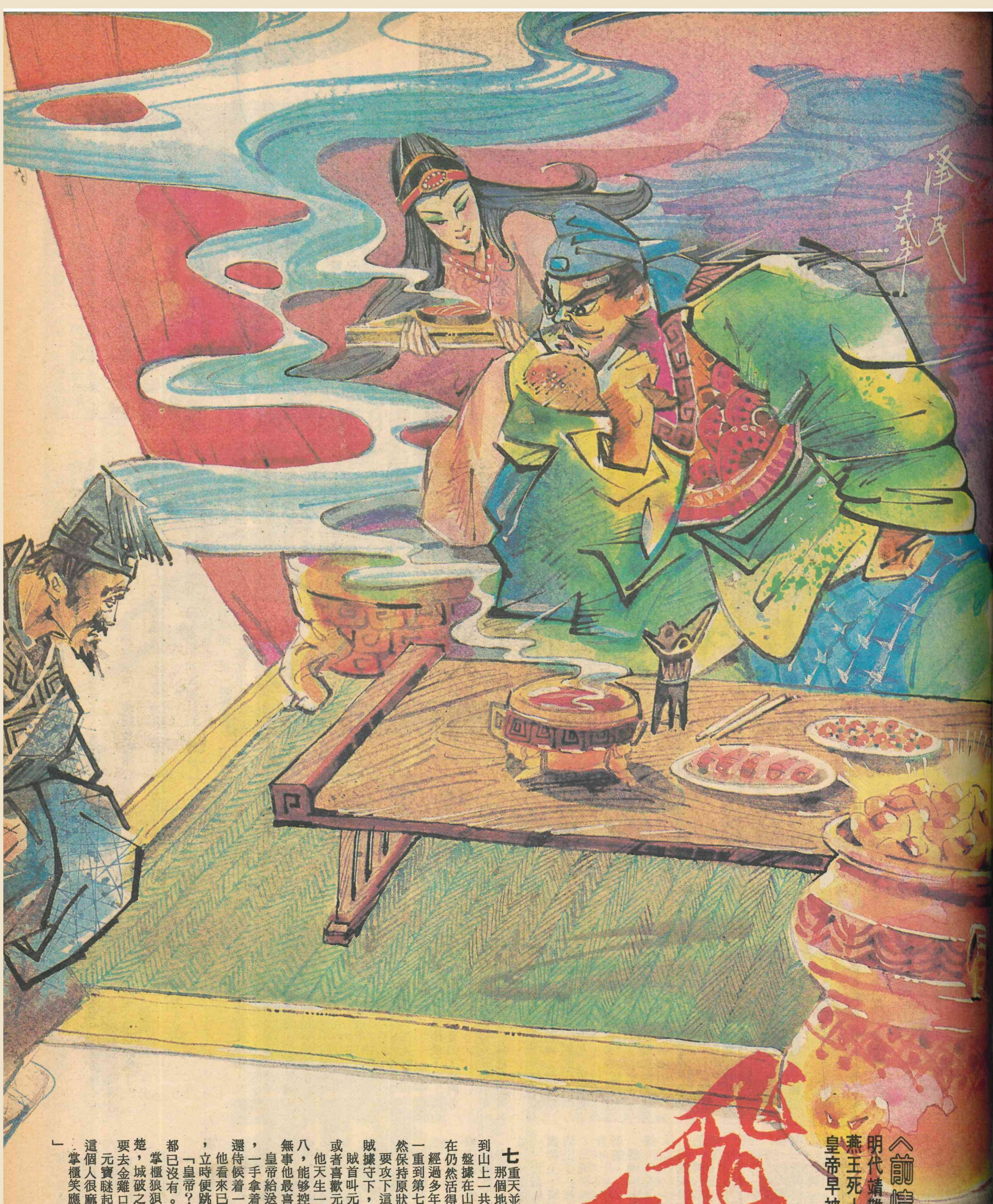
高個子驚呼未絕，一個身子已給繩子拉起來，兩柄長矛同時扎進了要害，其餘三個賊幾乎同時被擊殺，他們雖然悍不畏死，也已準備拚命，可是那些死士非獨人數多，襲擊的方式也在他們意料之外。

司馬長安若無其事地走到酒寮前面的空地，也不用他吩咐，那些死士已將火頭燃起來。

酒寮外面包圍着數百個死士，東面忽的讓出一條路，一個混身泥污的死士走進來，稟告：「頭兒，只找到張傑與八個侍衛的屍體。」

「我知道。」司馬長安仰首向天，面部的肌肉一下抽搐。「皇帝已給送上了七重天。」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2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明代靖難之變，建文皇帝出宮南行，燕王死士司馬長安一路追殺，不料皇帝早被七重天山賊搶先劫走。

七重天並非在天上，所以有七重天之稱，完全是因爲那個地方形勢險惡，懸崖峭壁，直立如削，由山腳到山上一共有七重險阻，要將之攻下來，難比登天。

盤據在山上的是一羣亡命之徒，因爲易守難攻，到現在仍然活得非常快活。

經過多年的擴建，山寨已變成一個堅固的城堡，由第一重到第七重的險阻之間亦築了石級，但第一重以下仍然保持原狀，以吊籃來上落。

要攻下這一關已經不容易，而城堡在爲數逾四百的山賊據守下，當眞是固若金湯。

賊首叫元寶，到底是眞名字，還是因爲他樣子像元寶或者喜歡元寶，可就不得而知了。

他天生一張孩兒臉，接近三十歲的人看來只像十七、八，能够控制這麼多山賊，當然有他過人的本領，閒着無事他最喜歡就是喝酒、吃肉、玩女人、堆元寶。

皇帝給送進忠義堂的時候，他正臥在一堆金元寶後面，一手拿着酒壺，一手抓着半隻肥雞，滿嘴油膩，旁邊還侍候着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

他看來已有些醉意，可是一聽掌櫃報告抓着的是皇帝，立時便跳起來，一口酒全都噴在掌櫃的面上。

「皇帝？」他的一雙眼鴿蛋般瞪大，眼裏一些醉意也都已沒有。

掌櫃狼狽的一面以袖擦臉一面道：「路上小弟已問清楚，城破之後，魏初、盛北川的人救了他出城，現在正要去金雞口與魏初、盛北川會合。」

元寶瞇起一雙眼，放下酒壺，摸着下巴道：「盛北川這個人很麻煩，魏初比他可愛得多了。」

掌櫃笑應道：「聽說他家裏有一座金窖，富可敵國。」

「所以老子一直都很想跟他親熱一下。」元寶拿起那半隻雞狠狠的咬了一口，目光突然又一亮，含糊地吩咐：「掌櫃你快與我算一算，鋪滿忠義堂這塊地面要多少兩金子。」

掌櫃算盤已在手，「劈劈拍拍」的立即撥動起來，他未上七重天之前原是個掌櫃，上了七重天之後大家也一直叫他掌櫃。

元寶隨即向皇帝走去，繞着皇帝打圈子，一面好奇的上下打量着，皇帝不敢動，渾身在發抖。

「你就是皇帝？」元寶又咬了一口雞肉。

皇帝牙齦不住相叩，說不出話來，方才坐在吊籃，下望百丈峭壁，早已令他三魂去二，七魄留三，走進忠義堂之前所見又是一個個如狼似虎、兇神惡煞的山賊，還能夠立着不倒，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元寶將那半隻雞往後一抛，滿是油膩的雙手落在皇帝的龍袍上，左拭一下，右摸一把，又問：「這就是龍袍？」

「你……你……」皇帝又驚又怒。

「老子也是皇帝，七重天的元寶皇帝，只少了一件龍袍，你來得正好。」元寶轉身喝道：「你們都是聾子，還不替老子將龍袍脫下來。」

幾個山賊一擁而上，皇帝掙扎着嘶聲道：「朕誅你的九族！」

元寶大笑：「老子可是九代單傳，讓你砍也只是一顆腦袋。」

羣賊哄然大笑，元寶的眼睛一下溜到了皇后面上，皇后惶然，脫口驚呼：「皇上——」

「來了！」元寶應聲一把將皇后摟進懷中，笑問：「這個大美人又是什麼？」

「是皇后！」一個山賊應一聲。



前面草叢一陣晃動，一條狼時隱時現，急急的竄前，長矛立即向那條狼飛去。

「好，老子就還妳做皇后。」元寶伸手往皇后面上摸一把，又大笑起來。

掌櫃就在這時候捧着算盤走進來。「算好了，一共要二萬九千九百三十九兩。」

元寶一皺眉，將皇后推開，接過算盤：「你說多少兩？」

「那算够三萬兩好了。」掌櫃伸手將算珠撥够三萬兩。

「三萬兩？」元寶摸着下巴，也不知在想什麼，旁邊山賊已將龍袍送上。「頭兒，龍袍！」

「給老子穿上：」元寶雙手伸開，接一瞪掌櫃：「你怎麼還呆在這裏，快寫信給魏初、盛北川！」

掌櫃急急奔向那邊長案，另一個山賊接問：「頭兒，這個皇帝怎樣處置？」

元寶看着皇帝皇后：「都送到石牢去，好好的侍候，就像侍候你們的爹媽一樣。」

羣賊大笑，皇帝皇后相擁在一起，涕淚交流，也毫無掙扎的餘地，給擁出了堂外。

元寶龍袍穿好了，左顧右盼一番，笑問：「你們看怎樣？」

「要比那個皇帝神氣得多了。」羣賊你一句，我一句，只聽得元寶心頭大樂，挺胸凸肚的往前走，到底是人矮袍長，冷不防一脚踩在袍脚上，險些一跤摔翻，羣賊連忙左右扶住，齊聲：「皇上保重！」

元寶大笑，推開各人，在案後坐下，一個山賊隨即將皇冠送上，他接在手搖了搖放在頭上，更顯得怪模怪樣，羣賊又哄然。

掌櫃那邊下筆如飛，很快便已將信寫好，眉飛色舞的高呼：「成了。」

元寶漫不經意的伸出手：「拿來看看。」

信接下，他上下左右一轉再轉，瞪着眼，似懂非懂的，突然放下，道：「讀來聽聽。」

掌櫃早就知道元寶胸無點墨，忍住笑，大聲朗誦：「字示魏初、盛北川，皇帝現在七重天，速將黃金三萬兩送來贖回，半月為限，切勿自誤，七重天皇帝元寶！」

元寶一面聽，手指一面往信上捺，停在「三」字上，到掌櫃誦完了才問：「三萬兩？」

掌櫃道：「足够鋪滿這個忠義堂的了。」

元寶再問：「那我們花什麼？」

掌櫃一怔道：「那改五萬兩。」

元寶搖頭：「三十萬兩！」

掌櫃瞪目結舌，羣賊亦傻了眼，元寶目光一掃，又搖頭：「所以說你們就是沒見識，那是皇帝，出錢的是魏初——」

掌櫃不由點頭：「魏初家裏有一個金窖，富可敵國，人稱魏百萬，三十萬兩還要不到他自家的一半。」

「三十萬兩已够我們花的了。」元寶連打了三個哈哈。「我們也不是那麼貪心的人。」

羣賊一齊點頭，他們本來都給那個數目驚呆，現在聽元寶這一說，又不覺得是一回事了。

三十萬兩黃金到底是多大的一筆財富其實他們都並不清楚，甚至做夢也想不到，元寶也沒有例外。

× × ×

金雞口，清晨，篝火隨着天色的光亮逐漸淡下去，這種天色下，魏初、盛北川的面色都顯得很蒼白，他們各領二百侍衛，在這裏已等了三天。

天未亮，他們便已醒來，三天以來他們都是寢食不安，雖然他們到早了，但無論如何，皇帝這時候都應該到達金雞口。

急風吹來了一陣馬蹄聲，魏初、盛北川聽着，目光不由亮起來，他們年紀差不多，身材衣飾却截然迥異，魏初矮而胖，衣飾華麗，完全是一個大富賈模樣，盛北川高而瘦，衣飾與身份切合，一看也知道是富貴中人，却怎也不像商賈。

十三騎飛快奔至，魏初目光轉回，笑笑道：「盛兄，那個屬下郝安帶人回來了。」

盛北川沉聲道：「他們去的時候十三騎，回來也是。」

語聲未已，一個中年人已飛騎來到盛北川前面，滾鞍躍下，拜倒。「侯爺——」

「郝安——」盛北川急問：「你們沒遇到皇上？」

郝安搖頭：「屬下一路打聽，什麼消息也沒有。」

「不成走小路？」魏初旁邊一個青年人插上一句，那是魏初的獨生子魏金鵬。

郝安淡應道：「走小路早該到了。」

「莫要給逆賊追上了才好。」盛北川一聲歎息，目光條的又一轉。

一騎快馬正從那邊奔來，山坡上停下，射出了一支箭，立即又勒轉，奔了回去。

箭末繫着一個金鈴，一陣急響，奪人心魄，郝安手急眼快，探手將箭抄住，目光一落，道：「箭上有一封信。」

「拿來！」盛北川迫不及待接在手裏抖開，一看，面色驟變，魏初接過，看着亦變了面色，脫口道：「皇上給擄上了七重天？」

「七重天！」郝安震驚，追隨盛北川之前他原是一個江湖人，當然知道七重天是怎樣的地方。

盛北川接道：「元寶要我們半月之內將三十萬兩黃金送上去交換。」

「這個賊小子！」郝安雙手不覺用力，響箭一折為二。

魏金鵬隨即道：「我們攻上去！」

「七重天易守難攻，要攻上去談何容易？何况皇上在他們手上。」魏初搖頭，將信交回盛北川：「看信末的六個硃印，這件事是不會假的了，盛兄的意思……」

「看來只有接受他們的條件了。」盛北川歎了口氣。

魏初苦笑道：「他們要的可是三十萬兩黃金。」

「小弟那兒勉强可以籌到三萬兩，魏兄方面……」

「二十七萬兩黃金本來不是問題，可是短短半月之內要小弟籌足此數……」魏初甚感苦惱地以手促額。

「別的人……」

「皇上一天不在，我們也休想要他們幫忙，今時今日，敢公然與逆賊相抗的只是你我。」

「這倒是事實。」盛北川長歎。

「閒話少說，你我還是立即回去盡力張羅，如無意外，十天後此時此地再見。」魏初接着一揖。

盛北川急忙回禮，魏初也沒有再多說什麼，率領所屬往來路奔回。

看着他們遠去，盛北川才回過頭來，吩咐道：「郝安，你帶人到七重天附近看着。」

郝安道：「侯爺是擔心司馬長安等人也知道消息，趕往七重天？」

「怎能不擔心？」盛北川又是一聲長歎。

× × ×

七重天下，是一片原始森林，濃蔭蔽日，只有東面比較疏落，路也就在那裏闢出來，不太闊，兩旁枝葉覆蓋，雖則是平整，路上仍然是一片陰森。

沒有風，枝葉靜止，鳥聲也沒有，這樣靜寂已接近死亡，突然被一聲狼嗥驚破。

一匹灰狼從路口闖進來，狂奔了二十來丈，撞在一株樹幹上，哀號着倒下，狼背上插着三支箭，鮮血奔流，洒出了一條血路。

三騎快馬追着血路迅速奔至，鞍上的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錦衣配劍，手執彫弓，鞍旁的箭壺尚插着十來支羽箭。

劍柄梢上都嵌着明珠寶石，馬鞍是黃金打就，不看衣錦，只看這金鞍明珠寶劍，便知道都是富貴人家的子弟。

馬在灰狼屍旁停下，「希聿聿」馬嘶聲中，年紀較長的一個青年大笑道：「看來我們的箭都是不相上下，這條狼只好分了。」

另一個笑道：「幸好這條狼還有幾斤肉，分成三分，還不太少。」

「兩位若是喜歡，盡可以將小弟那一份也分掉。」最後一個大笑。「反正小弟目的只是在看箭術如何，對狼肉一些興趣也沒有。」

「我們也是的。」前面那兩個青年相顧一眼，仰天大笑。

三個僕人也就在這時候策騎奔至，鞍後掛着山雞野兔等獵物，目光及處，不約而同一聲：「公子好箭法！」

語聲未落，「嗤」的一下異響突起，一道寒光射向為首那個青年的面門，青年急閃，寒光從他的耳旁飛過，打在他後面一個僕人的面上，那個僕人一聲慘叫，倒翻馬下，當場喪命。

其餘兩個僕人大驚失色，三個青年面色亦變，手一翻，長劍齊出鞘，劍鋒俱都如一泓秋水，不是一般可比，他們拔劍的手法也非常敏捷，顯然都有幾下子，目光都集中在暗器飛來的方向，卻只見枝葉晃動，不見有人。為首那個年紀較長的突然道：「我們還是離開這地方！」也不管其他二人是否同意，隨即勒轉馬頭，往來路

奔出。

奔不了數丈，一支長矛從左面樹林飛出，不偏不倚，正中馬頭，一穿而過，馬悲嘶，人立，青年及時從鞍上拔起，正撞進一張巨網中。

那張巨網無聲的從樹上撒下，青年撞進去，立即收緊，七、八道寒光緊接射至，無一落空，青年連聲慘叫，慘死網中，其餘兩個青年只看得驚心動魄，那兩個僕人更恐懼，慌忙退到兩個青年的背後。

一個青年隨即嘶聲大叫：「有話好說，我們……」

話說到一半，破空聲便大作，無數道寒光四方八面射來，兩個青年慌忙滾鞍下馬，寒光都射在馬身上，血肉橫飛。

那兩個僕人的反應並沒有那麼敏捷，驚呼慘叫中與坐騎同時被射殺，人仰馬翻，兩個青年看在眼內，面無人色，一個不覺站起來，揮手大叫，另一個却發狂的奔了出去。

「我爹爹有錢，只要你們放過我——」站起來那個兩句話才出口，寒光已射來，他揮劍急擋急退，後背撞上一株樹幹，左手一扳，身子順勢一轉，躲進樹後。

一枚尖長的暗器卽時射至，「奪」地穿過他的掌背，將他的左掌釘在樹幹上，他慘叫未絕，身前一叢矮樹已疾揚起來，一支長矛從中飛出，不偏不倚，刺進了他的胸膛。

那叢矮樹赫然縛在一個人的背後，那個人却是從一個地洞跳出來，他藏身地洞，只露出一個頭，枝葉濃密，要發現他的存在並不容易，何況他的一身衣服以至頭巾，都是葉綠色！

往外奔的那個青年也只是奔出了十來步，右脚踏下未起的那剎那，脚旁的泥土突然激射起來，一條繩圈接着出現，一緊，勒實了他的足踝，將他頭下脚上，拉上了半天，一支長矛又從旁飛出，穿心而過！

鮮血怒射，他的身子被長矛撞得疾盪了開去，盪回來的時候已然氣絕身亡，屍體却曳着繩子繼續在半空不停擺動。

兩旁樹木的枝葉不少亦搖動起來，突然一簇簇落下，出現了一個個身穿葉綠色緊身衣衫的人，渾身上下都是暗器囊，繩鈎之外還有四種兵器，着地便展開行動，一句話也不說，迅速將人馬的屍體收拾乾淨，搬進樹林內，隨又藏起來。

這都是燕王座下的死士，司馬長安訓練他們也實在費了不少心思，既能够衝鋒陷陣，也能够在這種環境發揮驚人的殺傷力。

× × × ×

林外是一片草原，青草已大半褪色，說不出的蒼涼。草原上有風，吹起了一層層草浪，兩條灰狼逆風在草原中奔過，遠遠的奔了開去，時隱時現。

這兩條灰狼比一般的爲大，毛色却沒有一般的光亮，眼珠子彷彿已冰結，透着一種死亡的光澤，看來是那麼怪異。

奔不了多遠，又有兩條一樣的灰狼迎面奔來，會合一起，再往前奔。

「整座林子都佈滿了陷阱！」一個人的聲音隨卽在四條灰狼當中響起來：「而且顯然已得到指示，寧枉毋縱，格殺勿論！」

旁邊另一條狼亦口吐人聲，接道：「可憐那三個紈袴子弟死了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這實在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我們將那條狼放進去，原是要一看有什麼反應，想不到他們來得那麼快，又看到了那條狼。」說話的這條狼突然停下來。「你們繼續在這裡監視，切記不要輕舉妄動，我立卽回去請示侯爺。」

其餘三條狼亦停下，應聲點頭，說話的這條狼一聲嘆息，獨自疾奔了出去。

留下那三條狼立卽在附近的草叢伏下來，其中一條提起一脚，末端竟然是一隻人手，將頭拿下來。

狼頭內藏着的人頭是一個驃悍的中年人，滿頭落汗，才吁了一口氣，瞳孔突然暴縮，一聲：「小心！」急將狼頭戴上。

其他兩條人狼顯然亦有所覺，一點頭，迅速退入草叢深處。

風吹過，草浪波動，數十丈外草叢開處，一個個葉綠色勁裝疾服的人一面分開草叢，一面向前欺進，右手執利刀，左手抓長矛，口咬匕首，面容峻冷，目露殺機，正是搜向那四條狼人逃走的方向。

十數丈走過，前面草叢一陣晃動，一條狼時隱時現，急急的竄前，一個綠衣人手一指，三支長矛立卽向那條狼飛去。

那條狼悲嘷一聲，中矛倒下，那些綠衣人相顧一眼，兩個當先越前，走得很慢，步步爲營，其他的亦同時迫近。

三丈左右，已看見倒在草叢中那條狼，兩個綠衣人相顧一眼，長矛脫手擲去。

那條狼毫無反應，長矛落下，「奪奪」兩聲異響，兩個綠衣人左右急上，分開草叢，只見那條狼身上插着兩支長矛，却一滴血也沒有，齊皆一怔，剎那間兩支短箭從草叢射出，一個綠衣人閃避不及，箭入咽喉，倒在草叢中，另一個及時撲倒，正撲在那條狼之上，面色突然一變，滾身便欲躍起，那條狼卽時爆炸開來，內中赫然是塞滿了火藥。

火光暴閃，霹靂一聲，那個綠衣人血流披面，倒飛了出去，一股火焰同時在草叢中燃燒起來，一個半身赤裸的漢子與之同時在另一個草叢中竄出，四支袖箭急射那些綠衣人。

袖箭筒縛在他雙臂上，他半身翻滾，束在腰間的一條鍊子槍同時脫出，射向一個綠衣人。

袖箭俱落空，那些綠衣人身手敏捷，眼看兩個同伴中伏，都已提高警惕，可是那條鍊子槍仍然正中那個綠衣人的小腹，鍊子槍原就是比較少用的兵器，尤其在這些以輕便武器爲主的殺手，這一擊遠及兩丈，實在大出那個綠衣人意料之外。

一擊中的，那個漢子隨卽鬆手，身形凌空未落，雙手已然拔出了縛在脚旁的兩把刺刀，一條飛索卽時飛來，勒住了他的脖子，他雙刀急展，才劏斷繩子，三支長矛已乘隙飛入，洞穿了他的身子。

三個綠衣人亦在這片刻倒下，另外兩個披着狼皮的人已開始襲擊，他們從草叢中竄出，暗器、兵器齊展，擊倒了三個綠衣人，立卽被其他的包圍起來。

每一個人都是在拚命，那兩個狼人身手雖然在綠衣人之上，到底不敵對方人多，再擊倒對方三人，終於在對方撲擊下倒斃。

那些綠衣人並沒有檢視同伴的屍體，立卽散開，火勢這時候亦已蔓延開來，他們迅速砍倒周圍的野草，將火路截斷，接將屍體擲進火中，不管敵我，面容也始終是那麼冷酷，彷彿一些感情也沒有。

「還有一條狼！」爲首的那個綠衣人揮手下令。各人旋卽四面散開，更多的綠衣人亦在草原上出現，展開搜索。

他們沒有找到那條狼。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3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七重天的山賊首領元寶挾持天子，勒贖三十萬兩黃金，此時燕王手下的綠衣死士也已摸向山寨而來。

夜已深，定遠侯府大堂仍然燈火輝煌，盛北川高坐孔雀屏風前，站在他面前的是他的心腹郝安，也就是走脫了的那條狼。

大堂內只有他們兩人，郝安要說的已說完，盛北川一會才輕歎一聲，問：「你手下可以用的，還有多少人？」

「二十三個。」郝安沉聲道：「他們隨時都準備為侯爺効命。」

「司馬長安方面只怕已傾巢而出。」盛北川搖頭：「最成問題的却是他們必定已知會逆賊，援兵相信很快便會趕去。」

郝安道：「所以我們必須及時將皇上救出來。我們二十四個在夜間動身，試試能否闖進去。」

「不能試試，時間無多，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盛北川斬釘截鐵，神色凝重。

郝安垂下頭，盛北川緩緩站起身子，道：「我們的人最理想就是能够不驚動林中的敵人，將消息送上七重天，看如何說服元寶合作，裏應外合，全力突圍。」

「那必須是一個高手。」

「不錯，武功一定要好，機智之外，還要有足够的經驗應付司馬長安所設的陷阱。」

郝安目光一閃，道：「侯爺心目中其實已經有了人選。」

「你其實也想到了。」盛北川一笑。

「那飛虹？」

「正是——」盛北川目光大亮：「司馬長安既然來了這裏，那飛虹必然也在這附近。」

郝安道：「他曾經發誓，一定要手刃司馬長安。」

「據說司馬長安殺了他未過門的妻子葉素。」

「而且是先姦後殺。」郝安冷冷的一笑：「當時司馬長安並不知道那個女孩子與那飛虹的關係，否則一定不願意與這個殺手中的殺手結怨，三年下來，那飛虹已經先後襲擊了他三次，殺的雖都是他的替身，已令他很不舒服，一度表示願意償還那飛虹十個美女、千兩黃金。

那飛虹却只是要他的命。」

盛北川頷首道：「這個一等一的殺手，積聚三年與司馬長安交手的經驗，沒有人比他更合適的了。」

「侯爺能够說服他相助？」

「他本來就非殺司馬長安不可，若是在這件事中還能够得到厚利，想來他也不會拒絕。」

郝安沒有作聲，盛北川接道：「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只是那飛虹行踪隱秘……」

「交給我好了。」郝安說得很輕鬆。

「聽你的口氣，似乎已有了那飛虹的下落。」盛北川轉問：「什麼時候我可以見到他？」

「屬下盡力而爲。」

盛北川注視了郝安一眼，隻手一揮，郝安倒退了出去，眨眼間消失在堂外。

×　　×　　×

夜更深，淒冷的月光下，二十四條人影奔過寂靜的長街，來到了一座廢宅前。

走在最前的是郝安，已換上一襲黑色緊身夜行衣，脚步一停，雙手一分，十八個黑衣人左右散開，只剩下五個跟着他往前走去。

廢宅的大門已經倒塌，內中盡是頹垣斷壁，野草遍地長幾及膝，夜風中搖動，一陣陣窸窣聲響，令人聽來爲之毛骨悚然。

莊院的大堂亦已大部倒塌，轉過迴廊，是一個小水池，水草叢生，粼粼水光，就像無數發光的長蟲在游動。

過水池不遠，假山旁一座小亭子，還很完整，亭中的石凳上，這時候赫然坐著一個人，一身白衣如雪，散髮飛揚在夜風中，有如幽靈般坐在那裏。

他看來仍很年輕，英俊而又峻冷，嘴唇抿成一條直線。

只剩半邊的石桌上放着一壺酒，白衣人的手中拿着杯，酒香四溢，却是久久不見他舉杯。

草叢中秋蟲唧唧，淒風冷月，白衣人這個時候走來這種地方喝酒，是不是奇怪得很？

又一陣夜風吹過，蟲鳴聲突然斷絕，白衣人同時舉杯，仰首一口傾盡，十數道寒光也就在此際從草叢中飛出，四方八面射向亭中的白衣人。

破空聲大作，白影寒光中一閃，寒光打空，白衣人蝙蝠般倒掛在橫樑下，左手握杯，右手掌壺，八條鍊子鈎旋即飛鈎在亭子的四條柱上，吆喝聲中，四柱盡倒，整座亭子塌了下來，塵土飛揚中，白衣人却已飛出了亭子，「霍霍」聲中，飛掠三丈，落在草叢中，一個綠衣人旋即在他身旁冒起來，長矛插向他後背，他身形一偏，長矛便插空，左手一揚，酒杯緊接拍在那個綠衣人的面上。

綠衣人帶着血肉模糊的臉，慘叫着倒飛了出去，白衣人緊追而上，右手酒壺接着撞在綠衣人的胸膛上。

綠衣人身形未穩，又給撞飛，倒在草叢中，白衣人隨即回身，壺一揮，砸飛了後面擲來的一支長矛，身形又起。

數點寒光在他脚下飛過，他人在半空，壺中酒箭也似飛射，「簌簌」地射進草叢中，一個綠衣人緊接雙手掩面從中竄出，雙手突然落下，左手暗器，右手長刀，一齊出擊。

白衣人酒壺一翻，暗器盡射入壺中，再一翻，「錚」的奪上刀鋒，那個綠衣人左手立時多了一柄匕首，尚未刺出，刀已斷，身形亦被牽動，橫飛出去，白衣人酒壺同時脫手，痛擊在那個綠衣人背上，斷刀暗器一齊在壺中飛出，盡打進那個綠衣人的背脊，他慘叫倒下。

另六個一樣裝束的人同時在白衣人周圍草叢中冒出來，一個厲喝道：「那飛虹，你這是作甚！」

「殺人！」那飛虹一道白光也似射出，撲向那個說話的綠衣人，一張巨網即時從那個綠衣入手中出現，迎向那飛虹。

那飛虹一身白衣那剎那閃起了一蓬銀芒，巨網尚未落下，便已片片碎裂，那飛虹手中間兩支銀光閃閃的兵器一旋一合，變成了兩個銀環。

一身白衣，剎那間閃起了一蓬銀芒，巨網尚未落下，便已片片碎裂。

綠衣人網碎刀出，碎網中欺進，插向那飛虹，眼看便要插進去，銀光飛旋，刀已錚的一聲齊中斷去，另一道飛旋的銀光緊接飛進了他的咽喉，骨碎聲暴響，他一個身倒飛出數丈，栽進水池裏。

那飛虹身形隨轉，銀環飛旋，砸飛了擲來的三支長矛，左環倏的脫手，右脚足踝隨即一緊，竟然已踏進了一個繩圈內，繩圈立即收縮，他也就是覺察銀環才脫手飛出。

那個控制繩圈的綠衣人雙手抓着繩子正要拉起來，銀環已飛撞在面門上。

那飛虹身形亦隨飛環箭矢般射前，右手銀環落處，將繩圈削斷，左手一探，抓住那枚飛出的銀環，雙環急回，截下了射來的暗器，接着一陣旋風也似飛旋到另一個綠衣人面前，那個綠衣人身上帶的兵器暗器幾乎一半立即出擊，但並沒有將那飛虹截下，其餘三個綠衣人暗器追射，亦無一追得上那飛虹的身形。

那飛虹人到環到，雙環一套，便將那個綠衣人雙臂齊肘削斷，左環再一翻，套進了那個人的脖子，那個人一張臉剎那灰白起來，那飛虹銀環一緊一鬆，喝問：「司馬長安在什麼地方？」

那個人一聲不發，那飛虹一聲斷喝：「說——」

語聲一落，他頎長的身子突然「一鶴冲天」，疾往上拔，與之同時，那個人上身冒起了縷縷白煙，兩股毒汁從腋下射出。

他雙臂雖斷，仍可以擠破藏在腋下的兩個毒囊，毒汁部份射出，部份流下，衣服肌肉觸之腐蝕，那飛虹若非及時發覺，反應敏捷，勢必也很麻煩。

那個人慘叫聲中，一縷黑血從嘴角淌下，他自知無望，所以隨即咬碎了藏在口裏的毒藥自盡。

這個機會，三條鈎繩飛出，剩下那三個綠衣人當然不會錯過那飛虹人尤在半空，暗器接着出手，那些暗器才飛到一半便落下，他們的腕力當然不會這麼弱，只是在暗器要出手的剎那他們已先中了暗器，一身氣已差不多給完全打散，出手的暗器所以非獨乏力，而且失了準頭。

郝安等二十四人旋即在周圍現身。

三個綠衣人倒下，那飛虹雙環亦已砸飛了繩鈎落下身來，目光一轉，落在郝安面上，冷笑：「是你！」

「那兄久違。」郝安抱拳。

那飛虹雙環一轉，化作兩道銀虹，縮回袖裏，道：「你還是在盛北川那兒？」

「盛侯爺忠君愛國，勤政親民，姓郝的心服口服。」郝安正色道：「能够追隨盛侯爺做幾件有意義的事，更不枉此生。」

「是麼？」那飛虹又一聲冷笑。

「盛侯爺希望能够請那兄到府中一聚。」

「姓那的不慣與官府中人打交道。」

「這件事與司馬長安有很大的關係。」

「司馬長安與我，與你們是兩回事，沒有必要混爲一談。」那飛虹轉問：「你們殺掉司馬長安那三個手下，要我多少錢？」

「我們殺他們只因爲他們是司馬長安的手下。」

「與我一些關係也沒有？」

「以那兄的武功，我們即使不出手，那三個人也不能够傷着那兄。」

那飛虹只是冷笑，郝安反問：「那兄殺他們不知道又有多少好處？」

「感到很快樂。」

「不是為了錢？」郝安笑笑問。

「這是我最感遺憾的事，他們投靠司馬長安也是他們的不幸。」

「我們的出發點雖然不同，最終目的還是殺司馬長安，又何妨携手合作？」

「這是盛北川的意思？」

「侯爺希望那兄明白三件事。」郝安緩緩道：「一是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其次有我們對付司馬長安的手下，那兄大可以全力對付司馬長安，還有侯爺爲了酬謝那兄的幫忙，準備了一份厚禮，而事成之後，只要那兄有興趣，一官半職，决不成問題。」

那飛虹沒有作聲，面容似乎已沒有那麼冷，郝安又道：「反正那兄非殺司馬長安不可，又何樂而不爲？」

那飛虹緩步踱了開去，終於道：「做官姓那的不感興趣，至於酬金，不知道盛北川可知道，我的價錢一向高得很。」

「這一點，那兄大可以放心，侯爺的出手一向也都很闊綽。」

「他是否現在要見我？」那飛虹脚步一頓。

郝安有些詫異道：「那兄好像已知道是什麼回事？」

「我只知道司馬長安是燕王朱棣座下的死士統領。」

×　　×　　×

長夜終於消逝，燈光如水，盛北川仍然在大堂上，本已有些疲倦，聽說郝安已請來那飛虹，立時又精神大振，急忙迎了出去。

郝安施過禮，退過一旁，那飛虹背負雙手，並沒有任何表示。

盛北川上下打量了那飛虹一遍，道：「那飛虹？」

「盛北川？」那飛虹也這才打量盛北川。

郝安沒有理會，他知道盛北川的脾氣，也知道那飛虹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總算沒有令我失望。」盛北川隨即大笑。

那飛虹却道：「至於你是否會令我失望，我却是正要知道。」

「一萬兩黃金，你意下如何？」

那飛虹一怔，大笑：「郝安沒說錯，你果然闊綽得很。」

「那公子同意，事情便這樣決定了。」

那飛虹一旁坐下，問道：「侯爺要我怎樣做？」

盛北川反問：「這件事以你看是那方面對？」

「有什麼關係？」

「人生數十寒暑，能够做幾件有意義的事，總是好的。」

那飛虹沉吟了一下，道：「你是說錯在燕王的了？」

「也不是全錯。」盛北川微喟：「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皇上登基，大赦天下，改元建文，當時只得二十一歲，畢竟生長宮廷之內，對國家的情勢知道得並不多，一切都聽信老師太常寺黃子澄。」

「這個人據說並不是好人。」

「也不是壞人，只是個愚人，以爲漢朝有過一次七國之亂，本朝也必會有一次，除非朝廷能够防患於未然，所以保薦兵部侍郎齊泰，說治兵如何了得，皇上於是升齊泰爲兵部尚書，實則這個齊泰所懂的不過一些將校與邊塞地名，皇上接着又任黃子澄兼翰林學士，與齊泰『同參軍國事』，有了這個名銜，便成了事實的宰相，不到一年，先後廢了周、齊、代、岷、湘五王。」

那飛虹沉吟道：「湘王好像還自殺了。」

盛北川點頭：「這五王倒還罷了，他們實在不該動燕王的腦筋，假使真的非動不可，也不能胡來，必須有一個完善的計劃，操之過急，那是自討苦吃。」一頓一嘆。「燕王最初其實也並無反意，他有的只是一個宮城，三個護衛屬下總共不過一萬五千人，又被朝廷抽去精銳，

調往多倫，所以他雖然對先帝傳位於孫不傳給他，這兒子深感不滿，亦無可奈何，皇上與齊泰若處理得當，讓他安心作一個太平盛世的親王，不去逼他，也不致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孤注一擲。」

那飛虹道：「燕王逼反，人所共知。」

「先帝駕崩，他南下奔喪，被朝廷擋駕，已是不該，五王被廢之後他裝病裝瘋，朝廷還要追殺他屬下大將，再包圍宮城，又焉能不反。這場仗打了三年，只苦了百姓。」盛北川長嘆一聲。

「六月乙丑日京城失陷，據說皇帝縱火自焚，已死於非命。」那飛虹深注盛北川：「這可是事實？」

「你說呢？」盛北川反問。

「司馬長安本就是燕王屬下死士首領，現在親率死士南下，不保護燕王，却跑來這裏拿人，除了皇帝，還有什麼人值得他們這樣緊張？」

盛北川道：「他們在七重天周圍設下重重埋伏。」

「侯爺可知道七重天是什麼地方？」

「賊巢。」盛北川有些無可奈何：「城破之日皇上在我們的人保護下逃出來，途中却不愼誤投黑店。」

「那必是元字號的店子。」

「朝廷中人那知道這許多？」

那飛虹道：「元寶一定開心得要命。」

「命還在。」盛北川搖頭。「我看他却有些瘋了。」

那飛虹笑道：「你說他有些瘋了，要的贖金當然是一個極驚人的數目。」

「黃金三十萬兩。」盛北川歎了一口氣。

那飛虹本來是一個很冷靜的人，現在仍然嚇一跳，喃喃道：「看來他眞的有些瘋了。」

「三十萬兩固然是一個問題，但最成問題的還是司馬長安已封山。」盛北川沉聲接道：「所以我們必須借助那公子的大力幫忙。」

郝安這時候才插口道：「以那兄對付司馬長安的經驗，當然知道他弱點所在，要進去應該不是一件難事，而以那兄的一身本領，要上七重天也應該易如反掌。」

那飛虹道：「你們是要我說服元寶，並肩攜手護送皇帝出來。」

盛北川道：「屆時我們裏應外合，要衝出司馬長安的封鎖應該是很簡單的事。」

那飛虹搖頭道：「你們不清楚元寶這個人如何固執。」

郝安道：「所以那兄最好能够先說服另一個人。」

那飛虹霍地轉身盯着郝安，道：「你知道的事倒不少。」

郝安道：「那兄有一位好朋友孫鳳翔與元寶是生死之交，有他的一句話，元寶一定會答應。」

「那你們去找孫鳳翔就是了，何必多此一舉？」那飛虹冷笑。

「孫鳳翔有誰不知對官府中人全無好感，那兄與他却也是生死之交，也只有那兄才能够說動他。」

那飛虹只是冷笑，郝安又道：「事非得已，那兄……」

「付出黃金萬兩便要買這麼多人的命，侯爺亦可謂精打細算了。」那飛虹冷冷的望着盛北川。

「那公子莫要誤會。」盛北川忙道：「萬兩黃金只是那公子的酬勞，至於孫公子，我們也決不會虧待他，七重天元寶方面，我們也希望他能够明白，我們的能力到底怎樣。」

那飛虹面容稍寬，道：「如此一來，侯爺只怕難免傾家蕩產，一無所有。」

盛北川淡然一笑：「燕王若一統天下，本侯亦一樣。」

那飛虹轉問：「朱允炆這個皇帝眞的值得侯爺這樣犧牲？」

「這個皇帝如何，那公子未必清楚，但燕王是怎樣的一個人，那公子相信多少也知道一點兒。」

「我只知道司馬長安胡作非為，燕王非獨不加管束，還引爲心腹。」

「不知其主，先看其臣，天下若是落在燕王手中，不堪設想。」

「我只管將皇帝交到你手上。」

盛北川道：「這已足够，那一萬兩黃金那公子可是現在要？」

「將皇帝交到你手上再收也不遲，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短欠過我的。」

盛北川一笑長揖：「多謝那公子鼎力相助。」

那飛虹偏身避開，道：「我與侯爺素未謀面，所以答應做這件事完全是因爲侯爺出了一個令姓那的心動的價錢。」

「不管怎樣，那公子肯插手這件事，本侯已感激得很。」

那飛虹淡然一笑，長身而起，舉步前行，盛北川又道：「一切拜託。」

「放心。」那飛虹頭也不回。

盛北川道：「郝安替我送那公子一程。」

郝安方得起步，那飛虹已一聲：「不必！」身形加快，消失在堂外。

盛北川目送那飛虹消失，一會才轉向郝安：「長興侯府那邊可有什麼消息？」

「沒有，也沒有聽到他張羅金子的消息，看情形，他是要退出了。」

「難說——」盛北川歎息，隨口道：「二十七萬兩黃金到底不是一個小數目。」

「難不成越有錢的人便越吝嗇越貪生怕死？」

「你錯了，這個人決不吝嗇，否則不會有那麼多人追隨他，也絕非貪生怕死的那種人，所以才會與我們一同前往金雞口迎接皇上。」

「那天他却是未免走得快一些。」

盛北川道：「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他絕對拿得出那個數目的金子，一是他另有妙計將皇上救出來。」

郝安詫異的望着盛北川。

「我們既沒有他的人多勢衆，也沒有他的富有，那若是他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爲什麼還要跟我們合作？」

郝安脫口道：「他看來……」

「只是一個很平庸的人，這也是他最可怕的地方。」盛北川輕歎一聲：「我從來就不敢看輕這個人。」

「屬下完全看不出。」

「這個局面，皇上身旁也的確需要一個他那樣的人。」

「皇上若是眞的落在他手上……」

盛北川正色截道：「皇上就是皇上，無論在那兒，對我們都是一樣。」

「侯爺忠肝義膽……」

盛北川揮手：「你繼續留意七重天與長興侯府方面的變化，必要時，得全力相助。」

郝安歎息道：「大人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難道竟然看不出？」

「決不能信任別人，是作爲一個成功的政客必須遵守的信條。」

郝安垂下頭，這些事他實在不懂。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4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爲了搶救皇帝，郝安爲盛北川請來了與司馬長安有殺妻之恨的那飛虹，經過商議之後，除了答應以萬兩黃金酬謝那飛虹之外，並要請他説服元寶的好友孫鳳翔，以便裏應外合。

魏初父子也一夜未歇，在他們的前面放着六塊四四方方，金光閃閃，大得驚人的金塊，不遠的地方，一羣大漢正在將一鍋灼熱的金汁傾進模子裏。

那個模子很奇怪，當中以金架承放着一塊老大的鐵塊，金汁傾下，迅速將那塊鐵塊包裹起來。

魏初父子面前那六塊金塊也都是用那樣的模子弄出來，金鐵加起來恰好是三萬兩一塊。

那樣的金塊魏初要十塊，合共三十萬兩，其中黃金只佔三萬兩，當日在金雞口，他便已想到這個好辦法。

「我敢説元寶有生以來從未有過三十萬兩黃金到手，也從未見過這麼大的金塊。」撫着金塊魏初由心笑出來。

魏金鵬應道：「爹爹也算準了他看見這些金塊一定歡喜若狂，捨不得鑿開來看清楚。」

魏初點頭道：「三萬兩黃金，其實還是太多了，但黃金的外層造得厚一些到底比較安全。」

魏金鵬沉吟接道：「孩兒還是有些不明白。」

「你是問何以不跟盛北川合作？」

「爹爹不是説過與這個人聯手天下無敵？」

「這是事實。」

「那爹爹一定發現他目前並無什麼可以利用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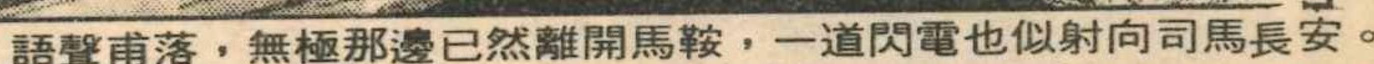
「我只是不想跟着我的人發覺他才是領導之才，弄到錢我出了，人我找來，却全都由他支配。」魏初笑笑：「只要皇帝在我們手上，可是不愁他不來歸順，而先入爲主，大家便得聽我的。」

「孩兒佩服。」魏金鵬這話的確是由衷之言。

魏初接着問道：「你師父那兒可有消息？」

「孩兒正是來告訴爹爹，師父已到了，現正在書齋等候。」





語聲甫落，無極那邊已然離開馬鞍，一道閃電也似射向司馬長安。

×　×　×　×

書齋幽靜而古雅，與長興侯府的其他地方截然迥異，也是魏初接待高人雅士的地方，魏初從來就不喜歡別人將他看得太庸俗。

接待青城派的掌門無極沒有比這更適合的地方了。

紫几上銅鼎一個，檀香一縷，經久不散，雲床上無極彷彿已坐化，半個時辰下來，一動也都不動，他鬚髮俱已花白，頭上挽了一個髻，一根白玉簪穿綰着，長鬚三縷及胸，梳理得整整齊齊，一身道袍亦是乾乾淨淨，面容清癯，儼然一個出塵脫俗，與世無爭的得道之士。

門開處，魏初走了進來，隨即走到無極面前，道：「有勞道長等候，幸勿見怪。」

「侯爺言重了。」無極緩緩張開眼睛，目光有如閃電。

魏初目光與之相觸，不由心頭一寒，他早就知道這個道士一身內外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也所以才會十二歲便將獨生子送上青城山，拜在他座下。

青城是名山，也被稱爲道家仙山。

而青城派的劍術，長久以來在江湖上也佔重要的一席位，關於青城派劍術的傳說，有些已接近神話，也因爲青城派劍客大都淡泊名利，甚少在江湖上露面，那些曾經試圖一統武林的梟雄，亦犯不着去闖上清宮，是以青城派劍術到底如何，一直是一個謎。

青城派擇徒亦極嚴，也所以在江湖上行走的弟子每一個都能夠闖出一個不小的名堂來。

魏金鵬能夠投入青城派，又拜在掌門無極座下，據說全都是魏初之力，至於他憑什麼說服無極，却是無人得知，這看來似是一件小事，已足以表現出魏初的過人之處，現在他甚至將青城派的掌門無極也請下山來。

以無極的地位，當然決不是魏金鵬只憑師徒之情所能夠請得動的。

無極的到來也沒有驚動任何人，否則以盛北川消息的靈通，又怎會全無所知？

掌門下山原是一件大事，只有無極才能夠令派中上下守秘不宣，也只有魏初才能夠這樣將無極請來。

一路上，無極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馬車內，長興侯府也有一條秘道不爲人知，無極就是由這條秘道進來。

青城乃名門正派，無極以一派之主、之尊，竟然答應經由這條秘道進出，當然是因爲魏初開出來的條件，足以令這個老道士放棄個人的尊嚴與原則。

魏初並不是第一次面對這個老道士，知道這個老道士的固執，也早已試出這個老道士的弱點，只是還不敢太肯定，一直到現在看見無極。

現在無極雖然擺出一副凜然不可侵犯、高不可攀的樣子，在他看來亦不過蛋殼一樣，一戳即穿。他當然不會在這個時候戳穿這個蛋殼，而且表現得極其尊敬，隨即道：「道長乃世外高人，本侯原不該以俗事相擾，只是事關國家興亡，且若無道長的相助，我們亦無能解決。」

這番話無極顯然頗爲受用，微笑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侯爺也無須這樣客氣。」

魏初佯歎道：「只是好像道長這般明理的人却不多，皇上深居簡出，朝中小人當道，道長一向又不求聞達，否則國師一職，早非道長莫屬。」

無極目光又一亮，轉問道：「侯爺已經準備好那些黃金的了？」

「只等道長到來。」

「侯爺放心，這件事包在貧道身上。」

「皇上一日不脫險，各地官員一日不會表明態度，難保有人與逆賊暗通消息，所以本侯不能夠公然有所行動，這一點，還望道長能夠諒解。」

無極點頭道：「貧道若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也不會經由秘道進來。」

魏初連聲「抱歉」，接道：「午後本侯會佯作巡視附近的情形，引開別人的注意，道長也就趁這個機會與犬子護送黃金由秘道離開。」

無極拈鬚微笑道：「貧道這次下山，還有十二個弟子隨行，俱都有一身武功，多少也應該有些幫助。」

魏初撫掌道：「九大門派的弟子若全都像青城弟子這樣就好了，道消魔長，眞是人心不古。」略頓又道：「有待道長拜爲國師之後，加以整肅。」

無極脫口道：「非加以整肅不可！」

他雖然沒有說出口，這句話儼然已以國師自居，說及黃金他無動於衷，不好利是肯定的了，但是名一關，顯然還未參透。

國師一職，實在也是武林中人至高無上的榮耀，貴爲國師，非獨個人，整個門派也會風光起來，無極等這個機會，也不知等了多久，所以收魏金鵬做徒弟，未嘗不是在爲將來舖路，他本來是一個超凡脫俗的有道之士，現在却爲了一個「名」字變得如此輕率起來。

魏初每一句話都聽得很清楚，心中儘管得意，表面上一些也看不出來，盛北川的確沒有看錯，這個人實在厲害，然而到這個地步，還是他意料之外。

×　×　×

秘道的出口，是一間鏢局，有一塊很嚇人的招牌，黑底金漆，大書「鎭遠鏢局」四字，生意看來甚好，送上門的生意大都往外推，而每隔一頭半月，總有成隊的鏢車出發。

鏢局做的都是幾間大商號的生意，極少人知道那些商號都屬於魏初所有，更少人知道「鎭遠鏢局」是魏初的私人鏢局。

在魏初離開長興侯府，當盛北川的人都將注意力集中在魏初身上的同時，一隊爲數十輛的鏢車在鎭遠鏢局的總鏢頭趙冲指揮下，浩浩蕩蕩的離開了鏢局。

鏢局並無任何特別之處，鏢師一個個亦與平時並無分別，趙冲仍是老樣子，一路走來不住與相熟的人打招呼。

一直到鏢車出城，經過濕軟的泥地，才顯出不同。

車轍甚深，只看這車轍，便知道鏢車載重，但車轍隨即被後來的趟子手弄平。

前行三里，到了一個大林子，無極、魏金鵬與十二個青城派的青年劍客已等在那裏，趙冲立即吩咐趟子手將一切屬於鎭遠鏢局的東西全都藏起來，到車隊由另一個方向離開樹林，已完全不像是鎭遠鏢局的車子。

趙冲沒有跟上去，與幾個趟子手監視來路，確定沒有人追蹤了才遠遠尾隨而去，在無極面前，他們的確微不足道，在知道無極的身分後，他們更加不敢作聲。

每一個步驟在出發之前都已擬好，所以一切進行得十分順利，他們甚至順利的進入那片草原才給郝安留在那附近的人遙遙發現，却不敢接近，只是遙遙的躲在草原外，乃受命監視司馬長安等人的行動。

無極、魏金鵬等並不是由那個方向進來，相距太遠，他們反辨不出是什麼人，也猜測不到那到底是七重天回去的人還是司馬長安的援兵，只有看着這些人進入了那邊樹林中的道路。

×　×　×

樹林內今天有風，枝葉不住的作響，轔轔車聲再加上馬蹄聲腳步聲，靜寂的道路便變得熱鬧起來。

無極、魏金鵬雙騎走在最前，魏金鵬始終並無發現，無極本已肅穆的面容越來越肅穆，嘴唇翕動着，彷彿在說什麼，只是沒有發出聲音來。

魏金鵬沒有在意，突然詫異起來，道：「師父，怎樣了？」

「你眞的毫無所覺？」無極歎了一口氣。

「什麼？」魏金鵬更詫異。

「你出身富貴人家，要你專一原就不容易。」無極目光一轉：「可歎你那些師兄弟也毫無所覺，這件事了結之後，非要他們好好的苦修一段日子不可。」

那十二個青城派弟子分成兩組，一組在當中，一組押後，看見無極望來，都露出詫異之色。

無極突然一舉左手，車子與人一下子全都停下來，一個年紀較大的青城派弟子即時一揚首，雖然沒有作聲，但分明已有發現，魏金鵬一見恍然：「這附近藏有人？」

「到現在爲止，爲師已聽到了三十七個人的呼吸。」

無極方才原來是在數着那些人的數目。

魏金鵬面色一變：「莫非是七重天放哨的？」

「放哨的若是也有如此本領，這窩山賊縱橫江湖決不困難。」

魏金鵬心念一動再動：「那我們……」

「先叫他們滾出來！」

魏金鵬立即振吭大呼：「埋伏道路兩旁的人聽着，都給我們滾出來。」

沒有回答，什麼反應也沒有，魏金鵬接喝道：「我們是送金子來贖皇上的。」

「是姓魏的還是姓盛的？」終於有反應，聲音在前面傳來。

「姓魏的！」魏金鵬盯着聲音來處。

一個綠衣人在那邊十丈外的一株大樹後轉出來，道：「人說姓魏的富甲南天，果然不錯。」

這個人三十來歲，相貌冷峻，帶着一股難以言喻的邪氣。

魏金鵬雖然沒有無極的見識，亦看出是一個高手，道：「閣下怎樣稱呼？」

「有人叫我司馬無情、司馬閻羅，我本來却是叫司馬長安！」

「司馬長安？」魏金鵬面色大變，大呼：「各人小心！」

司馬長安隨即一揮手，一聲：「殺！」

語聲甫落，無極那邊已然離開馬鞍，一道閃電也似射向司馬長安。

無數暗器同時自四方八面射來，那些青城派弟子還可以應付，推車的趟子手以及護送鏢師在暗器網中紛紛倒下。

那些青城派弟子的坐騎亦無一倖免，他們却總算沒有辜負無極一番教導，全都平安躍下，逃過暗器，竄入樹林內。

無極身形才射出五丈，一張巨網已當頭撒下，眼看他便要撞進網內，他射前的身形突然直墜下來，在巨網還未落在地面之前，從網底倒掠出來，數十點寒光同時打在巨網上，司馬長安那邊同時失去了蹤影。

魏金鵬亦下了馬，穿過暗器，追到無極的身旁，一腳才踏實，足踝條的一緊，一個身子便頭下腳上的給繩子吊起來，暗器跟着射至，無極眼快手急，左手食、中指一併一劃，「嗤」的將繩子劃斷，右手衣袖飛捲，射來的暗器盡被捲去，再一揚，將接着射來的另一批十數枚暗器捲住，反射回去，打進枝葉叢中，兩個綠衣人慘叫着隨即從那裏飛墜下來。

無極冷哼了一聲，目光一掃，一個青城派弟子滿身鮮血，從林中仆出，身上遍插暗器，背後一支長矛穿心而過。

魏金鵬身形落回地面，猶有餘悸，目光及處，脫口一聲：「董師兄——」

無極面如冷冰，道：「隨我來！」身形暴長，直往林內撲去，魏金鵬長劍一展，緊跟在無極身後，暗器追射，都被他以劍擊落。

那些青城派弟子已經與林中的綠衣人展開惡鬥，無一不處於下風，樹林中暗器雖然少了，他們的處境反而更惡劣，綠衣人非獨藏得巧妙，一出手更必定是殺着，十二個青城派弟子已倒下五個，剩下的七個有兩個顯然已身受重傷，他們固然有一身好本領，臨敵經驗到底不足，何況現在遇上的，都是燕王座下百中選一的死士。

那些死士武功沒有他們好，却都能掌握剎那空隙破綻，發出致命的一擊，也都能充份發揮所攜帶的每一種兵器暗器的長處，而且有足够的人可以二對一，三對一，甚至二十對一，三十對一！

他們有從泥土裏冒出來，有從樹上撲下，一身青綠色與樹葉混在一起，不容易察覺。

無極只看一眼便知道這個環境不宜久留，再不走，他縱然可以應付得來，座下弟子只怕得完全喪命，若是連魏金鵬也倒下，就讓他殺盡那些綠衣人，國師的美夢只怕也會成空，一想到這個問題，他不由回望魏金鵬，與之同時，一株老樹的樹幹突然倒落了一大片，疾往魏金鵬後背撞來，他來不及出聲警告，身形暴退，右掌一探，拍在那片樹幹上。

那片樹幹應掌碎裂，一支長矛緊接刺來，握在一個綠衣死士的手中，他也就藏在那株老樹的幹內，看準了魏金鵬，左掌將擋在身前的那片樹幹推撞向魏金鵬後背，同時撲出，一矛插下，這一矛現在便變了刺向無極，還未刺及，碎裂的樹幹已撞上他的胸膛面門，硬生生將他撞飛出去。

地面的一叢樹木旋即冒起來，一個背插樹木的死士一躍而起，暗器急打，右手長矛緊接札向無極後背。

無極右手衣袖捲住了暗器，左手衣袖跟著捲在長矛上，一抖，那個死士鬆手不及，連人帶矛飛上半天，無極右手衣袖的暗器接着打在他身上。

一陣馬蹄聲即時傳來，夾着趙沖的呼喝聲，他們押後的一夥，看見前行隊伍遇伏，當然急急趕來搶救。

無極一聽便知道怎麼回事，冷然搖頭，道：「金鵬不要離開我身旁。」

魏金鵬這時候又怎會不知道危險，應聲緊跟在無極身後，無極腳步不停，向被圍的弟子走去，以他的輕功，絕對可以一縱而過，那些暗器埋伏未必能够追得上他的身形，但魏金鵬却一定跟不上了。

那不過五、六丈距離，却已有六重埋伏，無極以袖捲飛了四撥暗器，擊殺了三個死士，才來到那個包圍，重傷的兩個弟子已倒下，剩下的五個又倒下了一個，其餘四個聚在一起，正在抵擋來自四方八面的襲擊。

無極才接近，兩個死士已轉身向他攻來，長矛短刀左右攻至，另一個殺手同時拽着繩子從樹上撲下，無極袖一揚，將自上襲下的死士捲飛回去，身形一長，中指一伸，正點在右面死士的眉心上，那個殺手也不知刀矛如何落空，眉心一痛，身子便倒飛出去，撞在另一個死士的背上，眉心赫然多了一個圓洞，鮮血箭射而出，那個給他撞上的死士亦口吐鮮血，倒仆地上。

無極身形未停，筆直攻前，擋者披靡，他沒有用兵器，雙手却比任何兵器還要厲害，一指點出，未及肌肉便能點出一個血洞來，內力之强勁，不可思議。

包圍着那四個青城弟子的死士迎着無極一一飛摔出去，無一倖免，四個青城弟子精神大振，迅速擊殺了三個死士，魏金鵬旋即加入戰圈。

就在此際，無極面容一沉，霍地轉身，一道金虹同時飛至！

飛至！

司馬長安終於出手了，拽著繩子自四丈外飛來，丈許長的一條軟鞭抖得筆直，凌空飛刺向無極。

那條軟鞭金光閃閃，嵌着三組蛇鱗也似的金片，顯然都非常銳利，迎風一片片抖開，發出刺耳已極的破空聲響。

司馬長安絕少用軟鞭，那是他的獨門兵器，能够迫他用出來的人並不多。

無極長袖展開，疾迎了過去，一觸之下裂帛一聲，他的袖子竟然給撕下了一片來。

「好——」無極沉喝一聲，袖再揚，捲起了插在地上的一柄長劍，射了出去，司馬長安冷笑，身形急落，長劍閃電般射過，他方才抓着的那條繩子劍光中突然斷去，長劍再飛前一丈，「奪」地插在一株樹幹上，直沒入柄！

這一劍之勁，實在驚人，婁敬一眼瞥見，心頭一凜。

金鞭却沒有停下，一抖直插向一個青城弟子的胸膛，鞭未到，四十九片蛇鱗突然從鞭上脫出，那個弟子意料之外，揚劍急擋，已慢了半分，蛇鱗飛射下鮮血激濺，倒了下來。旁邊另一個咽喉亦中了一片，慘叫倒下。

魏金鵬與另兩個弟子急上搶救未及，無極也一樣，怒叱道：「卑鄙！」疾撲向司馬長安。

他身形雖快，司馬長安也不慢，左手銅管出現，機簧聲響，一支鐵鈎拽着繩子射出，身形同時亦往上拔起，繩鈎一射四丈，司馬長安一拔三丈，鈎掛上樹幹，再拔三丈，離開地面已六丈，無極輕功雖好，却拔不到這麼高。

司馬長安狂笑中金鞭再抖，又是四十九片蛇鱗射出，迎頭向無極罩落，好一個無極，半空中身形不變，背插古劍終於出鞘，龍吟一聲，秋水一泓化作光傘，迎向蛇鱗，一陣「叮叮」聲響，蛇鱗盡散，無極身形落下，面罩寒霜，一劍橫胸，立在剩下那三個弟子身前。

魏金鵬面色蒼白，那兩個面色亦甚是難看，二十來個死士已將他們包圍起來，就像二十來條豺狼，更多的死士在樹後樹上出現，司馬長安更有如一條毒蛇，居高臨下，蓄勢待發。

慘叫聲不住在林外響起，一個人慘叫着闖進來，正是趙沖，一身鮮血，奔不了幾步，已經在亂矛中倒下。

無極目光及處，暗歎在心中，他是歎息自己的自負，否則先着人探路，又怎會落到這般田地，他一向自負甚高，這一次總以爲手中一劍，再加上魏金鵬等十三個弟子，已足以解決一切，那知道七重天未上，便幾乎全軍覆沒，對他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前所未有，外表雖仍然保持平靜，眼神已開始變化，憤怒憂慮兼而有之。

魏金鵬等了一會，道：「師父，我們得走了。」

若是早日，無極必會痛斥，現在他只是眼角的肌肉顫抖一下，終於道：「你們三個不要離開我太遠，跟着我，往外闖！」

語聲一落，他左手輕抓右手衣袖，腳步橫移，緩步外闖，三個死士迎上來，一個立即被斬成兩邊，劍再引，另一個亦攔腰兩斷，他的劍式看來很簡單，却眞的已到了返璞歸眞的地步，雖然簡單無懈可擊。

剩下一個不由一呆，無極的劍突然暴長，「奪」的一聲，三寸劍尖刺進了他的胸膛，他慘叫一聲，倒飛出去，竟飛出兩丈之外，好像這樣的一劍，那些死士幾曾見識過，無不色變，司馬長安亦不例外，振吭大呼：「暗器伺候！」

那些死士應聲散開，眨眼間完全消失，一陣衣袂聲過後，林內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

下期待續

婦女化粧造型的重要性



已躍升爲國際紅星的胡茵夢這兩天顯得格外的忙碌，只要一有空她就往林森北路跑，這對悠閒慣的她而言是十分奇特的，其實說穿了這一切的忙碌是胡茵夢爲了好友林雁於日前開設化粧造型中心所作的精神支援。

要述說胡茵夢與林雁交好之源由得追溯到好些年前，胡茵夢因爲日夜軋戲生活不規律臉部皮膚變得非常粗糙，同時由於日晒小黑斑也漫佈在臉蛋上，經由林雁小姐檢視並指導正確的保養方式，如今不論胡茵夢有多忙，臉蛋的細緻光澤依然如舊，兩人由賓主變成了朋友，每每有衆人羨慕胡茵夢氣質獨具的另一項優點時她總不忘好心的推薦林雁所特有的專長—皮膚保養。

當一位女性擁有了完美無瑕的膚質時，她所須求的是重點式的粧扮以點出自己的風格，美膚專家林雁在從事皮膚保養經驗的感觸下成立了姊妹店—林雁化粧造型中心專門指點各個階段婦女不同的個人化粧術，附帶的在該造型中心也準備有世界名牌化粧品如迪奧、YSL、寇蒂等由於每種都直接由原廠供應，開幕期間以特價優待。

林雁化粧造型中心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統一飯店對面双城大廈七樓七〇五室，電話：五九四七五八三・五九一九〇三六。

黑斑產生的原因及消除法

△在一張潔白的畫布上不經意地沾染幾滴黑點，正如同一張光潔的臉蛋上霍然發現幾粒黑斑令人有不完美的缺失感，若是不幸那張臉蛋正屬於妳，要先找出黑斑的起因，並避免直接接觸强烈的紫外線再給予適當的治療。

一般說來黑斑的發生原因還眞不少，對症下藥是條捷徑，若說其起因在於身體本身的不適，最好先去就醫檢查一下看看是否體內有患疾，遇這種狀況只靠外在的塗抹效果並不顯著，但內外相互配合則有立竿見影之效，皮膚科醫師建議服食維他命C，多吃水果是可以幫助消退黑斑的，倘若黑斑的起因源由在化粧品的香料，色素因長期使用沉澱在肌膚上，最好的方法是暫時停止使用有濃郁香味及具染色作用的化粧品，若是因化粧品使用不當例如將口紅當胭脂抹，香水灑在肌膚上經日光照晒之後都會產生黑斑。

爲了即早消除已生的黑斑，美膚專家林雁推薦一套可以在家自行處理的方法，她說：正常皮膚呈弱酸性，而長有黑斑的部份因油分，水分的缺失則呈鹼性，這表示那個地帶的皮膚正在日漸老化，給予充足的營養及適當的保養是十分有效的褪退方法，致於所用的保養品也因個人厲害程度的不同分强、中、弱三種。

保養處理過程是每日採用具有營養成份的水質塗面劑作一個小時的清潔、滋潤、漂白，收縮毛孔等的敷面，時間到以冷水洗淨，擦上退黑色素化粧水，此時就得請專家檢視，如長有陳年黑斑或雲集的老人斑，就應該選用呈淡綠色的强性退黑色素化粧水，局部擦，中性退黑色素化粧水適用於新生黑斑者或因使用不良化粧品所引發的黑斑，兼具退色保養及防止黑斑再生效果，購買時請注意玻璃瓶原裝及其顏色。而弱性退黑色素化粧水通常用在臉部長有青春痘或皮膚黃黑色素過重者，或因曝曬而來的短暫性黑斑效果絕佳是當前保養品中之極品。

事實上站在遺傳的觀點來分析，皮膚的色澤質地都與遺傳有着絕對的關連，遺傳因子中黑色素的多或少就能直接表露在肌膚的表皮，而且是終生不變的，除非是受到太陽光中紫外線的照射黑色素因而增加，若是以保養品褪退或避免繼續接觸紫外線，體內黑色素的數量自然降在原標準。

林雁表示：黑斑的起因實在很多，以大前題來區分內外兩種起因雖然不同，但是即早發現再加以正確的保養是可以去除的：光潔、嫩滑、細膩的肌膚永不過時，也是最最誘人的，擁有這層美麗的外衣不要因爲年輕貌美而疏忽了，持之以恆的保養是令她更美麗更亮的方式。

林雁美膚中心地址：台北市林森北路五六一號世華大厦七〇七室（慶生醫院樓上）美膚專線：五九四七五八三・五九一九〇三六

●請注意不要上當受騙本中心退黑色素化粧水從未批售給任何一家美容院

請認清絕不做換膚的美膚中心



《前情提要》

魏初勾結好青城派道長無極，命其子魏金鵬隨行保著三萬兩摻假黃金，向七重天進發，卻在樹林中遭到司馬長安的圍擊。

飛虹無敵 5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無極目光一掃，繼續前行，魏金鵬三人弧形跟着倒退。

一張巨網倏的從樹上撒下，暗器與之同時四方八面射到，無極一聲：「小心暗器！」身形陡然拔起來，左袖「獵」地一揚，將那張巨網凌空蕩開，劍劃處，震飛了射來的大部份暗器，七、八支長矛接擲來，那些死士顯然都以他爲攻擊的目標，他的劍卻實在快，劍光閃處，長矛盡斷，身形落下，繼續往前突進！

暗器緊接射來，無極一劍翻飛，盡將之擊下，霹靂一聲暴喝，一劍斜斬，「刷」地竟將擋在身前的一株大樹斬爲兩斷，躲在樹後的一個死士亦應聲兩斷，那截斷樹「轟轟隆隆」倒下，當眞是驚天動地，也震驚了所有死士。

藏在樹上的兩個死士驚呼中急掠而起，斷樹倒向的方向，那些死士亦爲之大亂，無極等緊抓機會，一齊往前掠。

司馬長安長嘯一聲，凌空急追，金鞭「嗚」的一聲，飛捲而至，無極前掠的身形刹那一頓，風車般接轉，倒掠回來，從魏金鵬三人頭上掠過，迎向捲來的金鞭，四十九片蛇鱗即時從鞭上射出來。

無極同時展劍，龍吟中劍影千萬重，陡地一斂，四十九片蛇鱗有如一條小金蛇，全都聚在劍鋒上，這一式「劍羅秋螢」乃青城劍術三大絕招之一，沒有相當的內力，根本練不好。

劍一頓一彈，黏在劍鋒上的蛇鱗反射司馬長安，去勢之急之勁，有甚於從金鞭上射出來，司馬長安這一次若是往上拔起，只怕快不過那些蛇鱗，他却是横着射出去，又是利用繩鈎，一下横飛出數丈，才再往上拔起來。

無極沒有追擊，劍勢如虹，人如奔馬，一聲「走」，護着三個弟子，直衝出林外。



孫鳳翔吁了一口氣：「果然大的很，萬金一殺手，到底要你殺什麼人？」

那些死士正要追出去，却被司馬長安喝住：「讓他們走！」聲落人落。

兩個死士旋即掠至他身旁，一個道：「頭兒，我們……」

司馬長安冷冷說道：「在樹林裏我們留不住，出了這個樹林更難留得住的了。」

「可是——」

「讓一個狼人走脫，與讓他們走脫並無分別。」

「他們看來並不是狼人那一夥。」

「當然——」司馬長安冷笑：「否則也不會這樣闖進來，他們是魏初的人，狼人絕無疑問是盛北川的了。」

「不是說，他們原是一鼻孔出氣。」

「這大概是因為元寶的勒索，魏初既然出得起錢，當然用不着再跟盛北川合作，盛北川相信亦看出魏初的意圖，雖然知道我們在這裏設伏，也沒有給他消息。」司馬長安笑起來：「不等我們動手他們先自亂了，對我們可是大大有利。」

一個死士忍不住問：「那個老道士不知道是什麼人？」

「青城上清宮——」司馬長安一字一頓：「掌門人無極！」

那些死士齊皆怔住，司馬長安笑接道：「有人說這個牛鼻子一身武功已臻化境，飛花摘葉，任何東西在他手上都變成可怕的武器，一劍在手更就驚天地、泣鬼神。」

衆人眼前立時彷彿又出現了無極一劍斷樹的神威。

「我們今天能够將他那柄劍迫出來，亦足以自豪的了。」

也許因此，司馬長安笑容更盛。

「不是說，這個牛鼻子不問世事？」一個死士問。

「天下間的事沒有是絕對的。」司馬長安又笑了：「據說魏初的獨生子就是拜在無極座下，他既然有辦法令無極收他的兒子爲徒，當然亦有辦法將無極請出上清宮。」

另一個死士即時奔來，稟告道：「那些車子看過了，載的是整塊的金子。」

「整塊的？」司馬長安一皺眉。

「一輛車子一塊，每一塊只怕有二、三萬兩。」

「好一個魏初——」司馬長安雙眉突然開展，笑起來。「果然是老奸巨猾。」

× × ×

魏初當然已笑不出來，也沒有絲毫驚異或是憤怒的反應，在聽到無極回來的消息後，他便表情木然，一直維持到現在。

無極的神態與離開之時並無不同，看來仍然是那麼高不可攀，魏初却已看出他內心的不安，看出他在自己面前已矮了一截。

所有的話都是由無極說，沒有半句虛假，亦無意掩飾這一次的失敗，但他若仍是未出發之前的無極，這番話一定留給魏金鵬說，現在他簡直就像是魏初的下屬。

魏初滿腔的不愉快亦因此消失了一半，能够完全控制這個老道士，在他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無極將話說完，目光却沒有從魏初面上移開，他希望能够看透魏初的內心，可是連魏金鵬這個兒子也看不透，他這個外人又怎能够？

魏初沉默了片刻，臉上終於有了變化？竟然是露出笑容，無極、魏金鵬不由齊皆一怔。魏初笑著道：「我應該考慮到司馬長安可能已得到消息，叫你們小心一下，可是竟然會沒有記起來，一心只防着盛北川。」

魏金鵬迫不及待地問：「這我們如何是好？」

魏初又笑笑：「金子由我們送上去與由司馬長安送上去，並沒有多大分別。」

無極目光一閃，道：「侯爺是說，司馬長安會將那些黃金送上七重天將皇上贖下來？」

「七重天易守難攻，現在局勢又未定，何況他們將皇上送上京師，享不盡富貴榮華，又怎會在乎那些黃金？」魏初輕捋鬍子：「司馬長安並不是一個太笨的人。」

無極道：「以元寶的江湖經驗，應該瞧得出、問得出那不是我們的人。」

「誰的人有什麼要緊？只要金子到手便成。」魏初笑笑道：「別的不敢說，元寶看見了那些金塊，一定會毫不猶疑的將皇上交給送金子上去的人。」

無極想想，道：「貧道這就去那兒路上等他們，看機會將皇上救出來。」

魏初搖頭道：「不用急，七重天附近都不是出手的好地方，到京師一大段路，讓我考慮清楚才決定在那兒動手，這一次，我們只許成功！」

無極沉默了下來，魏初隨即閉上了眼睛，但很快又張開來，搖搖擺擺的站起身子，往外走出去，無極目光落在他背上，看似要跟上去，但結果沒有動。

魏金鵬看在眼內，暗歎一聲，他是歎息追隨無極那麼多年，對無極竟然沒有他的父親看得那麼透徹。

無極對這一次的失敗，顯然看得比死去的弟子還重要。

對無極，魏金鵬本來只有尊敬，現在這份心情已不覺消淡很多，在他的眼中無極與其他人已並無多大分別，他心中這樣想，面上却沒有表露出來，魏初曾經教訓他，無論他心中想着什麼，也要隱藏在心中，不能輕易讓別人知道。

盛北川並沒有魏初的深沉，接到郝安的報告，由開始到聽罷，至少改變了四種表情。

之後，他長歎一聲：「好一個長興侯。」

郝安這才補充道：「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無極到來之前，我們竟然一些消息也沒有。」

「那是說魏初已經發現我們的人，以他的聰明、無極的本領，他們要會面本來不是一件難事，可是那麼多黃金運出長興侯府我們竟然全不知情，便值得檢討了。」

郝安揚眉道：「屬下調查過，出城的車子值得懷疑的只有鎮遠鏢局的。」

「鎮遠鏢局與長興侯府是否很接近？」

「相距一列莊院，兩條長街，不太遠，大人難道懷疑……」

「查一查那列莊院是否魏初的產業，如果是，長興侯府與鏢局之間必然有暗道相通。」

「那以後我們便派人暗中監視鏢局，以策萬全。」

「這還是其次。」盛北川歎息：「最令人擔心的是那些黃金落在司馬長安的手上。」

「損失的只是魏初……」

「是誰的黃金也一樣，只要有黃金，司馬長安便可以兵不血刃，將皇上贖下來。」

「元寶：……」

「不是說這個人只對錢感興趣？你難道還希望他會去查清楚那些黃金到底是什麼人所有，才決定放與不放？」

郝安苦笑，盛北川接道：「元寶有生以來大概還沒有見過那麼多的黃金，財迷心竅難免有所疏忽，這本是攻進七重天的大好機會，但司馬長安一定不會這樣做。」

「那我們立即出動，等司馬長安將皇上贖出來之後，攔途搶過來。」

「談何容易？」盛北川搖頭：「別說司馬長安人多勢衆，旁邊還有魏初、無極等人窺伺，我們動手，勢必腹背受敵。」

「那就等無極先動手，我們看看能否作一個得利的漁人。」

盛北川笑了：「皇上落在長興侯手上也就罷了，還搶什麼？」

郝安怔住，盛北川接道：「只怕司馬長安沒有那麼容易應付，現在我們只有希望那飛虹搶在司馬長安的前面。」

× × ×

那飛虹這時候正在一間小酒館之內，孫鳳翔就倒在他身前，他比那飛虹年輕，醒的時候吊兒郎當，醉的時候却像一塊泥。

桌上杯筷狼藉，下酒的兩碟東西已給吃光，三個空酒壺有兩個掉在地上。

孫鳳翔雖然沒有倒在地上，半邊臉却掛在桌旁，一隻手垂着，另一隻手抓着那一頭亂髮。

那飛虹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醉了，小酒館的人沒有理會他，那飛虹也沒有，自要了兩碟下酒的東西、一壺酒，悠然吃喝着，只等他醒來。

半個時辰過去，他終於醒轉，完全不是一個醉漢酒醉醒來的樣子，是跳着，生龍活虎般，跳上了椅子，開口就嚷道：「要悶死我了。」

那飛虹放下杯，笑道：「裝醉本來不是一件苦事，只是裝成你那樣子，却的確苦得很。」

「是飛燕告訴你我在這裏？」

「我沒有忘記這個時候你一定不會在家，也沒有忘記你的酒量有多大。」

「你却是讓我裝下去？」

「你喜歡做的事爲什麼我要阻止？」

「誰喜歡了，你這個小子突然找來，不會有好事，我原是準備你一動，立即藉酒行兇，狠狠的揍你一頓，再找機會開溜。」

那飛虹笑問：「你怎知道那不是好事？」

「我記性雖然壞，還沒有忘掉你一向幹的是殺人買賣。」

「殺人並不是一件壞事。」

「尤其是你這樣，只殺壞人，但對我來說，這種事却壞極了。」孫鳳翔雙手一攤：「你也知道的，我這個人見不得死屍，甚至一見血便要昏倒。」

「哦，我倒是記不起來了，是什麼時候的事？」

「奇怪，我也記不起來。」孫鳳翔打了一個哈哈。

那飛虹正色道：「那決不是一件壞事，都是一件大事，比我從前做得任何一件都要大。」

孫鳳翔只問：「在這件事當中，你將會得到多大好處？」

「萬兩黃金。」

孫鳳翔吁了一口氣：「果然大得很，萬金一殺手，到底要你殺什麼人？」

「是救人不是殺人。」

「這不是你的特長。」

「所以我非要來找你不可。」

「那我的好處當然也不少的了。」孫鳳翔摸摸鼻子忽然搖頭：「但還是不要爲妙，我這條賤命，享不起那麼多錢，只怕到手了，沒有命去花。」

「那件事很有意義。」

「我現在活得已很有意義的了。」孫鳳翔往旁邊柱子一靠，懶洋洋躺下來。

「我還以爲那麼大的事一定會引起你的興趣，既然不是，只好一個人去了。」

孫鳳翔笑問：「這一頓算你的還是我的？」

「難道你還會跟一個方才賺進萬兩黃金的人搶着會賬？」

「當然不會，倒是有些後悔沒有好好吃你一頓。」

「有機會的，我走一趟七重天回來，再跟你好好的聚聚。」

「七重天——」孫鳳翔一下子跳起來。「現在我明白你爲什麼要找我了，那個元寶到底擄去了什麼人？」

「皇帝。」那飛虹笑笑。

孫鳳翔一怔，懷疑的道：「你是說皇帝？」

「你大概不會連皇帝是什麼也不知道。」

孫鳳翔突然大笑起來：「我早就知道，天下間沒有什麼事他不敢做的了，但斗膽擄劫皇帝，還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你這是引以爲榮的了。」

「多少有一些。」

「擄劫皇帝你知道是怎樣一個罪？」

「他十歲便已是一個賊，到現在所犯的罪只怕一千個腦袋也不够砍，再說他父母雙亡，既沒有老婆，又沒有孩子，了無牽掛，便是誅他的九族，也只是他一個人。我倒是不明白，皇帝怎會落在他手中，以他這樣懶的人，總不成會跑到京師去。」

那飛虹也知道這個人平日吊兒郎當，什麼事也不放在

心上，仍然問：「燕王造反的事你可知道？」

孫鳳翔竟然反問：「燕王又是什麼人？」

「朱元璋這個人你大概知道的了。」

用你當然就是因爲郝安等人闖不過司馬長安的封鎖，我懶了這許多日子，武功都已丟得七零八落，若是答應不是等於自尋死路？」

心上，仍然問：「燕王造反的事你可知道？」

孫鳳翔竟然反問：「燕王又是什麼人？」

「朱元璋這個人你大概知道的了。」

孫鳳翔立即豎起大拇指：「這個人了不起，竟然由和尚做到皇帝，將元朝弄翻。」

「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個兒子，其中朱楠生下不到一個月便死掉，而除了被立爲太子的朱標，其他二十四個都被封王。」

「燕王就是其中之一？」

「不錯，他原叫朱棣，與太子朱標出於同一個母親，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病故，朱元璋原該立朱標的同母弟秦王、晉王，或燕王、周王，可是他却立朱標的兒子朱允炆爲太孫，三十一年閏五月朱元璋駕崩，同月辛卯日太孫卽位，大赦天下，改元建文。」

「所以燕王不服氣，要反了？」

「這場仗打了三年多將近四年，怎麼你好像一些也不知道？」

「這附近可是太平得很。」孫鳳翔若無其事：「這場仗打完了？燕王打贏了？」

「今年六月乙丑日燕王攻陷京師——」那飛虹索性將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孫鳳翔聽得眉飛色舞，聽說元寶要三十萬兩黃金才肯將皇帝交出來，却不由一聲：「他瘋了！」

那飛虹笑道：「也許他本來是要三萬兩的，但突然發覺，三十萬兩才合理。」

「以我所知，他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在金子上打滾睡覺，現在大可如願以償了。那麼多金子總該可以鋪遍他居住的地方。」

「看來你與他一樣高興。」

「他變得那麼富有，我們做朋友的，自是也與有榮焉，而且他向來都闊氣得很，只要開口，還可能將黃金滾滾送來。」

「這是說，你……」

「來找我原是盛北川的意思？」

「郝安在替他賣命，所以很多事他都知道，保持我與你、你與元寶的關係。」

「郝安，這個小子——」孫鳳翔歎了一口氣：「你們都是江湖人，怎麼一下子全都跟官府拉上了關係？」

「郝安服了盛北川，這個人雖然有些不擇手段，可是頗重義氣，據說盛北川有恩於他，不過要他這種江湖人臣服賣命，也不是易事，我則是因利乘便。」

「因爲司馬長安？」

「不錯。」那飛虹道：「你現在明白我爲了什麼答應盛北川的邀請了。」

孫鳳翔道：「這的確是因利乘便，看來司馬長安這個小子也不簡單，以你的本領，到現在仍然不能夠將他擊殺。」

「現在他的勢力已很大，據說由他一手訓練出來，又由他統率的死士數逾千人。」

「那我倒奇怪，你竟然能够活到現在。」孫鳳翔忽的一笑：「看來元寶要賺進那三十萬兩黃金也不容易。盛北川到底要你怎樣做？」

「他只能拿出有限的黃金，希望在事情還未弄得太壞之前說服元寶，將皇帝交出來。」那飛虹深注孫鳳翔：「司馬長安已經封山，要上七重天已經不容易，上了七重天，還得要將元寶說服，就非要有一個他信賴的人在旁不可。」

孫鳳翔抓着亂髮，道：「這個人當然非我莫屬。」

「對，可是你到底意下如何？」

「這件事太危險，盛北川有郝安等人不用，要重金聘用你當然就是因爲郝安等人闖不過司馬長安的封鎖，我懶了這許多日子，武功都已丟得七零八落，若是答應，不是等於自尋死路？」

那飛虹笑笑，突然一拳擊出，拳未到孫鳳翔的身子已然倒飛上了橫樑。

那飛虹接着問：「是誰說你的武功已丟得七零八洛？」

孫鳳翔嬉皮笑臉，道：「這裏只你我二人，不是你說的就是我說的了。」

「盛北川這個人你當然也不會陌生。」

「我早就說過這個人很不錯。」

「我們是好朋友。」

孫鳳翔歎了一口氣。「抽冷子一拳，這樣好朋友幸好不多。」

「元寶跟你也是好朋友。」

「一直都是的。」孫鳳翔又歎了一口氣。「所以我實在不忍心叫他放着三十萬兩黃金不要。」

「你却是忍心看着他被司馬長安等人包圍起來？」

「七重天易守難攻，這方面我倒是很放心。」

「司馬長安等都是殺人的好手，就是找不到七重天的弱點，只是封鎖七重天的進出口，總有一天元寶會帶人下山。」

「到那一天再說。」

「燕王的援兵相信亦會很快趕到，他們志在必得，一定會想盡辦法攻山……」

「你也別忘了他們目的在皇帝，將皇帝還給他們，還有什麼解決不來？」孫鳳翔笑了：「元寶這個小子最懂得看風色，勢頭不好，自然會將人交出去。」

「你也不在乎天下落在什麼人手上？」

「還不是一樣？我又不是做官的，那管得這許多？」

孫鳳翔突然反問那飛虹：「你也不是那種甘心爲錢賣命，甘願爲官府做事的人，怎麼這一次這樣積極？」

「除了這件事很有意義——」那飛虹一頓一歎：「也許你不知道先父曾受過盛北川的恩惠。」

「原來盛北川挾恩求報。」

「錯了，相信他已完全忘記那件事，那一次受他恩惠的人逾百，而據說他也不是一個施恩望報的人，一向都沒有將那些事放在心上。」

孫鳳翔撫掌笑道：「幸好我沒有受過他的恩惠。」

那飛虹不由苦笑，歎息道：「看來我是絕沒有辦法說服你的了。」

「也不是。」孫鳳翔笑得有些奇怪。

那飛虹詫異追問：「到底要什麼條件？」

「你不是不知道我向來只聽一個人的話，你要我答應，得先說服她。」

那飛虹脫口道：「飛燕？」

孫鳳翔道：「我只有飛燕一個妹妹，不聽她的聽誰的？」

那飛虹沈吟不語，孫鳳翔接道：「你也很久沒見她了，來到這裏也不去見她一面，不是很不够朋友？」

「她近來怎樣了？」

「有病，不很好，腦子裏就像堵滿了鐵石。」

「這是什麼病？」那飛虹甚感詫異。

「天曉得，總之我跟她說什麼，她都聽不進，叫她趕快嫁掉算了，省得我老是放心不下，那兒也去不成。」

「也許她在等你娶了妻子，有人照顧你了才放心。」

「也許是的。」孫鳳翔兩條眉毛一高一低的，也不知在打什麼主意。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6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那飛虹找到裝醉的孫鳳翔，要他助拳救出皇帝，而孫鳳翔只聽他妹妹飛燕的話，飛燕却生了怪病。

對於這個妹子，孫鳳翔顯然畏懼得很，來到了溪旁，俯身捧水洗去了酒氣，又往身上抹了幾把才繼續前行。

那飛虹不是第一次看到孫鳳翔這樣，孫飛燕的倩影，不由又湧上心頭。

有生以來，他只喜歡過兩個女孩子，一個是葉素，另一個便是孫飛燕，而兩個女孩子中，問良心，他還是喜歡孫飛燕多一些，但他却是認識葉素在先。

他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也所以只將飛燕當做妹妹看待。

葉素跟飛燕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她出身名門，多才而溫柔，雖然家道中落，無損她的教養，看來始終是那麼秀氣，那飛虹只嫌她太單薄軟弱，只希望能够好好的保護她，不讓她受到任何傷害，也許眞的是紅顏薄命，就在她將要過門之前，竟然遇上了司馬長安，毀在司馬長安的手上。

司馬長安與那飛虹之間本來沒有任何仇怨，就是這件事，那飛虹追獵了他三年。

到底是深愛葉素還是只有這樣做才能够維護自己的尊嚴，那飛虹也不知道，孫鳳翔說他是一個很固執的人，飛燕呢？到現在他仍沒有聽到她的意見。

他們已有三年沒見過面，那飛虹也不知道這一次往見飛燕，是否完全因爲孫鳳翔說的話。

× × ×

人變成怎樣，那飛虹雖然不知道，可是那幢小小的農舍，外表看來却一點也沒有變。

農舍孤零零地建在溪旁，前後都是肥沃的田地，那飛虹看着不覺問：「今年的收成怎樣？」

「比那一年都好。」孫鳳翔壓低了嗓子：「否則那來酒喝？」

「令尊一身武功，晚年退隱在這裏，又不贊成你們兄妹在江湖上闖，想必是眞的厭倦了江湖。」

「所以我跟你跟元寶能够交朋友簡直就是奇蹟。」說



話間已到了門前，孫鳳翔接着道：「你先在這裏等等，我要讓她驚喜一下。」隨即走進去，一面嚷：「妹妹——」

那飛虹沒有跟進去，左右看一眼，一陣感慨，他實在希望這一次的事不會太麻煩，不會讓孫鳳翔捲進這一場紛爭中。

一個悅耳的聲音即時在屋內響起來：「大呼小叫，又闖禍了？」

是飛燕的聲音，那飛虹不禁莞爾，聽那口氣好像飛燕是姊姊，孫鳳翔不過是弟弟，這跟三年前並沒有改變。

兩個站在一起，無論怎樣看，孫鳳翔也還是像哥哥，飛燕沒有他那麼高，看來也實在年輕得多，神態還帶着些稚氣。

她正在房中做針線，孫鳳翔應聲探頭望一眼，有意無意的往後一縮，飛燕恰好抬頭看在眼內，搖頭道：「還要躲？」

孫鳳翔嘻皮笑臉的道：「要躲那還會叫，還會伸頭進來？」

「又喝酒了？」飛燕一皺鼻子。

「只是一點兒，已經小心洗抹乾淨，怎麼妳還是嗅出來。」

「喝酒的人那嗅得到自己的酒氣，你啊，膽子越來越大了，喝了酒，還敢來見我？」

「那是不得不回來。」

「眞的闖了禍？」飛燕露出了關切之色。

「而且火得很，我是給趕著回來的，那個人一定要看看妳才決定是否放過我。」

「怎樣了？」飛燕有點兒奇怪。

「我打他不過，跑也跑不過，只好將……」孫鳳翔抓着亂髮，欲言又止。

飛燕不由追問：「將什麼？」

「將妳抵押給他。」孫鳳翔那樣子完全看不出在說謊。

飛燕着實嚇了一跳，一下站起來，氣惱的道：「你……」

孫鳳翔慌忙搖手：「我也不該這樣的，可是想不出其他辦法。」

飛燕氣惱得說不出話來，孫鳳翔還道：「人家還要看着妳是否眞如我說的那麼漂亮，若是不滿意，眞還不知道如何是好。」

「哥哥——」

「好妹妹，妳就只有我一個哥哥，難道妳眞的忍心不管，看着我給殺掉？」

「你到底闖了什麼禍也給我一個明白才是。」

「忘掉了。」孫鳳翔雙手捧着腦袋：「現在我只知道拳頭是他的硬，道理是不是他的對就管不了。」

「我們兄妹聯手，才不相信對付他不了。」飛燕更氣惱。

孫鳳翔竟道：「妳要跟他打架是妳的事，不要將我算在內。」身子往後一縮，竟眞的要開溜。

「哥哥——」飛燕追出房外，却見孫鳳翔推開了一扇窗，竄了出去。

彷彿他那樣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竟然也給嚇成這樣，連唯一的妹妹也不顧趕緊逃命，那個人的成功眞的那麼厲害，令他不敢再出手？

飛燕又驚又怒，却沒有逃跑，往門外衝去，才一步跨出便一聲嬌叱：「那一個？」

只說了三個字，她便目定口呆，怔在那裏，雖然三年不見，她又怎會忘記這個令她刻骨銘心、魂縈夢牽的人？

飛燕一顆心狂跳一時間竟然不知如何是好，那飛虹隨即以衣袖替她印去那點鮮血。

「怎樣了？才三年不見便不認識？」那飛虹笑問。

飛燕嬌靨一紅，如夢初覺地：「是你？」

「鳳翔說了什麼令妳這樣生氣？」

飛燕一咬嘴唇：「當然是你的壞話了。」

「天地良心，我可沒有說過你半句壞話。」孫鳳翔出現在屋頂上。

「你還說？」飛燕抬頭望去，一跺脚。

「不說不說，全留給你們說。」孫鳳翔接着一個觔斗從屋頂躍下來，打那飛虹頭上翻過，一溜烟也似，迅速掠出了數丈。

「這一次我是眞的跑遠了，你們要說什麼放膽說，我決不會聽到半個字。」這些話說完，孫鳳翔已在十數丈外，眨眼消失在那邊疎木林中。

飛燕見他遠去，偷眼看看那飛虹，嬌靨又是一紅，那飛虹深注一眼：「鳳翔不請我進去，妳也是？」

飛燕搖頭，那飛虹接着舉步，飛燕看着他走進去，才舉步，顯得有些躊躇。

待那飛虹坐下，飛燕忙道：「你且坐，我給你燒一壺嚇煞人。」

「嚇煞人」是吳語，是一種茶名，這種茶產於洞庭山碧蘿峯，據說土人初採此茶，放置懷中，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者爭呼嚇煞人香，乃以爲名。

那飛虹一向嗜飲這種茶，這回却道：「一杯開水便成了。」

「這並不麻煩。」

「嚇煞人、開水還不是一樣？」

飛燕奇怪的望著那飛虹：「你不是一向都只喜歡……」

「很多習慣我都放棄了。」

飛燕輕聲問：「因爲素姊姊？」

那飛虹只是笑笑，飛燕歉然道：「我不該在你面前又提起素姊姊的。」

「喜歡說什麼便說什麼，用不着避忌，像鳳翔……」

「你要我學哥哥那樣，口沒遮攔？」飛燕又想起孫鳳翔方才的話，耳根發熱。

「方才他說了什麼？」

「沒什麼。」飛燕整張臉也在發熱，一雙手也不知該放到那兒去，捏着那管針不覺刺在指尖上，一點血立時從她的指尖冒出來，那飛虹一聲小心，下意識捉住了她的手。

飛燕一顆心狂跳，一時間竟然不知如何是好，那飛虹隨即以衣袖替她印去那點鮮血。

飛燕臉紅到脖子去，那飛紅終於發覺，心頭一凜，放開手，道：「看妳到底不慣那針線。」

飛燕沒有分辯，垂下頭，那飛虹轉過話頭：「這三年以來鳳翔是不是好多了？」

「還說呢，那麼大的人却像小孩子般淘氣。」

「我看他不敢太惹妳生氣。」

飛燕笑了笑，怔怔的打量了那飛虹一遍：「你比三年前消瘦多了。」

「妳也是，但看來更健康。」

「你却是有些憔悴，那個司馬長安，你已經將他殺了？」

「還沒有，我殺了他三次，都是替身，希望第四次不是。」

飛燕頭又垂下：「我原是要去助你一臂之力的，可是哥哥說，這件事你不喜歡別人插手，他說得很認眞……」

「這種事的確只宜獨自解決。」

「對付一個這樣狡猾兇殘的人，現在看到你，我才眞

的放心。」

「我也以為事情很快便解決，想不到一拖就是三年。」

飛燕顯得有些感慨，並沒有說什麼，那飛虹接着道：

「沒有人强迫我，俠義之類對我來說是談不上的了，也許就因為太多人知道葉素是我未過門的妻子。」

「我知道不全是的。」

「這畢竟是私仇，我不想麻煩任何朋友。」

飛燕忽然問：「司馬長安是不是就在附近？」

那飛虹一怔，道：「這三年下來，妳變得更懂事了。」

飛燕笑問：「這算不算灌米湯？」

「怎麼想到灌米湯？」

「不知怎的，我總是覺得你在逗我高興，好讓我去說服哥哥。」

「他已經告訴你了？」

「沒有。」飛燕接着問道：「也許我猜錯了，不是哥哥逼着你來的吧？」

那飛虹搖頭，驚訝得望著飛燕，驚訝她想得那麼多、那麼遠，飛燕這才問：「到底什麼事？」

那飛虹將整件事細說了一遍，飛燕聽得很用心，也沒有插口，聽完了才道：「皇帝跟燕王之間的恩怨我們相信不會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皇帝若是一個明君，燕王相信不會這麼容易成功。」

那飛虹沈吟道：「我只是相信盛北川的判斷。」

「盛侯爺勤政親民，我們也聽過不少他的好話，一個人說他好，未必真的好，但那麼多人說，應該不會錯的了。」

「我也是因此才答應助他一臂之力，那萬兩黃金的……」

飛燕笑截道：「妳是怎樣的一個人難道我還不清楚？」

「這是說，你贊成我做……」

「到底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哦。」

「鳳翔却要看妳的意思。」

「他是我哥哥，要怎樣做難道我真的阻擋得了。」飛燕說着嬌靨又紅起來，孫鳳翔打的是什麼主意她又怎會不明白？

那飛虹看在眼內，苦笑了一下，飛燕偷眼看了看，道：「我一定會勸勸他。」

「只有他才能說服元寶。」

飛燕輕歎一聲：「他也實在該做點事，每天喝酒遊蕩的太沒有意思。」

「不管怎樣，皇帝交到了盛北川手上，我們還是退出為妙，官場到底不適宜咱們這些人。」

飛燕頷首道：「你也知道先父原本為官，只作了四年，便悄然引退，就是討厭官場那種卑鄙奸詐險惡的作風。」

「希望我們都沒有看錯盛北川。」那飛虹一皺眉。門外即時傳來了兩聲乾咳，孫鳳翔的聲音接着傳來：「你們說完了沒有。」

飛燕笑了笑：「他其實是急性子。」

話聲未完，孫鳳翔已然在門旁探頭進來，道：「好啊，說哥哥的壞話，難怪人說女大不中留，若是過了門，我這個哥哥還有說話的地方？」

飛燕雖知道他在胡言亂語，仍不禁嬌靨羞紅，孫鳳翔接着問那飛虹：「成了？」

那飛虹道：「她說會勸勸你。」

孫鳳翔說道：「你現在大概不會後悔我將你帶到這裡來了。」

[illegible]也是我的。」

「當然算你的了，我將妹妹交給你，連喜酒難道也……」

「哥哥——」飛燕嚷起來。

孫鳳翔舉起雙手。「好，那是後話，現在我跟姓那的出去喝點酒，看如何上七重天找元寶。」

「這裏不可以說？」

「妳不是不知道，我酒越喝得多，頭腦越靈敏。」

「胡說——」飛燕搖頭。「你以為我不知道你三杯下肚便什麼也忘掉。」

「這是我們男人的事，妳還是去做你的針線。」

「你們只打算兩個人去？」

「難道還有第三個？」孫鳳翔打了一個「哈哈」。

「我不就是了。」飛燕笑了笑。

孫鳳翔一怔：「妳不是說笑……」

「你看我像是在說笑？」

孫鳳翔呆望着飛燕，那飛虹忙道：「飛燕，這件事非常危險。」

「那我不跟去如何放心得下？」

孫鳳翔信口問：「妳是不放心我還是他？」

飛燕瞪了他一眼。「那一個也好，總之，你們不讓我去，你們也不用去了。」

孫鳳翔搖頭，飛燕不等他說話，身形倏的一轉，雙掌蝴蝶穿花般攻到，他偏身急閃，那知飛燕出手極快，一掌已拍在他的肩膀上，拍得他一個踉蹌，差一點沒有摔倒。

飛燕隨即收掌：「怎樣，是那一個本領。」

「出其不意，乘人不備，那算得本領好。」

「挨打才是本領哦？」

「你再向我出手，看能否再將我打着。」

「我們是兄妹，難道真的要動手？」飛燕笑了。

孫鳳翔大搖其頭。「這種妹妹幸好我只得一個，否則，還有命活到現在？」

「不管怎樣，我是去定了。」

孫鳳翔正色道：「這可不是玩耍，司馬長安之外，還有燕王座下數百死士……」

「你總不會否認，我有足夠的能力照顧自己。」

「可是你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

「我們現在要去對付的，也未必全是江湖人。」

孫鳳翔啞口無言，那飛虹彷彿在想什麼，一直都沒有作聲，飛燕目光一轉，接問他：「那大哥，你說我——」

那飛虹右手突出，一掌拍向飛燕的肩膀，飛燕竟能夠一閃讓開。

那飛虹急上，連環七掌急拍，飛燕再閃一掌，身形倒飛上了頭上一條橫樑，也沒有停下，迅速改變了三個位置，當真是人如其名，飛燕矯捷輕盈。

孫鳳翔揮手道：「別再賣弄了，我從來沒有否認，妳的輕功比我好。」

飛燕嬌笑一聲，落在那飛虹身旁，那飛虹輕歎道：「妳真的要去？」

飛燕道：「你也知道的，我性子也很固執，你們一定不給我跟去，我也會偷偷跟上。」

那飛虹無言，孫鳳翔搖頭，終於道：「那妳跟在我們身旁好了。」

「謝謝哥哥。」飛燕一下變得就像個小女孩，高興的在跳躍。

半個時辰後，他們三人已走在河堤上，七重天雖然遠，在他們的感覺，却就像在眼前。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7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輕功卓絕的孫飛燕又見到魂縈夢牽的那飛虹，她要跟著他，和哥哥孫鳳翔一同上七重天

清晨，雲霧淒迷。那飛虹、孫鳳翔、飛燕走在山路上，急風吹亂了他們的頭髮，也令他們精神大振，飛燕緊伴着那飛虹，艷如朝霞。

有人說，一個女孩子走在心愛的人身旁之際，最是嬌艷迷人，孫鳳翔現在已經有這種感覺。

一路上談談笑笑，倒不覺得時間難過，孫鳳翔却甚少說話，離開那飛虹、飛燕也較遠，看來很知情識趣。

他只有飛燕一個妹妹，當然希望她能夠活得快快樂樂，飛燕的心情他當然也很明白，他也已很久沒有見到飛燕這樣開心的了。

聽到飛燕的笑聲，他自己也快樂起來。

×　　×　　×

雲霧瀰漫中蒼松飛展，虬枝戟伸，氣勢狂勁而多變，無極就立在這株蒼松下，衣袂迎風飄舞，有如天外飛仙。

他立在這裏已多時，思潮亦有如雲霧般不定，過了多年隱逸的生活，仍然勘不破名關，難免有些感慨。

貴為國師，無疑就等於天下武林之首，何等威風。

一想到這裏，無極的嘴角不由又露出了笑容，却就在這時候，一個聲音突然傳來：「大清早遇着道士，可是不吉利得很，幸好我們並不是去賭錢。」

無極聽得清楚，沒有回頭。

話是孫鳳翔說的，他當先由山路那邊走來，看見無極，衝口而出。

無極毫無反應，孫鳳翔又道：「道士、和尚都一樣，沒啥了不起。」

飛燕後面聽得清楚，不由問：「他們怎麼樣？」

「會忍？你若是比他兇，比他强，就是踢他罵他，也不會有太大反應，而且事後還會自誇道行高深。」



飛燕看看無極，搖頭。「哥哥就是喜歡惹事。」

孫鳳翔立即道：「妳錯了，我只是看不慣這種所謂與世無爭的出家人。」

「與世無爭有什麼不好？」

「妳難道不知道，與世無爭的另一個意思，就是逃避責任？」說話間已到了無極身後，孫鳳翔突然又道：「禍國殃民，道士和尚都不是好東西。」

無極仍然不回頭，却終於開口了：「年輕人怎能對老人家這樣無禮？」

孫鳳翔立即停步，一揮拳：「還有更無禮的，你要不要看看？」

飛燕忙將他拉住。「這是什麼時候，你怎麼還要惹事生非？」說着也不等他答話，將他推開，孫鳳翔當然不是真的要惹事。繼續往前走。

那飛虹並沒有任何表示，仔細看了無極一眼，緊跟上前。

無極也沒有再作聲，極目遠望，以他耳朵的敏銳，當然聽得出這三個人都有一身很不錯的內功，雖然有信心將他們擊倒，却實在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多生枝節。而且那豈非等於表示他這些年來的修為俱都白做了？

這些年來在修養方面，他真也下了很大的苦功，等閒不易發怒，不過，方才他却也真的有意出手教訓孫鳳翔一頓，祇是沒有行動而已。

× × ×

正午，那飛虹三人在一條小溪旁邊停歇下來。孫鳳翔捧了幾捧清水撲在面上，精神又是一振，飛燕坐在一方石上，雙脚浸在水裏，未脫童眞。

那飛虹亦坐在石上，呆望着飛燕，他實在是很想將雙脚也浸進水裏，却不知怎的，提不起勁兒。

孫鳳翔無意一眼瞥見，脫口道：「姓那的，你就是擔心，我說沒問題便沒問題。」

那飛虹笑笑：「我只是覺得事情太不尋常，心頭有些兒沉重。」

「看你這樣子，眞有點憂國憂民，你不去做官實在可惜。」孫鳳翔大笑。

飛燕忽的插口問：「哥哥，你眞的有把握說服元寶？」

孫鳳翔不覺手一指鼻子：「我們男人的豪情你們女孩子懂什麼？只要我開口——」

那飛虹插口道：「說眞的，這個人一向都視錢如命？」

「有時也會講講義氣的。」孫鳳翔又捧了一捧水撲在面上。

他說的也許都是事實，但有一點非獨他，就是那飛虹也想不到，這時候司馬長安已然將黃金送上了七重天。

× × ×

花了差不多整整半天，七重天上所有山賊總動員，絞盤線索也不知損壞斷折了多少，才將那十塊黃金弄上去。

元寶是一個急性子，聽說黃金已送到山上，立即便要全弄上來，然後就坐在忠義堂那張鋪上老虎皮的大椅子上，只等手下將黃金送到面前，一想到那是三十萬兩澄澄的金子，他便不由眉飛色舞，到底耐不住，彷彿滾球似的，一口氣直滾到第一重天險那兒，以便早一些看到那些黃金。

在他的想像中那該是一錠錠的金子，怎也想不到竟然是四四方方的十大塊金磚。

非獨那些山賊，他也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大的金塊，看得人人直了眼，然後一個個瘋狂似的，在金塊上翻觔斗。

司馬長安最後也給吊上去，只有他一個人，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他去到上面的時候，元寶正敞着胸膛，臥在那些金塊上，手中拿着一罈酒往嘴裏直倒，酒濺得一身都是，他却完全不在乎，一面大笑，跡近瘋狂，跟着甚至將整罈酒都倒在頭上。

羣賊圍在金塊旁邊，掌櫃拿着算盤在金塊旁轉來轉去，竟好像要計算那些金塊的重量，司馬長安一眼瞥見心裏實在不很舒服，幸好掌櫃並沒有他想像的聰明，沒有這麼快計算出來，那些山賊在眼前來來去去，對掌櫃亦不無影響。

算盤「劈劈拍拍」在響，元寶竟是第一個受不住，把手一揮，笑罵道：「滾開滾開，別在這裏打擾老子清興。」隨即將酒罈擲去。

掌櫃慌忙讓開，酒罈給擲在地上，元寶接着向司馬長安笑道：「別急別急，皇帝快來了。」

語聲甫落，那邊一陣呼喝聲，幾個山賊推着一男一女到來，司馬長安一眼便認出那個男的就是落難皇帝朱允炆，他雖然沒有資格入宮或上皇極殿，却曾在皇地出遊的時候，從隱蔽之處窺看過。

皇帝即位的時候才得二十一歲，現在二十五歲不到，在宮中養尊處優，司馬長安第一次見他的時候，比實際的年紀看來還年輕得多，但現在看來，却已像個中年人。

幾個山賊一直將皇帝皇后推到司馬長安面前，元寶隨對司馬長安道：「皇帝皇后還有龍袍玉璽全給你，我們兩不相欠。」

司馬長安很冷靜的道：「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吧？」

「難道你還想老子分些金子給你？」元寶大笑揮手。「快走快走！」

皇帝開始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道元寶要拿自己怎樣，一路走來，身子不住發抖，現在聽清楚，不由看了看司馬長安。

司馬長安忙上前，皇帝驚魂未定，倒退了一步，「是……是那一個叫你來的？」

司馬長安恭恭敬敬的道：「奴才姓魏，是長興侯的屬下。」

皇帝面容一寬，「魏初呢？怎麼不上來侍候朕？」

「他們只許一個人上來，侯爺只好在山下等候。」

皇帝看看元寶，下面的話不由嚥回去，連忙往前行，皇后亦忙跟了上去，看來是那麼可憐。

司馬長安亦步亦趨，眼神已冷下來，但仍然沒有太多的表示，下了山之後他便可以為所欲為，等天下一定，再來跟元寶算賬也不遲。

× × ×

下了山，皇帝猶有餘悸，進了林中那條道路，看見七重天的賊人沒有跟上來，怒氣再也壓不住，終於發作了。

「魏初？魏初到底在什麼地方？」皇帝嘶聲喝問。

「皇上恕罪，魏初不能來。」司馬長安仍然恭恭敬敬，語聲却是冷冷冰冰。

「什麼？你這個姓魏的，竟敢欺君？」皇帝更怒，「不怕誅你的九族？」

「那皇上記著好了，奴才不姓魏，複姓司馬，雙名長安。」

「司馬長安，那又怎樣？朕要誅你的九族還不是一樣？難道魏初竟然敢反對？」

司馬長安又笑笑。「奴才並不是魏初的屬下，奴才向來只聽燕王的差遣。」

皇帝一怔，面露驚恐之色，他雖然不太懂事，却絕非一個笨蛋。

「奴才奉燕王爺之命，請皇上回京。」司馬長安面容語聲俱有如寒冰。

皇帝面色一變再變，不禁倒退數步，正撞在皇后身上，皇后亦面無人色，才脫狼牙，又入虎口，難怪他們恐慌。

皇后隨即縮到皇帝身後，顫抖着道：「皇……皇上，這怎麼是好？」

皇帝一把推開。「閉嘴！」他已經够心亂的了。

司馬長安即時道：「皇上，要一個女人閉嘴，只有一個方法。」接着從身旁一個死士手中取過一支長矛猛向皇后當胸刺去。

皇后驚呼未絕，長矛已然入胸，鮮血怒激，一個身子同時被撞退，釘在後面一株樹幹上。

皇帝看在眼內，面色慘變，倒退半丈，司馬長安右手接着一擺，「皇上，請上路！」

皇帝已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

× × ×

那飛虹這時候臥在山坡樹蔭的石塊上，孫鳳翔躺在不遠處的另一塊石上，咬着一根草，悠然自得。

飛燕反而不耐的走來走去，看見兩人都沒有反應，終於忍不住走到孫鳳翔身旁，踢了他一腳，「還躺在這裏，起來！」

孫鳳翔張開眼，懶洋洋的道：「妳過去踢醒那個姓那的再說。」

飛燕一皺鼻子，走過去，却是在那飛虹身旁坐下來，孫鳳翔看在眼內，搖頭嘟喃道：「奇怪，不該踢的踢，該踢的反不踢了。」

飛燕沒有理會他，輕聲問：「我們該動身了吧？」

「不用急。」那飛虹坐起身子。「司馬長安不知來了多少人，我們又不是跟他拚命，入夜才進擊比較安全。」

「還要等到入夜哦？」飛燕又一皺鼻子。

「今天天氣好，今夜的月色相信也一樣好。」

× × ×

這晚的月色實在不錯，但一入了樹林，那飛虹三人便欣賞不到，他們也不是為了欣賞月色到來。

林中異常寂靜，三人雖然將袖子衣衫束好，又有一身很不錯的輕功，但移動間偶然亦會發出聲響，有時是因為踏上了落葉，亦有因為碰上了矮樹叢，那其實並不大，仍令他們一陣緊張。

一面走他們一面凝神傾聽，什麼發現也沒有，孫鳳翔的耐性實在不大好，終於走到那飛虹身旁，道：「樹林中不像藏有人。」

那飛虹點頭。「事情只怕有變化。」脚步隨即移向林外。

飛燕、鳳翔左右相隨，出了樹林，立足在路上，還是一些反應也沒有。那飛虹終於肯定，道：「我們得盡快上山。」

孫鳳翔忍不住問道：「依你看，是什麼原因？」

「只有一個，就是司馬長安已經想到了辦法，將皇帝從七重天上弄下來。」

「什麼辦法？」

「要上去看看才知道，也許是他已經找到了一個襲擊七重天的好辦法。」

孫鳳翔一怔，往前掠出去，那飛虹、飛燕不敢怠慢，跟着一齊掠出。

× × ×

與之同時，司馬長安一夥數百人正擁着皇帝奔走在山野中，這條路雖然不好走，却能令他們避開敵人的監視，但司馬長安仍然不敢大意，不許歇息，全力趕路。

他却是怎也想不到，他們的行動已落在一個人的監視中，那個人坐在遠處的一塊巨石上，一身衣衫在夜風中飛舞，也因為背着一輪明月，遍體彷彿都像散發出冷光，一片森寒，看着司馬長安一夥人走遠，他才站起來，衣衫獵然再飛展，有如一隻白鶴般彷彿要展翅高飛，直飛入夜空中、明月裏。

好像這樣有氣勢的人並不多，這個人也不是別人，正是青城無極！

七重天周圍，魏初已佈下無數眼線，無極也只要他們提供司馬長安正確的去向，他身負重責，所以孫鳳翔就是再無禮，也未必會與之計較。

魏初本來已有些灰心，但想到那麼重的金塊要送上七重天決不是一件易事，才精神大振。

事情的發展當然一如他所料。

那飛虹却不知道魏初將黃金送上七重天換人的事，盛北川雖然知道，可不知道如何去通知。

否則，那飛虹他們現在要做的就不是上七重天，而是去追尋皇帝的下落。

夜已深，七重天上仍然燈火輝煌，那些黃金在燈光下看來仍然是那麼明亮。

羣賊睡的睡，醉的醉，大都集中在第一重天險之上，將黃金弄到這裏來已經不容易，元寶也不準備將金塊往上送，現在他就臥在金塊上，手中仍然抱着一個罈，鼻



司馬長安接着從身旁一個死士手中取過一支長矛猛向皇后當胸刺去。

鼾如雷，也不知是醉倒還是睡着，那飛虹三人給值夜的

元寶酒意又醒了一分，「你買來幹什麼？」然後非常

充魏初的人送上來。」

只怕不到三萬兩。」

鼾如雷，也不知是醉倒還是睡着，那飛虹三人給值夜的山賊以吊籃接上來的時候，他仍然未醒轉。

孫鳳翔顯然是這裏的常客，那些山賊對他就像對元寶那樣尊敬。他走到元寶面前，元寶仍然一些反應也沒有，也不客氣，伸手輕拍元寶的臉。

「走開！」元寶漫喝一聲，轉了一個身，孫鳳翔却一把將他扳回來呼道：「元寶——」

元寶終於半睜開眼睛，看了孫鳳翔一眼，道：「是你？」隨即笑起來，笑得就像個傻瓜。

孫鳳翔隨又一拍元寶的面頰，道：「快醒來！」

元寶半醉半醒的爬起身子，一聲：「姓孫的——」身子一栽，險些一跤摔下來，孫鳳翔一把扶住。「看你醉成這樣子。」

元寶用力的一甩腦袋，笑着道：「你小子消息倒是靈通得很，知道我要發財了，立即趕來。」接著一拍孫鳳翔的肩膀，又打了一個酒嗝。「你放心，我們是好兄弟，有福同享。」

「我到這兒來是有事找你幫忙。」

「幫忙？」元寶瞪大了眼睛，「你小子是不將老子當做朋友，你的事還不是老子的事？」

「這是你說的。」

「說好了——」元寶又打了一個酒嗝，「你放心，天大的事，老子都答應你。」

「一言為定。」

「老子什麼時候說話會反悔？」

「好！」孫鳳翔立即道：「三萬兩黃金，將皇帝賣給我！」

「好，賣給你！」元寶毫不猶豫，一口答應，說話出口才突然驚覺。「什麼？皇帝？」

「答應了，不得反口！」

元寶酒意又醒了一分，「你買來幹什麼？」然後非常突然的，目光落在飛燕面上，「怎麼妳也來了？」

飛燕笑笑，「元寶皇帝說過的話，從來都認賬的，是不是？」

元寶目光却轉落在那飛虹面上，「這個又是……」

飛燕道：「那飛虹。」

元寶目光一亮，「就是妳平日不時提到，牽腸掛肚的那個姓那的？」隨即放聲大笑了起來。

飛燕俏臉不由羞紅，元寶接着道：「燕丫頭果然有眼光，姓那的果然一表人才。」

孫鳳翔打斷了他的話，「別說廢話了，皇帝在那兒？」

元寶隨手往坐着的金塊一拍，「在這裏。」

孫鳳翔竟然看不出那是黃金，笑道：「你怕他飛掉，拿箱子裝着，還睡在上面？你那兒弄來這些金光閃閃的箱子？」

「什麼箱子？是黃金！」元寶嚷起來。

「黃金？」孫鳳翔一呆，飛燕、那飛虹亦有些意外，那飛虹雙眉隨即鎖起來。

元寶雙手一翻，笑道：「不是老子不够朋友，是魏初的人比你們早來了。」

「魏初的人？」那飛虹雙眉鎖得更深，「司馬長安的人既然已經封山，魏初的人怎能到來？」

孫鳳翔懷疑地道：「郝安會不會說謊？」

「沒有這個必要。」

「那你以爲是什麼原因？」

「魏初瞞着盛北川私自將黃金送來贖皇帝下山，那知道司馬長安在附近設伏，黃金因此而落在司馬長安手上。」

孫鳳翔搶着道：「然後司馬長安就利用那些黃金，冒充魏初的人送上來。」

「只有這個解釋了。」

元寶一旁聽得直眨眼，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孫鳳翔搖頭道：「你這個笨蛋，給人包圍了也不知。」

「那有這種事，那個有這麼大的膽。」

「司馬長安——」

「那個叫做司馬無情、司馬閻羅的？」

「他投靠了燕王，率領死士追捕皇帝，將七重天重重包圍，否則我們也用不着這個時候上山。」

元寶跳起身子，「他娘的不要命了，老子這就下去打殺他們。」

孫鳳翔連聲冷笑，正要說什麼，掌櫃已匆匆走來，手中仍拿着那個鐵算盤，一面大嚷：「頭兒，我算清楚了，這十塊黃金差不多有一百萬兩。」

「什麼？」元寶睜大了眼睛。

那飛虹忽然一笑，「難怪魏初要將黃金弄成這麼大塊，司馬長安也趕快開溜了。」

元寶還不明白，掌櫃已接道：「我們只要三十萬兩黃金，沒有理由他多給我們數十萬兩。」

那飛虹道：「同樣重量的黃金與同樣重量的其他東西體積是有分別的。」

「這可是眞金！」元寶狠狠的往金塊上咬一口，「你們看！」

「外面看來並沒有問題……」掌櫃話還未說完，元寶已從旁邊抓來一柄開山斧，往金塊的一角劈下去。

這一劈便劈出了眞相，掌櫃拿火把一照，嚷道：「裏頭是鐵的。」隨即將火把一拋，「劈劈拍拍」的撥動算盤，又嚷道：「這樣算下來，外面的黃金十塊加起來，只怕不到三萬兩。」

說話間，元寶又已劈下了四塊金塊，都是外面黃金裏頭鐵，一聽怪叫道：「那還有二十多萬兩在那裏？」

孫鳳翔失笑道：「你問得倒也奇怪，當然在魏初那裏了。」

掌櫃插口道：「說不定在司馬長安那裏，黃金是由他送上來的。」

元寶勃然大怒，「他吃了老虎膽、獅子心，竟然敢騙老子。」

孫鳳翔接着問道：「他跑到那兒去了？」

「誰知道。」元寶抓着劈下來的金塊，咆哮道：「讓我找到他……」

孫鳳翔截道：「準是上京去。」

「上京去只有一條路，我們抄捷徑，一定可以把他們追回來。」元寶興奮的大笑三聲。

「我們？」孫鳳翔好像有些奇怪。

元寶拍着孫鳳翔的肩膀，「我們是好朋友，你的事還不是老子的事？」

「追到了黃金歸你，皇帝歸我們。」

元寶有些尷尬的道：「你小子是老子肚裏的蛔蟲，偏就清楚老子的心事。」

飛燕失笑起來，元寶以金塊敲着腦袋，喃喃接道：「二十多萬兩黃金——」猛一腳將旁邊的一個酒罈踢開。

那個酒罈一陣亂響滾出老遠，再一下巨響，撞碎在一塊山石上，睡着的山賊全都被驚醒。

元寶接着揮手大吼：「兒郎們，都給我起來！」

這一吼有如青天陡裂，疾走雷霆，一衆的醉意睡意也全都給吼醒了。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8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司馬長安擄走皇帝，釘死皇后，那飛虹等人追上七重天時，已經晚了一步。元寶這才發現黃金是假的。

長夜逝去，在天亮之前，司馬長安等已將皇帝送到江邊，隨即伐木爲排，再由善泳的死士曳着繩子先泅往對岸，將繩子的另一端繫在對岸的樹幹上。

木排隨即給推進水裏，前後都有繩子牽着，木排上的死士手攀橫架在江面上那條繩子，催動木排蕩向對岸，兩岸又有死士將木排牽着，江水雖然急湍，木排仍然不大困難的蕩到對岸去。

司馬長安很小心，先着一半死士乘木排到對岸，作好了種種防備，才將皇帝推上木排，親率七個武功高強的死士一起護送渡江。

七個死士兩個攀着繩子，推動木排，其餘四個分據木排四角，司馬長安與另一個左右守着皇帝。

江水奔流，木排雖然前後都有繩子牽着，仍然動盪不穩，皇帝幾曾嘗過這般凶險。早已嚇得伏倒在木排上，不住的發抖。

木排緩緩往前移動，終於來到了江心，正當此際，「通」的一下異響，一個老道士曳着一條水柱從旁邊不遠的江水裏衝破江面，冲天冒起來。

司馬長安目光及處，脫口一聲：「青城無極！」

語聲未落，無極劍已出鞘，凌空疾擊而下，司馬長安軟鞭在手，一摺再摺變成五尺長短，迎向來劍，兩個死士同時迎前，刀矛並展。

劍未到，劍氣已迫人眉睫，司馬長安三人齊皆一陣心寒，兵器一接實，只覺一股內力排山倒海也似湧來，一個死士脫口一聲驚呼，長矛竟然被硬硬震斷，人亦被震飛，墜進江水裏，另一個死士亦連人帶刀被震飛了出去。

司馬長安仍立在那裏，只是倒退了一步，無極剎那落在木排上，在腳步踏實之前，已又刺出了三劍，第一

澤民 戊午年夏

第二劍將司馬長安又迫退了兩步，第三劍迫住了鞭勢，木排不住動盪，無極却一些也不受影響，脚步踏實，刹那間連攻出了十七劍，最後一劍，迫得司馬長安退無可退，身形倒縱，雖然沒有墮進水裏，却已被迫上了橫架在江面上那條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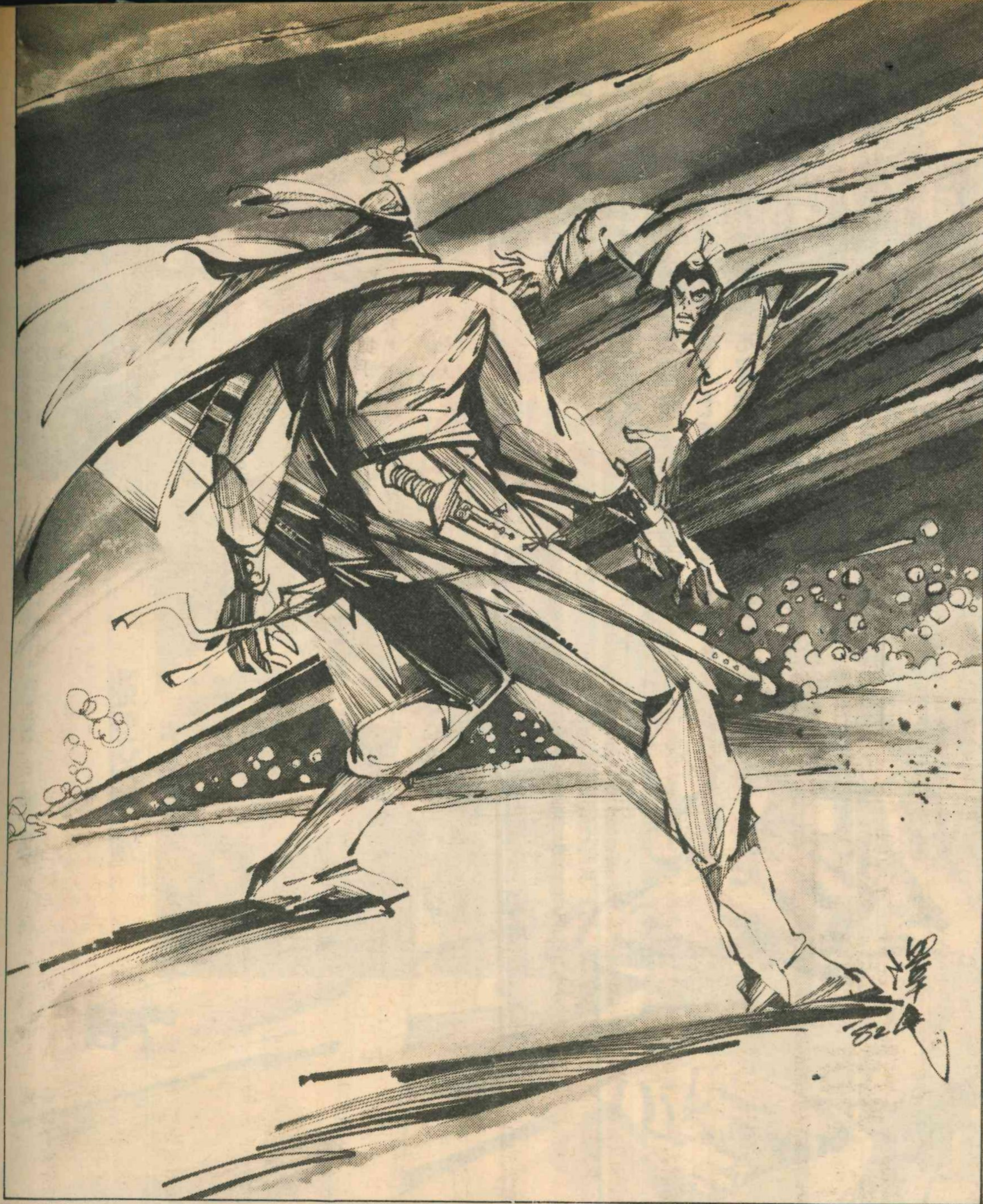
無極左手一探，已然將皇帝抓起來，旁邊一個死士揮刀斬至，還未斬下，無極雙脚已一沈，霹靂一聲，那木排竟被他硬硬以內力震斷，那個死士亦被震得飛起墜入江中，其餘四個也不例外。半截木排奔流而下，無極立足那半截却箭也似地裂開一條白浪，往對岸疾射過去。

司馬長安心中大急，脚踏繩子，追向對岸，無極冷然回首，突然「刷」地一劍將繩子削斷。

司馬長安雙脚驟失支持，驚怒之中，身形往江面墮落，水花四濺，好在他水性不錯，隨即從水裏冒出來，忙自往對岸泅去。

無極踏着的木排這時候已然衝上了對岸，木排碎裂，對他一些影響也沒有，挾着皇帝，騰身半空，百數十個死士疾擁上前，但看見皇帝在無極臂彎中，扣在手中的暗器便發不了出去。

無極身形落下，已在三丈之外，劍隨身落，一個死士首當其衝，刀被劈為兩截，人被劈成兩半，鮮血狂噴！


司馬長安墮落江中，水花四濺，好在他的水性不錯，隨即從水裡冒出來，忙往對岸泅去。

三支長矛接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刺來，齊刺向無極三處要害，無極回劍一掃，長矛斷了兩支，另一支亦被震開，無極引劍前衝，當者披靡。

司馬長安看在眼內，又急又怒，奮力前游，也就在此際，那邊岸上一陣人聲嘈雜，他不由回頭望去，只見來路上，元寶領着一羣山賊殺奔前來。

羣賊差不多都是魁梧壯漢，用的兵器也都是狼牙棒、開山斧、鬼頭刀之類的重兵器，元寶用的那條鐵棒更是粗重，却只是一隻手提着。

他手提鐵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有如虎入羊羣，那些武士根本近不了他的身。

他們眼見無極將皇帝刼走，司馬長安被迫墜江，已自一亂，更不防元寶突然率衆衝殺過來，那能不陣脚大亂。

那飛虹、孫鳳翔、飛燕亦隨着到來，目光却都集中在對岸的無極身上。

「那個老道士——」孫鳳翔不由失聲驚歎，他到底還沒有忘記昨天曾經向無極出言無狀之事，當時無極若出手，他實在難以想像有什麼結果。

那飛虹却沉吟道：「他是救皇帝來的，不可能是盛北川的人。」

飛燕道：「是魏初請來的了。」

那飛虹心頭一動，脫口道：「莫非是青城無極？」

孫鳳翔立即搖頭。「那個牛鼻子一向自命清高，那會替官府中人做事？」

「以我所知，魏初的兒子是他的徒弟。」

「可是他執掌青城之後便絕足江湖。」孫鳳翔一再搖頭。「魏初那種人，又怎能請得動他？」

「那他根本就不會收魏初的兒子做徒弟。」那飛虹淡然一笑。

孫鳳翔為之一怔，說話間，無極那邊已突圍而出，飛鶴也似縱上了一株高樹，從樹梢上飛掠而去，輕功之高，就是那飛虹、飛燕也自愧不如。

司馬長安看在眼內，若不是浸身水中，只怕已被怒火燒掉，再看那邊的情形，衆死士正被元寶等人追得連連後退，更令他震驚的就是立在不遠處的那飛虹，他知道若非在水裏，那飛虹只怕已向他衝來，却不知道那飛虹跟元寶是什麼關係，只知道眼前的形勢，對他們實在大大不利，當機立斷，暴喝道：「退！」

與之同時，那飛虹亦出手了，身形一動，射向不遠處的兩個死士。那兩個死士正在擊殺一個山賊，一眼瞥見那飛虹掠來，一聲小心，齊齊暴退，對他們來說，那飛虹非獨不陌生，而且印象深刻，三年下來，那飛虹襲擊了司馬長安三次，雖然都是只殺了替身，三次中死的死士可也不少，那種迅速狠辣的出手，想來仍猶有餘悸。

他們雖然不怕死，可是那飛虹的表現，却是令他們不由自主恐懼起來，司馬長安對那飛虹尚且避忌三分，他們當然更加避忌了，這些人固然是殺手，但那飛虹却是殺手中的殺手。

他是突然發現那個山賊情形危險，飛身搶救，雖然慢了一步，身形並沒有停，繼續撲向那兩個死士，迅速追上。

那兩個死士已退進水裏，左右一分，兩支長矛當先擲向那飛虹，兩道銀虹隨即從那飛虹袖中射出，震飛來矛，身子接一翻，凌空向一個死士襲下，那個死士立即從水裏拔起，單刀迎向襲來銀虹，另一個死士同時拔起，向那飛虹後背襲至，那飛虹身形變化竟未盡，盤旋反襲由後面襲來的死士，其快無比。

銀刀一閃，那個死士握刀右手齊腕而斷，斷手竟握着刀飛進了同伴的咽喉，那飛虹左手銀虹隨亦將他的咽喉劃開。

孫鳳翔飛燕那邊亦一齊出手，飛燕兩枝銀梭曳着銀線，近當作雙鋒筆，遠却變成了鍊子鏢，眨眼間擊倒了四個死士，孫鳳翔沒有動兵器，雙手身形之靈活匪夷所思，幾個照面已奪來了幾樣兵器，隨奪隨送回，却是送進了對手的要害。

那些死士本已處於劣勢，再加上那飛虹三人，更不是對手，司馬長安雖然叫退，到他們退進水裏，已經有接近半數的人倒下。

羣賊沒有追下去，也不知是否全都是旱鴨子，水性不好，但仍然捧起岸旁的石塊，沒頭沒腦的擲去，又擲殺了十多個。

司馬長安已上了岸，遠遠看見，咬牙切齒，又無可奈何。

元寶這時候手中正抓着一個死士，拿棒往那個死士胸膛連撞了兩下才喝問：「你們敢欺騙老子，還有的黃金在那裏？」

那個死士口吐鮮血，神智仍然有些清醒，脫口道：「只是那些了。」

元寶也沒有再問，大吼一聲，將那個死士拋進水裏，方要找另一個死士問清楚。旁邊飛燕已走了過來，道：

「想來那是魏初的詭計了。」

「魏初？他怎會拿不出三十萬兩黃金？」元寶懷疑。

那飛虹旁邊接道：「能够省一點他當然不會反對的。他將黃金弄成那麼大塊就是要你們一時間不能够算出來。」

元寶盯着那飛虹，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一旁掌櫃插口道：「那公子說得有道理，小弟也算了半天才算清楚，若說是弄成那麼大塊才方便搬運，可是騙人。」

「他娘的，姓魏的不要活了。」元寶咆哮。

那飛虹道：「有一利也有一弊，若不是那些黃金那麼難弄上七重天，我們根本追之不及，無極只怕亦一樣來不及在這裏截擊他們。」

孫鳳翔插口問道：「那我們現在該怎樣？」

那飛虹稍作沈吟：「先去看看盛北川，問問他這件事是否要繼續下去。」

孫鳳翔摸摸鼻子，飛燕接着問道：「不是說，盛北川、魏初走在一起？」

「魏初若是眞的願意跟盛北川攜手並肩合作，又怎會瞞着盛北川，將黃金送上七重天？」

「看來盛北川仍然不知情，去找他談談也是好的。」

孫鳳翔轉問元寶：「你意思怎樣？」

元寶摸着肚子失笑道：「我們作賊的看見做官的逃都還惟恐不及，要去你們去。」

孫鳳翔道：「這件事未了，說不定我隨時都會找你幫一把。」

「我們沒有說過不進城，賺了那麼多，也該找個地方好好花花了。」元寶大笑着卸下以布條縛着的幾塊黃金。

羣賊哄然齊應，一個個滿面笑容，笑得合不攏嘴。

司馬長安當然笑不出來，帶着一羣死士，走進一個竹林中，一個個垂頭喪氣，事情成功了大半，却在節骨眼上殺出了一個無極將皇帝奪去，還死了那麼多人，可以說是他們自成立以來所受最重的一次打擊。

竹林中霧氣瀰漫，放目望去，青青綠綠的一片也不知有多深多遠。

前行數丈，一下怪異的吟哦聲突然傳來，司馬長安如驚弓之鳥，入耳驚心，霍地側首，循聲望去。

霧開處，一頂轎子出現在左側竹叢中，轎子兩旁，侍候着四隊太監，司馬長安一見喜形於色，一揮手，率衆往那邊走去。

那些太監面無表情，看着衆人走來，一動不動。

司馬長安走到轎子前，欠身道：「公公也來了。」

轎子內一聲輕咳，兩個小太監將簾子掀開，坐在裏頭的正是翁天義，笑應一聲：「來了。」

「公公——」司馬長安欲言又止。

翁天義揮手截道：「不用說，所有事我都清楚。」

司馬長安道：「我們正要走一趟長興侯府。」

「怎麼你變得這樣衝動？」翁天義搖頭。

「那公公的意思是：……」

「魏初、盛北川口和心不和，何不成全他們，我們也好坐收漁人之利？」

司馬長安嘟喃道：「只是皇帝已落在魏初手上，以盛北川的為人……」

「你還是不明白。」翁天義又搖頭。

司馬長安腦海靈光突然一閃，脫口道：「原來如此。」

他早就知道這個太監城府甚深，老謀深算，但面子問題，一直都很少向翁天義請教，現在翁天義輕描淡寫幾句話，便令他為之茅塞頓開，那能不心服。

翁天義笑道：「你也是一個聰明人。」

「那及得上公公。」司馬長安倒是由衷之言。翁天義又笑笑，笑得很冷酷，刹那間，天地間竟彷彿有如隆冬之中，一片森寒。

× × ×

夜未深。

長興侯府燈火通明，禁衞森嚴，尤其是內堂附近，光亮得有如白晝。

手執長刀大矛的侍衞不時來回巡邏，魏初的兒子魏金鵬與兩個師兄更親率一隊侍衞守在內堂外。

皇帝也就在堂中，幾番刼難，氣燄已經大減，木然坐在椅上，就像個呆子。

燈光動處，魏初帶着一臉笑容走進來，只是一個人，隨即在皇帝面前跪倒，恭恭敬敬的口呼：「臣長興侯魏初叩見皇上，萬歲萬萬歲。」

皇帝歎了一口氣，揮手：「起來——」

魏初一面爬起身來，一面道：「臣救駕來遲，罪該萬死。」

「算了。」皇帝又歎了一口氣。

「謝皇上。」

「怎麼只有你一個人？」皇帝憂形於色。

「各侯俱都不滿燕王所為，只是無人能作主。」魏初誠惶誠恐。

皇帝眼中露出了無限希望，仍然道：「當眞？」

「臣不敢欺騙皇上。」

「好，你快去替朕擬好詔書，宣召各侯前來見朕，看如何討伐逆賊！」

「遵旨——」魏初笑容更盛。

× × ×

「定遠侯接旨——」

魏初當然沒有忘記盛北川，派出的十七個所謂欽差大臣最先到達的也就是前往定遠侯府的那一個。

盛北川這時候已經得到那飛虹的回報，知道了事情的經過，在跪下接旨的刹那，心情總不免有些異樣。

欽差打開聖旨誦道：「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逆賊朱棣，欺君罔上，禍國殃民，罪不容誅，今召定遠侯盛北川速赴長興侯府，共商討伐之策，欽此——」

盛北川三呼萬歲，接過聖旨供在香案之上，然後緩緩站起身子，問：「皇上安好？」

「安好——」

「勞請回報皇上，本侯稍為打點，立即動身。」

× × ×

送走了欽差，盛北川才轉過身，那飛虹、孫鳳翔、飛燕、郝安已然從堂後轉出來。

郝安上前急問：「侯爺眞的要去？」

盛北川淡然一笑：「皇上有旨，焉能不去。」

郝安道：「只怕魏初不懷好意。」

盛北川搖頭：「這還不是殺我的時候。」

孫鳳翔插口說：「那個人如此狡猾，與之合作，何異與虎同眠？」

盛北川又搖頭：「兵不厭詐，他們所以如此，亦不過為了將皇上救出來。」

孫鳳翔道：「你一定要去，我可也沒有辦法。」

飛燕即時道：「那大哥，倒不如我們也走一趟。」

那飛虹點頭，盛北川道：「有郝安在我身旁，已經可以了。」

那飛虹還未答話，郝安已然道：「那兄放心，魏初這個時候殺人無疑叫其他人不要跟他合作。」

孫鳳翔笑笑：「也好，那你們若是給抓起來，最低限度還不致絕望，大可以放心等我們去救你們出來。」

郝安不以為意，道：「多謝孫兄……」

孫鳳翔却道：「我只是佩服侯爺的胸襟。」

郝安亦只是一笑，盛北川接對那飛虹道：「事情到這個地步……」

那飛虹道：「我們救人失敗，酬勞當然不用說了。」

盛北川搖頭，「皇上下了七重天，又脫出了司馬長安的掌握，事情便已告一個段落，酬勞當然要照付……」

那飛虹道：「我們江湖人也有江湖人的原則。」

盛北川道：「那公子的意思……」

那飛虹道：「該收錢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收。」

「那公子如此爽快，本侯也就不多說了，只是到了該付錢的時候，那公子莫忘了跟本侯說清楚。」

「別的事我也許會忘記，這種事却是萬萬不會的。」

那飛虹打了一個哈哈。

盛北川隨即吩咐郝安。「準備轎子。」

× × ×

出了定遠侯府，那個欽差亦鬆了一口氣，跳上坐騎，往來路奔回去。

他是魏初的心腹，魏初與盛北川的事，他多少也知道一些，盛北川答應得這樣爽快，連他也覺得意外，事實上，在離開長興侯府之時，魏初曾經千叮萬囑，還授以錦囊妙計，以備必要時如何遊說盛北川，現在却完全不用。

——盛北川難道眞的如此忠君愛國。

欽差實在有些懷疑，魏初一向甚少信任別人，他這個心腹當然也不例外。

可是他又不能再做什麼，只有飛騎回去覆命。

× × ×

馬快如飛，奔上長堤，急風一吹，欽差不由精神一振河堤中停着一騎，馬上騎士已下鞍，一身黑衣，面如寒霜，負手站在河堤中，面對飛騎奔來的欽差，正是司馬無情司馬長安！

欽差本來沒有在意，待到發現不禁心頭一凜，一個念頭還未轉過，雙方已非常接近。

「滾開——」欽差長鞭一揮，沒頭沒腦抽下。

司馬長安的身子已經拔起來，鞭從他脚下掃過，他的身形却即時風車一轉，一柄劍同時出鞘，在欽差仰首上望的刹那，砍進了欽差的咽喉，只一劍，便將那個欽差的頭顱斬下來。

無頭的屍身沒有倒下，伏在鞍上繼續奔前，司馬長安凌空落下，左手一把正好將那顆頭顱抓住。

鮮血飛灑。

× × ×

欽差無頭的屍身回到長興侯府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侍衞將屍體放在魏初父子面前，不敢再說話，也不敢看魏初的臉龐，低着頭，急急退下去。

魏金鵬匆匆趕來，一看魏初的臉色，亦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魏初臉色鐵青却不發一言，魏金鵬顯得頗為激動，握拳道：「爹，我早就說，盛北川一定會報復。」

魏初喃喃自語地道：「盛北川不是這種人。」

「事實放在目前，欽差他也殺了。」

「是不是他殺的，有待證實。」

魏初顯得非常冷靜，轉而吩咐：「你去找兩個得力的心腹，換過衣衫，立即趕到盛北川附近小心監視。」

魏金鵬一聲：「是——」忙退下。

魏初目光又落在屍體上。

斷頸的血早已流乾，魏初呆看了一會，搖頭：「應該將頭也送回來的。」

下期待續

婦女化粧造型的重要性



華視晨間今天美容專欄主持

舞台是星起星落衆人目焦點的所在，然而人生的舞台或許不那麼耀眼卻深印民心，特別是女性，一連串的成長過程婉如一只蘋果在每一個成長期都散發出不同的色澤與芬芳，如最早的少女期有如青澀的小蘋果，初婚期似青上帶紅很有韻味，而後少婦期，中年期以致老年期卻又似蘋果自艷紅—正紅到紫紅一般。

五種不同的階段，身份，心理當然也就全然不同，聰明的女性絕不會將自我限定在某一種模式中，令人生畏，女性的魅力在於刻意的修飾卻不經意的表達，那股新鮮勁如飲美酒欲罷不能，當然若是強將中年婦女粧扮成少女，或是老年期化個少婦期的粧扮也不適合，化粧造型專家林雁表示：當妳在粧扮自己時可以將現階段的粧扮往前期推進半步，也就是說年輕個五歲左右較能敢發出誘人的韻味。以下是林雁為各階段女性所作眼部的重點提示，以期創造出女性應有的風格：

少女期—宜採用粉紅色系列。

初婚期—宜採用富羅漫蒂克的紫色系列

少婦期—宜採用明朗的綠色系列。

中年期—宜採用穩重的咖啡色系列。

老年期—宜採用較獨特的藍灰色系列。

基本的眼部色系底定之後仍須視個人的膚色、服裝、場合作適度的修改，至於粉底方面若是有一臉好皮膚可以省掉很多麻煩，這也就是何以一再強調皮膚保養的重要性，好的膚質不僅看起來精神抖擻，年青俏麗，同時在粧扮上也省去了打底的煩惱，若是膚質略差粉底是少不了的外加蜜粉定粧效果也相當不錯。

口紅的選擇應視唇型，唇的厚度而定，嘴唇較薄者可選用耀眼的大紅色，桃紅，嘴唇較厚者可選用比較不起眼的磚紅、紫紅、暗紅作掩飾，至於腮紅部份就簡單多了只要輕輕抹上兩筆使皮膚看起來紅嫩有光澤就達到了化粧的目的，太寬、太紅的腮紅是既不好看又帶風塵輕浮之氣，除非是上螢幕才有這種整面紅的塗抹修正臉型法，一些長有黑斑的女性誤以為將腮紅打深一層可以掩蓋住惱人的黑斑，事實正好相反腮紅用多了它的沉澱色素反倒易起黑斑。

化粧造型專家林雁積多年來從事皮膚保養所得，深感國內的婦女多半對化粧的概念很不健全，有的甚至於以高價購買全套名牌化粧品卻不知正確的使用方法，或者是只學了個皮毛跟着老師一樣畫葫蘆，為此林雁於美膚中心之外又設姊妹店—化粧造型中心，專門個別輔導女性以最簡單，最自然的技巧粧扮出具有風格又不超齡的亮麗化粧術。

保證一週內點通妳應有的化粧概念，技巧色顏及用品，在林雁化粧造型中心還備有世界名牌化粧品如迪奧YSL·COTY……等，每種都直接由原廠供應，開幕二週內價格特惠優待！

黑斑產生的原因及消除法

△在一張潔白的畫布上不經意地沾染幾滴黑點，正如同一張光潔的臉蛋上霍然發現幾粒黑斑令人有不完美的缺失感，若是不幸那張臉蛋正屬於妳，要先找出黑斑的起因，並避免直接接觸強烈的紫外線再給予適當的治療。

一般說來黑斑的發生原因還眞不少，對症下藥是條捷徑，若說其起因在於身體本身的不適，最好先去就醫檢查一下看看是否體內有患疾，遇這種狀況只靠外在的塗抹效果並不顯著，但內外相互配合則有立竿見影之效，皮膚科醫師建議服食維他命C多吃水果是可以幫助消退黑斑的，倘若黑斑的起因源由在化粧品的香料，色素因長期使用沉澱在肌膚上，最好的方法是暫時停止使用有濃郁香味及具染色作用的化粧品，若是因化粧品使用不當例如將口紅當胭脂抹，香水曬在肌膚上經日光照晒之後都會產生黑斑。

為了即早消除已生的黑斑，美膚專家林雁推薦一套可以在家自行處理的方法，她說：正常皮膚呈弱酸性，而長有黑斑的部份因油分，水分的缺失則呈鹼性，這表示那個地帶的皮膚正在日漸老化，給予充足的營養及適當的保養是十分有效的褪退方法，致於所用的保養品也因個人厲害程度的不同分強、中、弱三種。

保養處理過程是每日採用具有營養成份的水質塗面劑作一個小時的清潔、滋潤、漂白，收縮毛孔等的敷面，時間到以冷水洗淨，擦上退黑色素化粧水，此時就得請專家檢視，如長有陳年黑斑或雲集的老人斑，就應該選用呈淡綠色的強性退黑色素化粧水，局部擦，中性退黑色素化粧水適用於新生黑斑者或因使用不良化粧品所引發的黑斑，兼具退色保養及防止黑斑再生效果，購買時請注意玻璃瓶原裝及其顏色。而弱性退黑色素化粧水通常用在臉部長有青春痘或皮膚黃黑色素過重者，或因曝曬而來的短暫性黑斑效果絕佳是當前保養品中之極品。

事實上站在遺傳的觀點來分析，皮膚的色澤質地都與遺傳有着絕對的關連，遺傳因子中黑色素的多或少就能直接表露在肌膚的表皮，而且是終生不變的，除非是受到太陽光中紫外線的照射黑色素因而增加，若是以保養品褪退或避免繼續接觸紫外線，體內黑色素的數量自然降在原標準。

林雁表示：黑斑的起因實在很多，以大前題來區分內外兩種起因雖然不同，但是即早發現再加以正確的保養是可以去除的：光潔、嫩滑、細膩的肌膚永不過時，也是最誘人的，擁有這層美麗的外衣不要因為年輕、貌美而疏忽了，持之以恆的保養是令她更美麗更亮的方式。

飛虹無敵 9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魏初遣青城無極從司馬長安手中救出了皇帝，然而皇帝派欽差去召見盛北川後卻被司馬長安殺成一具無頭屍。

欽差的頭顱這時候正浸在一個木桶中。

木桶滿載清水，散發着一種奇怪的藥香，已經換了五次，所有的血都已浸洗乾淨。

翁天義終於點頭，兩個小太監忙將頭顱捧起來，放在桌上一個玉盤上。

翁天義隨即伸手。「刀——」

另一個小太監忙將一個錦盒送上打開，錦盒內鮮紅的墊子上，一排放着七柄長短厚薄不同的小刀。

翁天義拈起了左數第二柄，一刀往欽差頭顱的鬢邊劃下。

刀極鋒利，過處臉皮翻開，裏面的肌肉有如死魚肉也似，一絲血也沒有，而且迅速與臉皮分離。

翁天義下刀快而準，動作純熟，沒多久已將那個欽差整張面皮剝下來。

司馬長安一旁看着，面上雖無任何反應，亦不免有些心寒。

× × ×

盛北川終於動身，上下所有人集合換過光鮮的衣服，郝安的手下亦換過裝束，混在隨行侍衛中，一行人護着盛北川的轎子，浩浩蕩蕩離開鎮遠侯府。

郝安那匹馬走在最前，神采飛揚。

隊伍從長街上走過，那飛虹、孫鳳翔、飛燕在酒家上居高臨下，看得清楚，孫鳳翔打了一個哈哈，道：「姓郝的一生人最威風的怕就是這次了。」

飛燕搖頭道：「大哥就是喜歡說這種不吉利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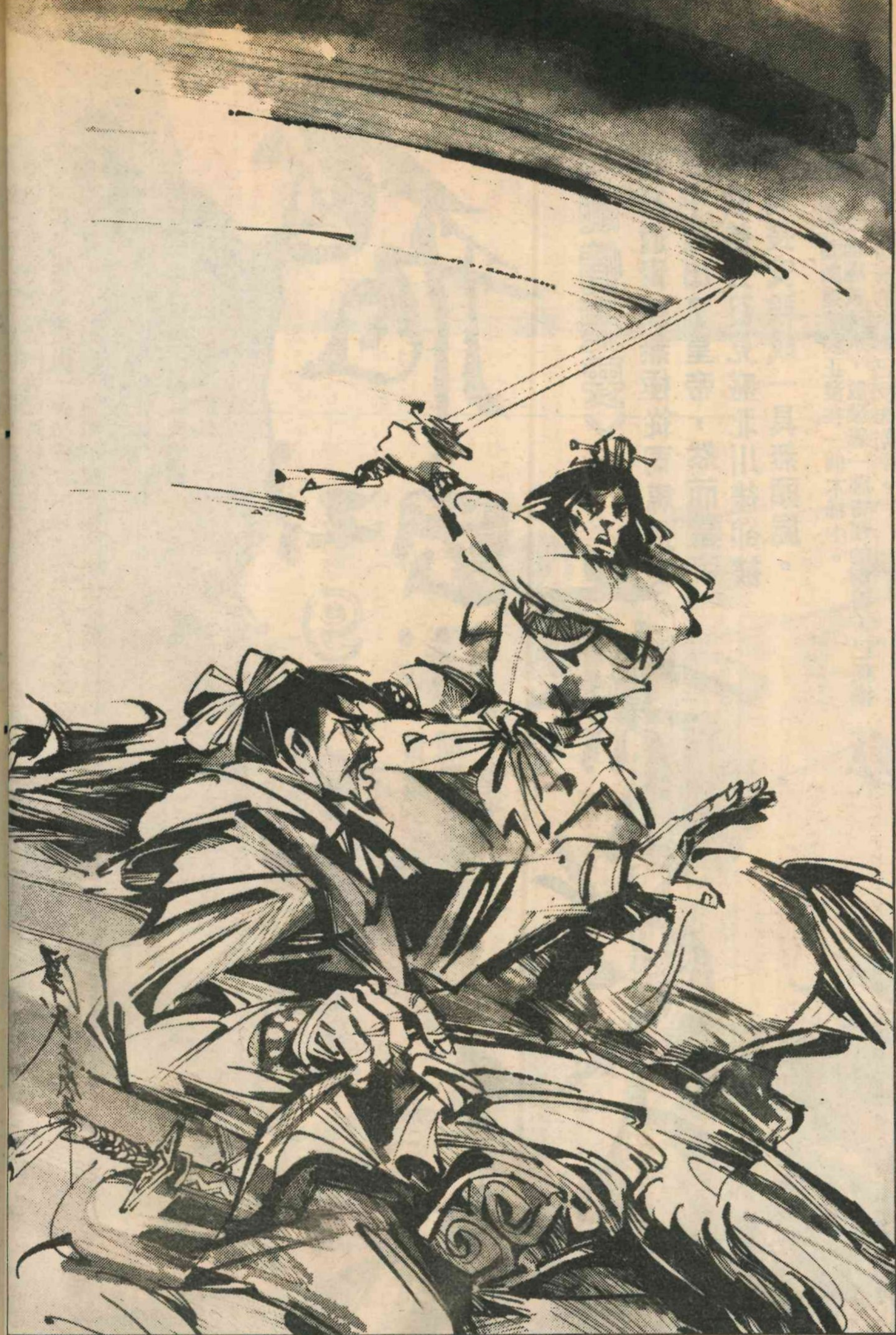
孫鳳翔瞪了飛燕一眼。「妳想到那裏去了？」

飛燕道：「那不是說郝大哥沒有更威風的日子了？」

孫鳳翔一怔，喃喃道：「女孩子就是多心，我可一些也沒有那個意思。」

飛燕一皺鼻子：「看你這麼認眞……」

孫鳳翔鼻哼一聲，目光一落，道：「其實姓郝的終日



郝安再也忍不住，冷笑插口：「不出所料，魏初一開始便已不懷好意。」

在刀鋒上打滾，能够活到現在已經是奇蹟。」

飛燕道：「又來了。」

「我說的可是事實。」孫鳳翔轉問：「姓那的，你說是不是？」

那飛虹沒有作聲，一陣不祥的感覺突然襲上心頭，飛燕即時問：「那大哥，你在想什麼？」

「盛北川這一次到長興侯府，會不會冒險一些？」那飛虹雙眉輕鎖。

孫鳳翔道：「盛北川是一個聰明人，若是危險，他根本就不會去。」

那飛虹道：「其實他所以去，還不是爲了一個所謂『忠』字，若換作我輩江湖人，才不管這許多。」

孫鳳翔冷笑：「你難道不是江湖人，怎麼又管了。」

那飛虹淡然一笑，沒有說什麼，飛燕接道：「其實盛北川不去，那個皇帝眞還拿他沒有辦法。」

孫鳳翔笑道：「當然了，落難皇帝，難道還能將他抄家滅族？」

那飛虹笑道：「但他若是不去，我們却只怕反而會大感失望。」

孫鳳翔大笑。

× × ×

過了長提，是一片樹林，道路從林中穿過，看來就像是沒有盡頭的一樣。

郝安一向謹愼，揮手令隊伍停下，當先一騎奔進去。林中寂靜，郝安奔前十多二十丈，四顧並無發現，傾耳細聽，亦是一樣，才揚手示意着隊伍前進。

郝安隨又催騎往前行，轉了一個彎，前行十數丈，郝安仍然一些發現也沒有，往前望，樹林的出口已經不遠，一顆心才放下來，那知道就在這時候，四丈外突然凌空落下了兩個人。

那是兩個青年，侍衛裝束，一看就知道是長興侯府的人。

郝安一怔，勒住坐騎，後面的隊伍仍然繼續往前行，郝安急喝一聲：「停——」

一個人同時從左面林子走出來，正是送聖旨到鎭遠侯府的那個欽差。

郝安又是一怔，他當然還不會這麼快忘記這個人。

那個欽差在兩個青年之間停下，目光炯炯，向這邊望來。

盛北川即時掀開簾子道：「什麼事？」

郝安道：「那位欽差大人與兩個長興侯府的人，擋住了去路。」

盛北川目光一遠，輕哦一聲，從轎子走出來，望着那個欽差。

「侯爺，我們在此恭候多時了。」欽差上前一步，語聲森冷。

盛北川詫異地問：「不敢勞駕，但未知道有何吩咐？」

那欽差道：「各侯齊集，少了侯爺一個不爲少，但若有侯爺在，那我家侯爺只怕便無立足之地了。」

盛北川淡然問道：「這是長興侯爺的話？」

欽差道：「小人是什麼身份，又焉敢自作主張？」

盛北川正色道：「這不是爭權奪利的時候，本侯也絕無爭權之意。」

欽差冷然應道：「這要侯爺你自己才知道了。」

盛北川仰天一笑：「本侯此心可對天地。」

欽差道：「可惜這些話侯爺對我說也無用。」

盛北川道：「那請回報長興侯爺，大事爲重，不必猜疑。」

欽差道：「我家侯爺有話交代下來，不見侯爺首級，不能安心。」

郝安再也忍不住，冷笑插口：「不出所料，魏初一開始便已不懷好意。」

欽差斷然揮手，一聲：「殺！」拔刀出鞘！

樹林兩旁應聲塵土飛揚，赫然是都挖了一條土坑，以蓆子蓋着，再鋪上砂土。

兩隊侍衛也就埋伏在土坑中，這下聽得吩咐，主帥將蓆子推飛，現身出來。

長刀紛紛出鞘，兩隊多二百多個侍衛一齊衝殺前來，勢如狼虎。

郝安面色大變，嘶聲道：「保護侯爺離開！」

現在那些侍衛中他的手下立即向盛北川靠攏，一面請盛北川上轎，一面呼喝轎夫回頭走。

八個轎夫慌忙抬起轎子，長興侯府的侍衛已然衝向前來，與盛北川的侍衛展開惡戰。

郝安的手下不管那許多，四面保護着轎子，直往前闖。

那不過短短片刻，長興侯府的侍衛已然四面八方包圍住了盛北川一夥，盛北川的侍衛完全抵擋不住他們的衝殺，一個個被斬殺！

欽差即時大喝一聲：「全力撲殺盛北川！」緊接着揮刀衝向郝安，在他身旁的兩個年輕侍衛亦拔劍衝前。

郝安沒有理會他們，勒轉馬頭，回向轎子奔去。

馬快如飛，片刻間奔至，七、八個長興侯府的侍衛立即向他奔來。

郝安馬奔不停，大喝揮劍，馬過劍過，刷的將當前的一個侍衛斬殺劍下，反身再揮劍，另一個撲近來的侍衛亦被他一劍將頭顱斬下來。

馬繼續前奔，郝安左一劍、右一劍，擋者披靡，欽差與那兩個青年侍衛亦快步如飛，却趕不及馬快。

郝安連斬七人，身上亦傷了數處，都是輕傷，他也沒有理會，繼續衝向轎子，還沒有衝近，轎子已然給截停，保護在轎子四周的郝安手下已有前面的兩個被砍倒，後面四個無一倖免，盡被斬殺！

兩個郝安的手下顧不得那許多，忙將盛北川從轎子裏拖出來，盛北川才出轎子，幾柄利刀已然插進轎子裏。

那兩個郝安的手下固然色變，就是盛北川，雖則一向很冷靜，這種情形之下亦不由面色慘變。

刀拔出，轎子便片片碎裂，那些侍衛跟着撲向前去，保護盛北川的兩個郝安的手下奮力抵擋，另外三個忙亦向盛北川奔來，他們還未奔到，那兩個已經被斬殺。

郝安一騎也就在這時候趕到了，攔腰一把將盛北川抱起來，他那三個手下也到了，一個大叫道：「我們押後，頭兒與侯爺先走！」

郝安一咬牙，將盛北川放在鞍上，策騎繼續奔前，十多個侍衛左右上前撲擊，郝安奮力衝殺，爲了保護盛北川，又挨了幾刀，混身鮮血濕透，痛入心脾，他不知道自己傷成怎樣，一個念頭只是保護盛北川離開這地方。

他那柄劍的鋒口已然捲起，但一劍斬下，仍能够將一個對方侍衛的頭斬下，再迫開一個侍衛，終於殺出了一條血路，飛騎往來路狂奔。

十多個侍衛呼叫着急追，到底快不過馬脚，距離越來越遠。

郝安沒有回頭望，緊壓着盛北川策騎拚命往前奔，只恐怕路上還有其他埋伏。

走出了老遠，他仍然隱約聽到呼喝聲，還有慘叫聲，不用望他也知道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那些手下是沒有生存的希望了。

那片刻，他的腦海幾乎已接近空白，那匹馬雖然沒有再被驅策，但方才一陣急催，已給催得快要瘋了，四蹄撒開，只是狂奔。

盛北川那些侍衛、轎夫、隨從這時候已無一倖免，盡皆伏屍地上，郝安的手下也不例外。

長興侯府的侍衛在郝安走後武功都彷彿突然高了很多，四、五個聯手對付一個，郝安那些手下又焉有倖理。

追趕郝安的侍衛隨亦折回來，那個欽差非獨沒有責罵他們，而且只是問：「只是跑了他們兩個人？」

「只是兩個人。」一個侍衛忙應道。

欽差隨即揮手。「清理這地方。」

那些侍衛應聲散開，將己方傷亡的人抬起來走往左面林子，其餘的分別走到對方的屍體旁邊，往屍體的要害再補上幾刀。

這樣做目的當然是確定對方不可能活下來，而他們若眞是魏初的人，也當然無須這樣做，一般的侍衛亦沒有這麼殘忍的手段。

補了那幾刀之後，他們亦往左面林子散去，欽差則是走在最後的一個。

脚步聲由近而遠，終於消失，樹林中回復先前那種寂靜，只有樹濤陣陣，却已沒有先前那種幽美，變成了一個人間地獄。

風吹血腥，中人欲嘔，那些屍體更就是慘不忍睹。

又過了一會，樹濤之外才響起了另一種聲音，兩株大樹上猿猴也似的下了兩個人來，都是作江湖人裝束。

那正是魏初派去監視盛北川的兩個心腹手下。

他們藏於那裏已不知多久，方才雖然不全都看清楚，那些侍衛並不是他們的同伴。

兩人身形着地，一個隨即道：「果然有人暗施陰謀陷害侯爺。」

「不知那是什麼人？」

「也許是燕王的，但不管怎樣，我們都非要立即趕回去通知侯爺不可！」

「不錯，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

語聲未已，一聲冷笑突然傳來，兩人一驚，循聲望去，只見兩丈外一株大樹後，幽靈般閃出了一個人，赫然就是那個欽差。

「你——」一個侍衛倉皇拔刀，另一個後背忙靠好一株大樹的幹上。

欽差什麼時候到來，他們竟然完全不知道，這已經够他們吃驚的了。

「你們還想走？」欽差又一聲冷笑。

「你到底是什麼人？」

欽差沒有回答，反手將面上的一張人皮面具拉下來，不是別人，正是司馬長安。

那兩個侍衛並不認識，一個接着又叫：「回答我們！」

「一般人叫我司馬無情，其實我叫做司馬長安！」語聲是如此陰森。

兩個侍衛一聽「司馬無情」四字，便已有如掉進冰窖之中，全身都顫抖起來。

司馬長安也就在此際欺前，閃電般拔刀，疾刺了出去！

首當其衝的那個侍衛揚刀急擋，「倉」的一聲刀被劈斷，人亦被劈開兩邊，另一個轉身急奔，司馬長安的刀同時脫手飛出。

那個侍衛耳聽風聲，轉身揮刀欲擋，他的動作也不算慢的了，但比起那一刀仍然不如，「奪」地一聲，那把刀直穿胸膛，活生生將他釘在樹幹上。

這一刀力道之威猛，絕不在方才那一刀之下，刀還未穿透，那個侍衛的內臟已然被刀上的內力震碎。

司馬長安這才發出一聲冷笑：「魏初——這條老狐狸到底心亂了，否則也不會將這麼重要的事情交給這樣的兩個娃兒。」

× × ×

健馬衝入了長街，郝安整個身子仍然伏在盛北川身上，衣衫已然被鮮血染成血紅。

盛北川沒有動，思想接近空白，一雙眼睛緊閉，口雖然半開，却是一聲也沒有發出來。

長街的行人紛紛走避，只有孫鳳翔例外，他從鎮遠侯府出來原是要去找元寶一夥喝酒，轉到這裡却遇着郝安盛北川一騎奔至。

那一騎眼看便要撞在他身上，他却及時閃開，同時將轡繩抓住，硬生生將那匹在狂奔的馬勒停。

馬悲嘶，人立而起，孫鳳翔手急眼快，另一手扶住郝安，才沒有翻掀下來。

觸手冰冷，孫鳳翔一驚，口呼：「姓郝的——」一把將郝安從馬背上抓起來。

郝安面色蒼白，生命亦已隨鮮血流盡，孫鳳翔一看，脫口一聲：「死掉了？」抓着的手不覺一鬆，郝安立時從馬背上掉下來。

孫鳳翔忙又將盛北川抓起，一摸還有氣，心一寬，再將盛北川搖撼了幾下，一面呼道：「侯爺，侯爺——」

盛北川緩緩張開眼睛，看清楚是孫鳳翔，再看清楚周圍的環境，神態茫然，突然清醒，脫口問道：「郝安？郝安在什麼地方，怎樣了——」

孫鳳翔伸手往地上一指：「完了。」

盛北川目光一落，滾身躍下來，一個踉蹌，孫鳳翔一把慌忙扶住：「侯爺保重。」

盛北川俯身扶看郝安的屍體，雙手握拳，面露悲憤之色，咬牙切齒的道：「魏初——」

孫鳳翔詫異問道：「姓魏的怎樣了？」

盛北川道：「他派人中途伏擊我們，若非郝安，本侯只怕還回不來。」

「怎會這樣？」孫鳳翔抓着頭：「不是說，你們要連成一氣？」

「別的不知道，他只是要誘本侯出去，攔途截擊。」

盛北川顯得很氣憤。

孫鳳翔皺眉道：「大概他是因爲侯爺深得人心，恐怕有侯爺在他便無立足之地。」

盛北川長嘆一聲：「燕王勢力日大，這樣下去，恐怕……。」

孫鳳翔摸着鼻子，道：「看來皇帝在他手上也不能夠弄出什麼來，倒不如我們將皇帝救出來，由侯爺再行召集各侯一齊舉兵。」

盛北川沉吟了一下，問道：「不知那飛虹他們現在是否還在府中？」

孫鳳翔點頭。「我們先回侯府再說。」盛北川說。

孫鳳翔略爲一怔，隨即一把將郝安的屍體抓起來，擲到馬鞍上。

接近黃昏。

那飛虹孫飛燕並肩走在院子中，菊叢旁，黃菊盛開，孫飛燕人亦瘦得有如黃菊一樣。

那飛虹怔怔的看着孫飛燕，好像到現在才看清楚她，待到飛燕開始察覺之時，不禁嬌靨一紅，問：「你在看什麼？」

「看妳。」那飛虹並沒有隱瞞。

飛燕道：「我臉上又沒有長着花。」

「可是比花還要嬌艷。」

飛燕粉面更紅，低首微嗔道：「什麼時候你竟學得這樣油嘴？」

那飛虹笑道：「我所說的句句都是老實話。」隨着伸手輕托起飛燕的下頷。

飛燕更是無限嬌羞，嘴中却仍然輕叱一聲：「誰讓你這樣大膽放肆。」

那飛虹也不再言語，接着將飛燕擁入懷中。

片刻相偎之後，飛燕忽然問：「說眞的，你覺得我哥哥怎樣？」

「妳哥哥麼，我現在正在竭力爭取他的好感。」

「爲什麼？他又不是女孩子……」

「却是我的未來大舅爺。」

「胡說八道！」飛燕既羞又喜的舉起小拳頭往那飛虹捶去，那飛虹絲毫也沒有閃避，任由她的小拳頭捶打在他的胸上。

捶了幾下，飛燕整個身子亦變得軟綿綿，倒在那飛虹懷中。

孫鳳翔却就在這時候雙手分開花葉，一頭牛也似衝進來，飛燕冷不提防，嚇了一跳，慌忙從那飛虹懷中掙出來，那飛虹也有些尷尬。

孫鳳翔沒有理會，揮手道：「快去——」

飛燕一怔道：「去那兒？」那飛虹却問：「可是出了事？」

孫鳳翔點頭：「魏初在中途設伏，郝安一夥與侯爺的手下都無一倖免。」

那飛虹大驚急問：「那侯爺……」

「郝安拚死將他送了回來。」

「只有他們二人逃得性命？」

「誰說二人？」孫鳳翔搖頭：「郝安重傷之餘，已經完了。」

「好一條漢子，」那飛虹一咬牙：「侯爺是不是要見我們？」

「還有元寶。」

「那個小子現在藏在什麼地方？」

「妓院——」孫鳳翔衝口而出才省起飛燕在旁。

飛燕沒有在意，那飛虹忙推了孫鳳翔一把：「我們先去看侯爺，你快去找元寶。」

孫鳳翔應聲一溜煙也似奔了出去。

× × ×

怡紅院可以說是周圍最大的一間妓院，元寶却將之完全包下來，這時候正與羣賊在堂中玩在一起，羣賊有的在喝酒，有的在與妓女調笑追逐，亂成一片。

元寶更是左擁右抱，左面一個在侍候他吃菜，右面一個在替他倒酒，燈光之下，只見他滿嘴油膩，一臉紅光，眉飛色舞，不時放聲大笑。

鴇婆扭動着身子走了過來，走到元寶的身旁，陰聲細氣的道：「元大爺，元老闆——」

「叫我？」元寶含糊地應。

鴇婆接道：「我們小紅姑娘有請。」

「小紅大紅，什麼紅也好，都請她下來。」

「小紅姑娘請元大爺上去。」

元寶有些不悅的道：「這小紅是什麼東西？」

「是我們這裏最紅的姑娘，也當然是最美的了。」鴇婆不慌不忙地說「她還親自替元大爺燒了幾樣好菜。」

元寶不悅之色立時淡下，色迷迷地道：「好，老子就上去瞧瞧。」隨即親了左右兩個妓女的臉頰一下，將她們推開，順手拿起了放在桌上的一杯酒，一面喝一面大笑着走前去，鴇婆忙在前引路。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10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魏初中途派人圍殺，郝安從血戰中搶救出盛北川，自己却因重傷力竭而亡。

門推開，元寶走了進去，鴇婆連忙替他將門關上。

當門的綉榻上羅帳低垂，元寶杯中酒已盡，空杯左手抛右手，右手抛回左手，把玩着緩步向前走去。

桌上沒有酒菜，元寶却也沒有在意，一雙眼只是盯着那邊綉榻，凄迷的燈光中，隱約看見一個人坐在帳後，元寶走到帳前，停下脚步，一面壓低嗓子貓叫也似的喚一聲：「小紅——」

帳內毫無反應，元寶一面抛着酒杯一面又道：「想不到妳如此害羞，老子倒要看看妳的臉蛋現在是小紅還是大紅。」

說罷他將杯往後一抛，拉開羅帳，坐在綉榻上的赫然是一個白臉男人。

元寶一怔，身形立即倒翻了出去，伏地猛一個滾身，才抬頭望去。那個男人這才扶着旁邊的一個箱子，悠然站起來，笑笑道：「是粉白。」

元寶上下打量着：「你就是小紅？」

「我姓翁。」那個男人幽幽的應着，言談舉止，陰陽怪氣，倒是不太像一個男人。

元寶打了一個寒噤，他並不認識此人就是燕王座下的翁天義，只覺得實在有點娘娘腔，令人毛骨悚然，他抬手往耳窩挖了幾下，才道：「老子這是進錯房間了。」

「你沒有。」翁天義搖頭。

元寶不禁有些氣惱，「那個老賊婆，老子要女人，他却給老子弄來這個不男不女的東西。」

翁天義不怒反笑，伸手一攏鬢邊，「我可比任何女人都可愛。」

元寶一陣噁心的感覺，翁天義接道：「她們要你花錢，我相反，可是要送錢給你。」

元寶不覺伸手掩着屁股，翁天義一笑，打開身旁的箱子，放在箱子內的赫然是一錠錠的金元寶，燈光下耀眼生花，元寶的眼睛却相反瞪得斗大，眨也不一眨。





元寶偶然回頭看見，又好氣又好笑，急忙揮手叫散開。

翁天義接道：「這兒是一萬兩金子。」

「一萬兩？」元寶的眼珠幾乎瞪了出來。

「是訂金，事成之後，再付四萬兩。」

元寶那張臉立時像抹上了一層金光，忙問道：「那是什麼事？我們坐下好好的談談。」

「這件事在你來說，只不過舉手之勞。」

「你要老子幹什麼？殺人放火？」

翁天義搖頭：「只要你在皇帝到手之後，轉交給我。」

「皇帝？」元寶怔了怔。

「就像你將皇帝交給司馬長安一樣。」翁天義將一錠金子拿起來：「不同的是我給你的是一錠錠的金元寶，五萬兩，决不會少上半兩。」手一揮，那錠金元寶拋向元寶。

元寶接下狠狠的咬一下，道：「老子最喜歡的還是這種金元寶。」

翁天義接道：「人送到赤松林便是了。」

「可……可是……」

翁天義笑笑：「你一定有辦法的。」

元寶點頭，心裏却忖道：「大不了必要時老子再將皇帝從這廝手裏搶回來。」

「一切拜託了。」翁天義又笑笑。

元寶反問：「你也是燕王的人？」

翁天義微一頷首，元寶看看手中那錠金元寶，再看看那個箱子，大聲道：「好，我們一言爲定。」

翁天義笑着擺手。「小紅就在隔壁的房間。」

元寶大方的道：「你受用好了。」

翁天義搖頭，元寶怪怪的望着他，突然問：「你難道是個太監？」

「正是。」翁天義並不否認。

「我早就懷疑了。」元寶大樂，又拍桌子又頓腳的，笑得合不攏嘴。

翁天義若無其事，元寶笑了一會，道：「那老子也不跟你客氣了。」隨即走過去，將箱子蓋上，輕喝一聲，將箱子扛了起來。

那麼重的箱子，他却是毫不費力似的，隨便就扛起來，往外走去，翁天義隨亦踱了出去，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

× × ×

堂上的情形更亂了，孫鳳翔走進來，立即被幾個山賊拉着要喝酒。

孫鳳翔推開各人，問清楚元寶所在，轉往樓上走去，那個鴇婆也不知是要阻止還是要招呼，才要迎上去，冷不防給一個山賊擁進懷中。

鴇婆不由叫起來，羣賊却哄堂大笑，又是一陣大亂。

× × ×

小紅的臉蛋就是沒有抹上胭脂，也沒有翁天義那麼白，那個肚兜更紅得像烈火般，她果然不愧是這兒的紅人，所以元寶一進來便沒有出去，這下子送了兩隻金元寶給小紅，就像討債的一樣，追着小紅在房子裏亂跑。

小紅笑得就像隻小母雞，一面笑一面跳，終於還是給元寶按在床上，不住的嬌呼喘氣，元寶看着那起伏的胸脯，體內彷彿也有一團烈火燃燒起來，伸手便要去解那烈火般的紅肚兜，小紅輕呼饒命，眉梢眼角却是風情萬種，元寶一個身子簡直要燒成飛灰，他總算拉下了肚兜那條繩子，隨即大叫一聲，一個虎跳。

正當此際，敲門聲響，一連三下。

每一下給元寶的感覺都像是箭一樣，元寶也就像一隻連中了三箭的老虎也似，氣一洩，趴倒在小紅身上。

敲門聲再起，又是三下，元寶沒好聲氣的應道：「那一個？」

門外傳來孫鳳翔的聲音：「元寶！」

元寶霍地抬起頭來，一把抓着那亂草也似的頭髮，喃喃道：「姓孫的？這小子遲不來，早不來，偏在這節骨眼裏跑來。」

語聲一落，一個觔斗倒翻了出去，小紅一把抓不住，撒嬌地呼道：「元大爺——」

元寶苦着臉道：「別的人老子可以不理，這個小子老子若是再不開門，保管他將門踢開强闖進來。」

說着他轉身將門拉開，孫鳳翔挨在門邊，瞇起一隻眼，探頭往內裏看一眼，道：「看來我來得還是時候。」

元寶側着腦袋，狠狠的盯着孫鳳翔：「你來幹什麼？」

「盛北川要跟你聚聚。」

「關於皇帝的事？」

「你這個笨小子越來越聰明了。」

元寶抓了抓亂髮，這時又想起了那五萬兩黃金，眼瞳一亮：「現在就去？」

孫鳳翔反問：「你還有什麼未了的事？」

「本來還有一件，現在沒有了。」元寶退回桌旁，扛起了放在桌上那箱金元寶。

小紅仍然在床上，以肚兜掩着胸脯，看見元寶要走，忙呼道：「元大爺——」

元寶歎氣道：「妳最好不要叫了，否則元大爺說不定要收回那兩個金元寶。」

小紅立即閉上嘴巴，元寶扛着那個箱子，大踏步往外走，孫鳳翔看了看，詫異道：「箱子裏的是什麼東西？」

「金元寶，你若是要花儘管拿去花。」

孫鳳翔只是問：「在那兒弄來的？」

元寶大笑：「那兒還不是一樣？」腳步不停。

孫鳳翔沒有再問下去，轉說道：「盛北川這個人眞還不錯，他也許不能給你太多錢。」

元寶笑道：「有你這小子跟姓那的，老子又還能拿他多少？總之，你小子的事就是老子的，盛北川拿得出多少，老子就收他多少好了。」

「好！」孫鳳翔不由伸手往元寶的肩頭一拍：「夠義氣，夠朋友！」

元寶扛着那麼重的一箱金元寶，給孫鳳翔那麼一拍，一個踉蹌，險些仆倒在地上，孫鳳翔急時一把扶住。

「你小子却就不怎樣夠朋友了。」元寶歎了一口氣，回頭望一眼。

孫鳳翔把手一揮：「這種女人事了之後只要你找到來，還不是一樣投懷送抱？」

「說的也是。」元寶展開笑臉：「只要老子還有錢，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去賺錢。」

江湖上傳說他貪財好色，色他固然好，其實貪財才是他眞正的弱點。

孫鳳翔深知他貪財的性格，却聽不出他話中另有話。

× × ×

元寶、孫鳳翔進入定遠侯府內堂的時候，盛北川的精神已完全回復鎭定。

那飛虹、飛燕早就到了，盛北川仍等到他們到來，才將目前的形勢扼要的說了一遍，元寶完全不感興趣，自顧拿金元寶在案上堆寶塔。

盛北川最後補充道：「燕王勢力日大，這一次失敗，以後便沒有機會的了，以魏初的心胸狹窄，各侯只怕沒有幾個會心服，也就是說，一開始便注定失敗的了，所以，我們必須將皇上從他手中搶回來。」

那飛虹點頭道：「以侯爺的聲望，一定會比魏初幹得好，既然只有這一個機會，交由侯爺抓住，總勝過就此送掉。」

盛北川道：「這件事，可要拜託你們了。」

「侯爺放心。」

盛北川沉吟接道：「只是我們即使將皇上救出來，沒有足够的金錢招兵買馬，一樣沒多大作爲——」一頓才接道：「所以本侯最後決定，同時盜取魏初金窖的藏金。」

即時「嘩啦」一聲，元寶堆着的寶塔一下子塌下，他連忙回過頭來，道：「老子聽你說了半天，最中聽還是這句話，你們都會說，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搬空了魏初的金窖，有足够的金錢運用，魏初那廝變成了窮光蛋，當然再也兇不了起來，何樂而不爲？」

盛北川連連點頭：「只是那個金窖可也不容易……」

元寶拍着胸膛：「交給老子好了。」鼻孔微微一抽。「黃金的氣味老子十丈外也辨得出來。」

孫鳳翔接道：「答應了就要做到，做得來才好答應。」

元寶大笑：「你還是擔心能否將皇帝救出來。」

「好，看我們那一方會成功。」孫鳳翔舉拳一揮。

元寶忙又道：「老子只管將那座金窖搬空。」聽口氣，就像是只擔心幹不成這件事。

孫鳳翔冷笑：「我們沒有你那麼靈的鼻子。」

元寶連隨用力的將鼻子抽了幾下，飛燕插口道：「我也只管救人。」

那飛虹搖頭。「妳留在這裏。」

「難道我沒有那個本領？」飛燕微嗔。

那飛虹道：「我們總得有個人留在這兒照顧侯爺的安全，魏初一計不成，說不定已擬好另一計，派人來襲擊。」

孫鳳翔亦道：「妹妹，保護侯爺也一樣重要。」

飛燕沒有作聲，元寶却道：「可不是，否則錢有了，人也給救出來，姓盛的却一命嗚呼，我們還不是白幹，枉費心機？」他想到就說，口沒遮攔，要阻止如何來得及。

盛北川沒有生氣，只是笑了笑，飛燕却道：「爲什麼一定要我留下？」

「因爲妳是女孩子：」孫鳳翔衝口而出。

飛燕嚷起來：「這還不是輕視我？」

孫鳳翔歎了一口氣。「我還沒有將話說完，我是說女孩子比較細心，很多方面都能兼顧，而救人方面却是適合我們這種老江湖，有足够的經驗，才能隨機應變。」

飛燕這才回嗔作喜，孫鳳翔瞟了那飛虹一眼，接道：「看清楚了，你要少挨罵，就得趕快學習一下，吸取經驗，以便應付。」

飛燕輕叱道：「這跟那大哥有什麼關係？」

「現在他不好好的學習，難道等到娶了妳過門發覺應付不來才向我這個大舅爺討教不成？」孫鳳翔顯然多少也聽到了一些那飛虹與飛燕方才在院子裏的談話。

飛燕聽着一張臉紅到脖子去，那飛虹看看飛燕，看看孫鳳翔，只有苦笑的份兒。

盛北川看在眼內，心中很感慨，這些江湖男女與這件事原都毫無關係，現在都給自己引進這個漩渦來，他實在有些擔心因此而令他們受到傷害，可是到這個地步，除非他罷手，否則他們是不會退出的了。

他也實在不知道應否罷手，在目前，最低限度他仍然有三分機會，好像他這種人，只怕即使只得一分機會，也會傾全力去一搏，何況三分？

× × ×

魏初在長興侯府中也一樣傷透腦筋，在他面前案上放着幾封來自附近各侯的書信，每看一封，他眉頭便深鎖一分，連一絲歡容也沒有。

魏金鵬侍候一旁，神態亦一樣，內堂也就共得他們兩個人，侍衛更遠在院外，魏初早有話吩咐下來，任何人不得騷擾，所以聽得一陣腳步笑語聲傳來，心頭便不由冒火，魏金鵬不等吩咐，便傳出去將來人斥退。

來的却是皇帝，扶着兩個美女，微帶醉意的闖進來，魏初連忙拜倒，口呼：「皇上萬福——」

魏金鵬看見父親如此，忙亦拜下去。

「起來——」皇帝打了一個酒呃。

魏初接問：「皇上深夜到來……」

「你這兒什麼享受都有了，朕却始終認爲不是長久之計，是了，各侯可有答覆？」

「大都有了，可以看出……」魏初沉吟一下。「對逆賊都深存顧慮。」

皇帝若無其事的道：「朕以爲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你富甲南天，府中金窖，藏金千萬，只要你拿出來……」

魏初搖頭道：「微臣並非吝嗇藏金。」

「那還不趕快進行，難道要待逆賊殺到來？」

「微臣……」魏初欲言又止。

皇帝頓足道：「還說什麼，天下一定，莫說千萬，就是十倍百倍此數，朕也一樣還你。」

魏初微喟：「皇上息怒，微臣立即照辦。」

皇帝面容這才一寬，擁着兩個美女回身走了出去，魏金鵬這才抬起頭來，面上露出了厭惡的神色，轉眼望向魏初。

父子二人相顧一眼，都顯得心事重重，魏金鵬隨道：「爹，孩兒以為各侯反應如此冷淡，指望他們聯結起來，舉兵勤王，是沒有可能的了。」

魏初嘆息道：「我們現在可是騎上了虎背，若是盛北川肯與我們合作，以他的聲望，情形也許會好很多，爹現在實在有些後悔。」

「伏擊的事與我們可是一些關係也沒有。」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他是決不會相信的了，說不定現在已經在計劃向我們報復。」

魏金鵬惶然道：「那我們豈不是腹背受敵？」

「也不用太擔心，天無絕人之路，看準了才作打算不遲。」魏初隨即笑起來，每當他這樣笑，就是等於說一個可怕的計謀，已然在他心裏滋長。

這一次又是什麼計謀呢？

魏初絕無疑問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算準了盛北川必會有所行動，那是第二天晚上，在黃昏之前，那飛虹、孫鳳翔、元寶以及七重天一羣山賊已然化整為零，來到了長興侯府附近的一座樹林。

他們在樹林中聚集，等到入夜才升起一堆火，整理好繩鈎兵器，那飛虹、孫鳳翔隨即各自取出了一塊黑布將面蒙上。

孫鳳翔看見元寶仍然呆在那裏，奇怪道：「你沒有準備蒙面的布？」

元寶往面上一抹，「格格」大笑道：「你忘了老子本來就是一個大賊，根本用不着害怕給別人認出來。」

孫鳳翔怔住，那飛虹隨即將黑布拉下，道：「我不比他好多少。」

孫鳳翔苦笑着亦將蒙面的黑布拉下，那飛虹接道：「我們分兩路進去。」

元寶忙道：「金窖那一路由老子來。」

那飛虹接道：「若無意外，四更之前在這裏會合，大家小心了。」

衆人一齊點頭，那飛虹、孫鳳翔動身往林外走去，元寶看着他們走遠，更顯得興奮。

長興侯府藏金富甲天下，正所謂誰個不知那個不曉，據說走進去打一個轉出來，鞋底刮下來的金屑便足以到附近最好的狀元樓飽餐一頓，這也許有些誇張，亦可以想像藏金之多。

現在他們並不是只進去打一個轉，而是要進去將藏金搬出來，那就是每十兩他們有一兩到了自己的袋子裏，數目也甚可觀的了，何況黃金搬出來之後，還可以名正言順，討回魏初答應付出的另外二十多萬兩黃金？

最令元寶擔心的，只是他們未必搬得動金窖的所有黃金。

他們已準備好了百來輛木頭車子，車子雖然構造簡單，總比用手來搬動方便得多。

盛北川找來了長興侯府的詳圖，他們甚至已擬好計劃，在找到金窖之後，如何控制附近的門戶，如何配合外面的車隊，盡快將黃金送走。

他們都是將車子揹着，在府邸高牆外停下，由元寶率領十二個精幹的手下先進去，在他們到達長興侯府的時候，夜色已深沉。

元寶聽清楚沒有人在牆內經過，第一個越牆翻進去。

牆內是一個院子，草木茂盛，一個人也沒有，元寶稍候，十二個手下便越牆進來，身手俱都是很靈活，並沒有弄出任何聲響，元寶把手一招，走前去，十二個山賊魚貫跟着，一個接一個，有如舞龍般，元寶走到那兒，他們便一個接一個跟到那兒。

元寶偶然回頭看見，又好氣又好笑，急忙揮手叫散開。

脚步聲就在這時候傳來，各人慌忙在隱蔽處伏下，來的是一羣值夜守衛，手持燈籠，從廊上走過，並沒有發現元寶等人。

待脚步聲燈光去遠，元寶才躡手躡脚的走出來，突然又折回，脚步聲又傳至，不太大，顯然一個人，元寶才藏好身子，那個人亦從一角轉出，只是一個小丫環。

元寶揮手示意各人小心，等那個小丫環走近，立即一個「餓虎擒羊」撲出去，在那個小丫環開口要叫之前，已然將她的口掩住，左右五個山賊亦同時撲出來，沒有元寶那麼快，却將元寶壓個正着，元寶不禁啼笑皆非，急怒的揮手，將各人推開，手一鬆，小丫環又要叫，元寶慌忙一把掩回，隨即取出一個金元寶放在小丫環眼前，小丫環的瞳孔一下擴張。

元寶這才道：「不要作聲，這個金元寶給妳。」

小丫環勉強點頭，元寶將金元寶塞進她手裏才問：「小姑娘，你們這裏是不是有一個金窖？」

小丫環眨着眼睛，看了看手中那個金元寶，元寶立即拿出另一個，小丫環接在手中，才點頭，元寶接問：「在那兒？」

小丫環搖頭，元寶將另一個元寶取出，追問：「那誰才知道？」

「侯爺。」

「侯爺之外？」

「小侯爺。」

「都是男人？」

小丫環又搖頭，元寶一面取金元寶一面問：「有那個女人知道？」

「三夫人。」

元寶眼睛一亮。「三夫人又住在那兒？」

小丫環手一指，便要接那錠金元寶，幾個問題回答下來，那些金元寶她已要將衫角拉起來才能夠載得下。

元寶這一次却將那錠金元寶敲在小丫環的頭上，小丫環一聲悶哼，當場昏過去，元寶將金元寶一一取回，只留下小丫環手中的一錠，一面嘟喃道：「年紀這麼小便已這麼貪心，長大那還得了。」

語聲一落，將小丫環往花叢中一塞，帶着十二個手下往小丫環所指的樓子走去。

未到樓子門前，他們已聽到一陣陣澆水聲，元寶揮手叫各人散開，躡步走前去，以指蘸了一些唾沫點在窗紙上，點穿了一個洞，瞇起一隻眼睛往內望去，一望之下，立時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他再往內望一眼，身子一轉，將外衣拉開，裏頭一襲牛皮短衣，左右各三排，全部是開鎖的工具，他隨手拿了一柄，幾下動作，便將窗戶撬開，而且毫無聲響。

這個人倒是天生作賊的材料，只要是作賊該學的本領，他全都學得很道地。

若不是親眼目睹，若說一個好像他這樣看來粗手笨脚的人竟然能够將那麼精巧的工具用得如此靈活，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11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盛北川請那飛虹、孫氏兄妹、和元寶的山賊化整爲零，混入了魏初的長興侯府，準備搭救皇帝。

小樓內放着一個浴盆，一個女人赤裸着身子浸在浴盆中，肌膚欺霜賽雪，背着門，並不知道窗戶被打開，跳進了一個賊來。

盆中水熱氣瀰漫，那個女人以手澆水，瀰漫熱氣中更覺迷人。

元寶整張臉都發了光，一隻大猴子也似走近去，冷不防地下水濕，脚一滑，前滑半丈，險些跌倒地上。

三夫人立即被驚動，回頭一看，便要叫，幸好元寶及時一把將她的嘴巴掩住。

三夫人一雙手亂打亂撥，水花四濺，元寶立時變了落湯雞，狼狽之極，忙將三夫人的頭一把按進水裏，一連三次，三夫人筋疲力盡，狂態才全消。

元寶的慾念亦全消，一手抹去臉上的水珠，接將手中薄刀架在三夫人的頸上，喘着氣道：「說，金窖在那裏？」

×　　×　　×

那飛虹、孫鳳翔的運氣開始也很不錯，正遇上魏府的管家。

刀往管家的頸一架，管家便變了縮頭烏龜，也不用他們多作恐嚇，便將他們帶到皇帝的寢室，孫鳳翔只給他一拳，他便已昏倒在地上。

孫鳳翔將他從元寶那兒學來的本領使出，幾下子便將門弄開，兩人一齊闖進去。

皇帝正在與一個少女調笑，冷不防闖入這兩個人，不由得面色大變，那個少女方要叫，已被那飛虹伸手封住了穴道。

孫鳳翔反手將門掩上，那飛虹身形一動，已到了皇帝面前。

皇帝不是不想叫，只是一個身子已駭軟了，面色一下子煞白，退到一角。

那飛虹目光一落，道：「你就是皇帝？」

「朕…朕…」皇帝整個人都在發抖。

那飛虹道：「我們是盛北川的人，是來將你帶出去。」

皇帝聽是盛北川派來，才沒有那麼驚慌，囁嚅問：「



你們要怎樣？」

「將你送去鎭遠侯府。」

皇帝看見二人並無惡態，膽子一壯，道：「盛北川不來侍候朕，却叫你們來，是何意思？」

那飛虹沉聲道：「長興侯心懷異志，中途設伏，阻止侯爺到來。」

皇帝脫口叱道：「胡說！」

那飛虹道：「這是事實。」

孫鳳翔接道：「此地不宜久留，請皇上立即隨我們離開。」

皇帝斷然道：「朕在此日子過得很好，也不想離開。」

那飛虹道：「可是鎭遠侯爺……」

皇帝揮手道：「盛北川雖然頗得人心，富不如魏初，屬下又是你們這種無禮狂徒，朕看不慣。」

那飛虹道：「魏初可是不懷好意。」

「不必多言！」皇帝斷然喝止。

孫鳳翔不由一聲冷笑。「這種人冥頑不靈，多說什麼，乾脆將他擊昏帶走就是。」

皇帝一驚，道：「大膽——」

那飛虹尚未答話，孫鳳翔已道：「你不動手，我來！」便要上前。

皇帝脫口大叫：「來人——」

孫鳳翔、那飛虹相顧一眼，便要動手，那知道就在這下子，轟然一聲，一扇窗門突然片片碎裂，一個老道士如飛掠進來，正是青城無極。

孫鳳翔、那飛虹回頭一瞥，人影一閃，無極已到了床邊，抬手一指點出。

「嘶」的一縷指風直迫那飛虹面門，那飛虹袖一拂，刀也似將指風削斷。

無極身形一偏，擋在皇帝面前，冷笑：「又是你們——」

孫鳳翔一挺胸膛，「老雜毛，我們又見面了。」

無極道：「這不是一件好事。」

孫鳳翔捋着袖子，道：「上一次老子沒空，沒有好好的教訓你一頓，今夜有你瞧的。」

無極拈鬚道：「看來你們還不知道貧道是什麼人。」

「你不是青城無極？」孫鳳翔以手指擦了擦鼻子，一副若無其事的表情。

無極道：「知道了還敢對貧道無禮？」

孫鳳翔道：「老子連少林武當都不放在眼內，青城派當然更不會的了。」

無極點頭：「口氣倒不小，這種狂莽的人，貧道倒是第一次遇上，却不要令貧道太失望才好。」

孫鳳翔把手一揮：「看在你這麼一把年紀，老子也不想太難爲你，但你最好也莫要惹老子生氣，這就滾開去。」

無極捋鬚大笑，皇帝後面迫不及待，道：「別迫他們廢話，將他們趕出去。」

無極道：「這還不簡單。」

孫鳳翔亦大笑：「老雜毛的口氣看來比老子還要大，倒要看你如何趕我們。」話尚未完，猛一拳疾擊向前。

他說儘管說，出手可一些也沒有輕敵之意，這一拳擊出，既快又準而且狠，無極「呵呵」一笑，雙手「分花拂柳」漫不經意一撥，一股內力湧前，孫鳳翔一拳就像是擊在一個牛皮鼓之上，被震得往後倒退一步。

「老雜毛好深厚的內功。」孫鳳翔大喝聲中連現兩拳再擊向無極，仍然快準狠，而且用得很險。

無極雙掌從容接下，孫鳳翔兩拳另藏變化，迅急之極，身形配合拳勢變化，迅速變換，無極雙掌硬接，仍然從容接下。

孫鳳翔兩拳變化更迅速，一面大呼道：「姓那的還等什麼，快將這個老雜毛撵走。」

那飛虹道：「來了。」一旁欺上，雙掌如刀，切向無極難以兼顧之處。

無極看似兼顧不到，但那飛虹雙掌才到，他雙掌彷彿便變成了四掌，同時接下了那飛虹與孫鳳翔的搶攻。

三人都是高手，一招出手，一看攻不進去，便自改變



「朕……朕……」皇帝整個人都在發抖。

，尤其無極，其快無比，一雙手一變再變，竟變成千萬掌影，包圍住整個身子，孫鳳翔那飛虹出手雖快，但都被無極接下來。

三人的武功造詣，這便已分出了高低，無極連接百招，冷笑道：「貧道活到這個年紀，還是第一次看見這麼不知進退的人。」

孫鳳翔却道：「老子也是第一次遇上你這樣不知好歹的老小子。」

說話間，外面已經人聲嘈雜，脚步聲亂成一片，都是向這邊擁來，三人這一交手，顯然將逡巡的侍衛驚動了。

那飛虹心念一轉，道：「我阻住這個道士，你快將皇帝弄走。」

孫鳳翔一面繼續攻向無極，一面却應道：「你帶走皇帝，老子收拾這個牛鼻子。」

那飛虹道：「這不是你爭我奪的時候。」

孫鳳翔立即道：「那你還要跟我爭？快去——」

那飛虹苦笑，一想只要皇帝在手，無極總得要避忌幾分，也不再多說，身形一動，轉撲皇帝。

孫鳳翔配合得恰到好處，一聲大喝，雙拳立即一輪搶攻。

無極的劍也就在那刹那出鞘，寒光一閃，劃向那飛虹，左掌却按住了孫鳳翔的攻勢。

那飛虹的反應可也不慢，兩道銀虹從袖中飛出，接住了無極的劍。

無極即時暴喝一聲，勁透劍掌，一股奇大的力量排山倒海也似湧出，那飛虹、孫鳳翔一齊被震開了一步。

無極舌綻春雷，再一聲暴喝，左掌往劍柄一搭，雙手握劍，一劍橫掃。

這一劍之威更加凌厲，劍未到，激烈的劍氣已經逼得孫鳳翔、那飛虹二人衣袂獵獵飛揚。

孫鳳翔雙手抓住了旁邊的椅子迎去，那張椅子立時在劍光中粉碎，只剩下一隻椅脚握在孫鳳翔手中。

孫鳳翔失聲道：「好一個老雜毛。」倒退一步。

那飛虹亦心頭一凛，道：「我們走——」

「走？」孫鳳翔道：「那怎麼向侯爺交代。」

那飛虹道：「侯爺事前已經考慮到皇帝未必會答應跟我們離開。」

孫鳳翔瞟着那飛虹道：「早該一進來便將那個小子擊昏，省得麻煩。」

說話間，無極又向他們攻出了三劍，這三劍下來，孫鳳翔已然被迫出了窗外，那飛虹銀環一擋，亦借力倒掠了出去。

皇帝即時喝道：「給朕殺了他們！」

無極不置可否，身形暴長，亦穿窗追出。

窗外院子已聚着不少侍衛，那飛虹、孫鳳翔雙雙搶出，有如虎入羊羣，幾個照面，便已將幾個侍衛擊倒，可是更多的侍衛却圍了上來。

孫鳳翔拿了一柄刀在手，道：「今夜老子要大開殺戒，殺他媽的一個痛快！」

那飛虹冷笑一聲，銀虹合成雙環，便要下殺手，無極那邊已暴喝道：「退下！」

衆侍衛給喝退，無極按劍接道：「今夜貧道要你們來得去不得！」

孫鳳翔「呵呵」大笑：「房間裏老子本領施展不開，到了這院子，那還輪到你這個老雜毛揚武耀武！」

無極沉聲道：「黃口小兒，不知道天高地厚，貧道今夜就叫你知道。」

孫鳳翔反問：「老雜毛，你說，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無極面色語聲更沉。「好——」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掌中劍彷彿一下子亮起來。

周圍亮起了無數燈籠火把，這刹那彷彿都暗下去。

那飛虹一聲「小心」出口，那邊已傳來一個聲音：「都不要動手。」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一羣侍衛擁着魏初父子匆匆走來。

那飛虹、孫鳳翔交換了一個眼色，身形齊起，倒躍上旁邊的一座亭子飛簷上。

無極沒有阻止，面泛冷笑，按劍如故。

魏初脚步一頓，目光一抬：「你們是盛北川的人？」

孫鳳翔冷應：「是又怎樣？」

「盛北川要你們夜入本侯府邸，是何居心？」

孫鳳翔道：「救皇帝出去。」

魏初冷笑道：「皇上在此有何不好？回去告訴盛北川……」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皇帝那邊已越衆而出，截喝道：「朕要誅他的九族！」

魏初第一個怔住，原要說的話再也出不了口，孫鳳翔冷睨着皇帝，鼻應一聲，那飛虹一牽他的衣袖，道：「我們走！」

孫鳳翔也覺得留着沒意思，二人身形再展開，往外疾掠了出去，眨眼便消失黑暗之中。

無極目光一轉，落在魏初面上，魏初把手一揮，沒有多說什麼，那邊皇帝已又叫起來：「怎麼，這就讓他們離開？」

魏初淡然一笑：「皇上不是要他們回去告訴盛北川？」

皇帝怔住在那裏，魏初也沒再說話，沉默了下去。

江亦鶴本待上前，一見魏初這樣子，忙又縮回去，魏金鵬即時揮手，暗令各人散開，皇帝看見這情形，雖然實在很不是味兒，却又不敢多說話，悄然一旁退下去。

不到片刻，院子裏只剩下魏初父子二人，又過了好一會，魏初才問：「全都走了？」

魏金鵬道：「他們還算知機。」

魏初笑了笑：「爲父心情雖然很不好，却只想殺一個人。」

「皇帝？」魏金鵬試探着。

魏初不答只笑，那種笑聲却令人毛骨悚然，連魏金鵬也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 × ×

金窖中這時候亦大放光明，四個山賊燃着了帶來的松枝火把，分立四角，元寶押着那位三夫人在當中團團打轉，神態詫異。

三夫人已披上一襲單衣，水濕未乾，緊貼肌膚，更顯得身材窈窕動人，元寶的視線却是在金庫四壁。

金庫四壁全都是空架子，非但沒有金元寶，就是金屑也沒有一點兒，空蕩一片。

「這就是金窖？」元寶忍不住問。

三夫人仍然是失魂落魄的，點點頭作應。

元寶追問：「那……那些黃金在那裏？」

三夫人傷心的道：「都給七重天的賊人拿去了。」

「給我們——」元寶瞪大眼睛。

一個山賊插口道：「頭兒一定是有人冒充我們先一步進來。」

「老子要他們的命！」元寶大吼。

三夫人呆望着元寶，忽然問：「你就是七重天的元寶皇帝？」

「如假包換！」元寶接道：「快告訴老子那些人是什麼樣子，好讓老子找他們算賬。」

三夫人沒有立即回答，呆望着，猛可伸出雙手，狠狠的掐住了元寶的脖子，嘶聲道：「你這個殺千刀的，我們才剩下那三萬兩黃金，你竟要我們全都送上七重天，老娘要掐死你！」

一面說她一面雙手亂搖，元寶冷不提防，又顧得聽她說，竟然給她掐一個正着。

那些山賊慌忙上前來阻止，七手八腳將三夫人拉開。元寶伸出舌頭，一陣嗆咳，那邊三夫人掙扎着又要撲上來，元寶這一次手急眼快，一把抓起懷中一錠金元寶，敲在三夫人頭上。

三夫人眼前一陣金光閃耀，打了一個轉，仆倒在地上。

一干山賊沒有一個伸手扶一把，看着三夫人倒下，都怔在那裏。

元寶反手將那錠金元寶拋開，嗆咳着罵道：「他娘的，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羣賊哄然往外走，元寶雙手揉着脖子，咒罵着亦往外走了出去。

× × ×

回到樹林裏，元寶雙手仍然揉着脖子，孫鳳翔、那飛虹已等在那兒。

「老子一生最倒楣的怕就是這一次了，千辛萬苦溜進去，連金渣子也找不到一點兒。」元寶眼瞪得雞蛋一樣，忿忿的還不住咒罵。

那飛虹搖頭歎息：「誰想到富甲南天的長興侯竟然已只剩下一個空殼？」

孫鳳翔道：「外表看來可是一些也不像，這個老小子眞也懂得裝模作樣。」

那飛虹沉吟道：「這件事我看要趕快告訴侯爺，相信他也大感意外。」

孫鳳翔大笑道：「這一次，保管他大嚇一跳，倒要看他如何來應付。」

元寶繼續咒罵道：「那個賊婆娘，就是懂得掐脖子，老子看她要瘋了。」

孫鳳翔冷笑：「不是每一個女人都好惹的。」

元寶瞪了孫鳳翔一眼，喃喃接道：「老子看，魏初也怕她三分。」

孫鳳翔摸了摸鼻子：「這跟你有什麼關係？」

元寶咆哮着道：「老子是盼她瘋下去，一把將魏初招死。」

孫鳳翔只是冷笑。

三夫人在魏初面前，現在却只有流淚的份兒，她本來就是魏初最寵愛的女人，平日魏初也的確怕她三分。

「怕」據說也是「愛」的一種表現方式。

三夫人的頭上現在仍然腫起一個大瘤，也大概給嚇慌了，連本來的狂性也嚇掉了。

魏初聽她說完，呆坐在椅上，一雙眼瞪着，一眨也不眨。

魏金鵬不安的踱來踱去，忍不住問道：「爹，你說這件事如何處置。」

魏初沒有作聲，魏金鵬接道：「那絕無疑問，一定是盛北川的人。」

「若說不是，那有這麼巧的事？」

「盛北川非獨要將皇帝帶走，還要動我們金窖的主意……」

「三軍未動，糧草先行，他雖然甚得人心，沒有黃金購置兵馬所需，也是作不了大事。」魏初笑了笑。「招兵買馬的事本來是可以慢一點，但燕王絕不會給我們多少時間，除非各侯齊心合力，否則要在短時間做妥那些事，就非要有足夠的金錢不可。」

魏金鵬道：「這是說，盛北川即使有皇帝在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魏初淡然道：「相信現在他還不會接受這個事實。」

「他應該也是一個聰明人。」

「可惜他並不太明白金錢的作用、威力。」魏初歎了一口氣。「現在他一定仍然在設計著如何將皇帝弄走，如何要我們向他降服。」

「那是說，他說不定會將這些事說出來的了。」魏金鵬露出驚恐的神色。

「也許——」魏初將頭往後一靠。

魏金鵬問：「那如何是好？」

魏初嘴角一掀，又笑了。「既然我們的底子已經給抖開，還顧慮什麼？」

「孩兒不明白。」魏金鵬詫異的望着魏初。

「最低限度，目前我們還有一條路可走。」魏初笑容更盛，這種笑容却是令人不寒而慄。

那到底是怎樣的一條路？

× × ×

「魏初的金窖已空了？」盛北川聽罷那飛虹、孫鳳翔的回報，半信半疑，這無疑是甚難令人接受的事實。

在他的心目中，魏初一直都是富甲南天，庫藏黃金堆積如山，那也是魏初一向給人的印象。

元寶坐在一旁，一雙腳架在架子上，聞言道：「你看老子可是那種會入寶山，空手而回的人？」一頓接罵道：「老子看他那座金窖也不知已丟空了多久，送上七重天那些黃金說不定還是東拼西湊，從別人那兒拿來。」

盛北川搖頭。「若是如此，秘密只怕早就被人揭破了，等不到現在。」

元寶把手一攤，「那個瘋婆子，老子看她絕不會說謊，老子也沒有，那座金窖內全是空架子，連金屑也沒有一點兒。」

盛北川點點頭，面色突然一變，一下站起身，脫口一聲：「不好。」

孫鳳翔、飛燕那飛虹齊皆一怔，元寶却道：「有什麼不好的，你現在已根本不用理會這個人，正省得麻煩。」

盛北川歎息。「本侯是擔心他只怕會以為我們一定將這件事在各侯面前抖出來，使他再無立足之地。」

那飛虹面色一變。「侯爺是擔心他會改投燕王？」

「極有可能——」盛北川雙眉深鎖，隨即吩咐：「你們馬上趕去那附近，也許還來得及將皇上截下來。」一頓又道：「據郝安調查所得，長興侯府可能有一條秘道與鎭遠鏢局相連，上一次送上七重天的黃金就是鎭遠鏢局送出來。」

那飛虹道：「我們會留意的。」

元寶那邊忽然道：「老子帶人看着鏢局附近，侯府正門交給你們。」

孫鳳翔道：「我跟你一起。」

「你？」元寶一怔。「你不去照顧燕丫頭。」

孫鳳翔笑道：「燕丫頭自有姓那的照顧，我還是來照顧你好了。」

元寶搖頭：「老子可不是小孩子，而且智勇雙全。」

孫鳳翔大笑：「那我更非要跟着你不可。」

元寶一怔，孫鳳翔接道：「這麼安全的靠山也不靠着，那有這麼笨的人？」

元寶亦自大笑。心裡却是在發苦，他原準備看着那兒，抓住了皇帝，就送到赤松林那兒去領賞，孫鳳翔當然不會容許他那樣做，到時候要將孫鳳翔支開，可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但他現在若是再堅持不許，一定會引起其他人的懷疑，所以他只有大笑。

若是平日，盛北川也許會聽出元寶的笑聲有異，現在他的心事實在太多。

那飛虹、孫鳳翔更沒有想到那許多。

× × ×

辰時未過，魏初已經作好準備，衆侍衛亦已在大堂外整裝待發。

魏金鵬侍候着無極進來，魏初的決定魏金鵬應該與無極說清楚，無極却神態自若，並沒有顯示出有什麼特別之處。

兩個青城弟子跟在無極後面，亦是面無表情。

他們才進入大堂，幾個侍衛已擁着皇帝進來。

「魏初，你這些侍衛太無禮了。」皇帝一臉的不悅之色，進來第一句話便向魏初投訴那些侍衛的不是，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已大禍臨頭。

魏初一面笑容，道：「微臣也許比他們更無禮。」

皇帝一怔，魏初雙掌互擊，兩個侍衛已各執繩子從一旁走前來。

「你們要幹什麼？」皇帝倒退一步，隨即給後面的侍衛伸手按住。

魏初隨即吩咐道：「把他捆起來！」

皇帝聞言大驚失色，左右侍衛接上，將他按了一個結實，繩子接來，將他結實的捆起來。

「逆賊！」皇帝破口大罵，却隨即被一個侍衛用布將嘴巴塞上。

無極看在眼裡，無動於中，魏初目光轉落在他面上，道：「外面情形如何？」

無極道：「周圍都有人監視，不乏高手。」

「鏢局外面也是？」

「也是。」無極淡然一笑：「盛北川也不是一個太愚蠢的人。」

魏初稍微沉吟，目光從皇帝面上一轉又對無極道：「那一個做皇帝，其實也是一樣。」

「只要是一樣便成。」無極這句話已將自己的意思說得很明白——只要好處不變，那一個做皇帝他也不在乎。

魏初點頭道：「好極了。」隨即吩咐：「備轎——」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12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皇帝不知好歹，叫來青城無極，拒絕和那飛虹等人回鎮遠侯府，而魏初却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轎子果然是從鎮遠鏢局大門抬出來，兩頂轎子，全都是裝飾得非常華麗，前後各有侍從侍候，兩旁還有百多個侍衛，一上長街，便匆匆趕路。

這都在孫鳳翔、元寶眼中，他們藏在鏢局斜對着的一間客棧的房間內。

元寶隨卽叫起來：「看，皇帝一定在這兩頂轎子中。」跟着偷眼看了看孫鳳翔。

孫鳳翔沒有看元寶，所以也沒有留意元寶的眼神有異，却問：「你怎樣知道的？」

「那兩頂轎子你看多麼華麗，還有那些侍衛，衣甲鮮明，又那麼恭敬，一面好像還在不住的連呼小心啊，皇帝一定在裡頭。」

孫鳳翔搖頭：「魏初既然已反臉，又怎會對皇帝那麼客氣？」

元寶瞇起了左眼，孫鳳翔看不見的左眼，顯得是那麼無可奈何。

孫鳳翔接道：「我們繼續等下去。」

「也好。」

「你若是不放心，不妨找個人跟去看看。」

「不用了，想來你說的也很有道理。」

孫鳳翔目光一閃，隨卽叫出來。「看，又有兩頂轎子抬出來了。」

元寶目光及處，一張臉便發了光。

× × ×

那是兩頂普通的轎子，侍候在左右的也是普通的幾個僕人，向先前那兩頂轎子相反的方向離開。

兩頂轎子都是垂着簾子，其中一頂之內彷彿有什麼東西在不斷掙扎，簾子不停顫動。

「看——」孫鳳翔目光已凝結。

元寶却道：「這兩頂更不會是的了，那麼簡陋，完全不像是那種身份的人坐的。」

孫鳳翔肯定的道：「就是這兩頂。」

他沒有看到元寶那刹那的表情，元寶那樣子簡直就像是巴不得給孫鳳翔狠狠的一拳。

孫鳳翔接道：「你與手下跟踪着這兩頂轎子，我去通



知那飛虹、飛燕。」

元寶沒精打采地應一聲：「好的——」

孫鳳翔不忘吩咐：「切不可輕舉妄動，一定要等到我們到。」

「等到什麼時候？」元寶還問這一句。

孫鳳翔道：「不會要你等太久的，轎子慢馬快，我們很快便會追上來，而且我們還可以抄捷徑。」

元寶摸着鬍子，又問：「你們是打算趕到他們前面？」

孫鳳翔想想點頭：「那不要多想了，我們就在白狼溝會合，一齊動手。」

「白狼溝？」元寶用力的摸着下巴：「那是個埋伏襲擊的好地方。」

孫鳳翔也沒有再說什麼，倒退了出去，元寶歎了一口氣：「這小子，老子就像前生欠了他的。」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脚步可也不慢，亦跟着走了出去，掌櫃亦步亦趨，一面道：「頭兒果然眼利，看得出後面那一座轎子才是眞的。」

元寶瞪着他，沒好聲氣的道：「你這是稱讚老子還是姓孫的。」



孫鳳翔同時從腰帶上抽出了一條十三節鍊子鞭，迎風一抖。

掌櫃一看面色，再聽語氣，那敢再說，慌忙緊閉嘴巴。

× × ×

出城半里，七重天羣賊俱已齊集尾隨着元寶，遠遠追在轎子後面。

那些僕人一路上只顧往前趕，似乎全都沒有留意到後面已然跟來了這麼多人。

元寶也沒有追得太近，只是遠遠跟着，又走了一程，突然停步，雙手接一分，後面羣賊忙自停下。

掌櫃追前兩步，忙問：「頭兒——」

元寶瞇起一雙眼。「我們繞路到東面追截前行那兩頂轎子。」

掌櫃道：「由衣甲鮮明的侍衛保護的那兩頂？」

「不錯——」元寶抽了幾下鼻子。

掌櫃詫異地問：「頭兒是不是發現了什麼破綻？」

元寶揮手道：「不是，老子只是要賭一賭。」

「賭什麼？」掌櫃更詫異。

「皇帝若是在前面那兩頂轎子，有那飛虹、孫鳳翔他們，還有什麼解決不來，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可是那些侍衛保護的轎子……」

「就因爲不像皇帝坐的，我們更要賭一賭，魏初那條老狐狸，天知道他在打什麼主意？」

掌櫃想了想，連聲道：「有道理。」

元寶雙手互搓，興奮的怪笑接道：「吃飯吃粥，全在這一注的了。」

掌櫃想想道：「要不要跟孫鳳翔打一個招呼？」

元寶搖頭笑道：「讓他知道，我們這一注就是押中，也一樣要吃粥的了。」隨即奔了出去。

掌櫃呆了呆，與羣賊一齊舉步，跟在元寶身後。

前面那一羣長興侯府的人似乎根本沒有發覺羣賊已悄然離開，繼續往前趕路。

白狼溝是一條山溝，在羣山中穿過，也是那附近惟一平坦的地方，轎子北上，除非棄轎步行，攀越山嶺，否則必須由山溝經過。

山溝左右怪石嶙峋，埋伏在那後面，不易發覺，而在山溝經過的人，要躲避來自兩旁的襲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實是一個埋伏襲擊的好地方。

元寶也曾在這兒幹過幾次買賣，對於這附近的情形最清楚不過。

孫鳳翔也知道這一點，對於這地方他一樣很熟悉，所以才建議在這兒會合，聯手出擊，却是怎也想不到元寶財迷心竅，臨時改變了主意。

他與那飛虹孫、飛燕三騎繞路搶在前面，過了白狼溝，將馬匹安置好，隨即在溝口挑了一處適當的地方坐下來，靜待轎子到來。

孫鳳翔沒有那飛虹的耐性那麼好，一個人攀到高處，居高臨下，所以老遠就看見那些僕人擁着兩頂轎子走進來，可是到轎子來到了山溝一半，仍然看不見七重天元寶一夥。

眼看轎子越來越接近，孫鳳翔慌忙掠下來，那飛虹仍然坐在山石後，若無其事，反而飛燕緊張的不住搖頭張望，看見孫鳳翔下來，焦急的忙問：「元寶他們怎樣了？」

孫鳳翔道：「我們約好了在白狼溝會合，一齊動手，可是，到現在仍然不見他們現身。」

那飛虹插口問道：「一個人也不見？」

孫鳳翔點頭。「莫不是中途給截下了？」

那飛虹道：「不無可能，魏初老奸巨猾，不會全無防備。」

孫鳳翔面色一變。「若是他們遇上了無極，那豈非危險得很？」

那飛虹道：「無極雖然武功高强，元寶一夥却是人多勢衆，這個時候無極相信也不會戀戰。」

孫鳳翔沉吟道：「他們給無極截下，皇帝豈非眞的就在這轎子內？」

那飛虹道：「看情形，應該就是了。」

飛燕忙問道：「那我們等不等他們？」

孫鳳翔第一個搖頭：「不能再等的了。」

說話間，轎子已快要從他們對下的山溝經過，那些抬轎子的僕人已換了另一批。

後面那頂轎子的簾子仍然不時晃動，彷彿有什麼東西在內掙扎，孫鳳翔手一指：「就是那頂轎子。」

那飛虹點頭，「我們先弄倒前面那頂轎子。」兩支圓圓的銀棒已然在手中出現。

三人相顧一眼，身形同時拔起，凌空向第一頂轎子撲落。

那飛虹身形最快，銀虹一閃，兩個轎夫倒下，接一探，已然將轎簾子削下來，孫鳳翔同時落在轎頂上，雙手急落，轎頂碎裂。

孫飛燕也不慢，雙刀盤旋，在轎後三個轎夫在刀光中倒下，他本來喜歡用銀梭那種小巧兵器，現在還是改用殺傷力更强的刀。

那轎夫赫然都只有一身氣力，更令他們驚訝的，却是轎子內沒有人在。

後面那頂轎子同時停下來，轎夫與侍候在旁的僕人彷佛早有默契，隨即轉身，拔步狂奔，前面那頂轎子未倒下的轎夫僕人亦倉皇逃命。

那飛紅沒有追，脚步橫移，目光緊盯在後面那頂轎子上，孫鳳翔亦自一個觔斗倒翻下來，落在那飛虹一側，橫移幾步，接改向前行，與那飛虹、飛燕弧形圍前去。

轎簾依然低垂，不時顫動幾下，裏頭應該坐着人，却一定不會是皇帝，那飛虹三人這時候已經知道，上了魏初的當了。

坐在轎子裏的到底是什麼人？孫鳳翔看樣子便要衝前去，抄起簾子一看究竟。

那飛虹即時一聲：「小心——」

孫鳳翔反問：「小心什麼？」

那飛虹沉聲道：「殺氣！」

孫鳳翔一怔，同時感覺一股激烈的殺氣排山倒海壓來，脫口一聲：「是誰？」

那飛虹輕歎一聲：「還有誰能够發出這麼重的殺氣？」

孫鳳翔面色一變：「無極？」

那飛虹點頭，孫鳳翔隨即一聲暴喝：「無極，你這個老牛鼻子還不給少爺我滾出來！」

語聲甫落，那頂轎子突然紙紮一樣片片裂開，四方八面飛射，坐在當中那個人同時呈現在三人眼前，會眞裝束，正是青城無極。

他標槍也似立在那裡，鬢髮飛揚，懷抱着一隻仙鶴，長嘴在不停啄動，那絕無疑問，也就是轎簾子顫動的原因。

並不是有人在轎內掙扎，只是那隻仙鶴在啄動轎簾子，孫鳳翔現在總算明白，一拳將飛來的一塊轎板擊開，接罵道：「老雜毛，說什麼出家修道，修得可要比狐狸狡猾。」

無極笑笑：「這只是長興侯爺神機妙算，與貧道一些關係也沒有。」

孫鳳翔道：「魏初其實在第一次離開鏢局的兩頂轎子裏。」

無極道：「皇帝也是，你們這時候進去，也許還來得及。」

孫鳳翔冷笑道：「是麼？」

無極笑接道：「當然，在進去之前，先得闖過貧道這一關。」

孫鳳翔一掄拳頭。「好啊，少爺早就想教訓你這個老雜毛一頓的了。」

無極輕撫着那隻仙鶴，道：「貧道也很想好好的領教一下你們的身手，這一次，大概也不會有人阻止我們的了。」

孫鳳翔目光一掃：「你還有什麼幫手，一齊叫出來，省得我費腦筋去找。」

無極道：「那都是貧道的事情，與你一些關係也沒有，不是廢話是什麼？」

那飛虹反問：「然則老前輩認爲晚輩三個說什麼才不是廢話？」

無極忽然一笑道：「看來是貧道錯了。」

孫鳳翔冷笑：「你們可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那飛虹道：「他是忽然發覺，這時候無論我們說什麼，都是廢話。」

孫鳳翔一怔：「我還是不懂。」

那飛虹道：「他根本就不準備放過我們任何一人，在他的眼中我們也全是將死的人，既然是如此，又還有什麼不是廢話？」

孫鳳翔連聲冷笑：「老雜毛老氣橫秋，敢情就以爲他眞的有這個本領。」

那飛虹道：「他的武功絕無疑問，是在我們任何一人之上。」

孫鳳翔沒有異議，那飛虹接道：「但我們三人聯手，也不見得他必能取勝。」

孫鳳翔道：「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能够擊敗我們，一點也不相信。」

那飛虹笑了笑：「我也是，若是連這一點自信也沒有，我們根本就不會到來。」

無極插口道：「你們到來，只是因爲你們不知道坐在轎子裏的是貧道。」

那飛虹道：「你以爲我們也不會考慮到你一定會隨行。」

無極一怔，孫鳳翔隨即大笑：「我們到現在也沒有打算開溜。」

「這是因爲你們知道要溜也溜不了。」無極仍然是這樣說話。

孫鳳翔大笑接道：「老雜毛就是懂得吹大氣，少爺活到這個年紀，還是第一次看見臉皮這麼厚的人。」

無極道：「好，像你這樣狂莽的年輕人，貧道也是第一次遇上。」

孫鳳翔一揮拳，道：「少爺狂莽，是因爲少爺有值得狂莽的本領。」

「見識過了。」無極「呵呵」一笑。

孫鳳翔接問：「老雜毛，你還有什麼廢話，要說快快說。」

無極道：「沒有了。」

「遺言呢？」孫鳳翔又問：「要不要我們轉告你家中的妻兒？」

這句話出口，他第一個笑出來，飛燕亦不禁「噗哧」一笑，無極一張臉却沉了下來，笑容盡斂。

那飛虹隨卽道：「老弟，無極老前輩自小出家入道那來的妻兒？」

孫鳳翔抓着腦袋：「那少爺就不明白了，他既然出家入道，怎麼還會替魏初那麼賣力？」

飛燕接口道：「不是說，魏初的兒子魏金鵬是他的徒弟。」

「現在可沒有人欺負他的徒弟。」孫鳳翔搖頭：「我們最低限度還可以說是爲了功名富貴，一個出家人，應該就看破紅塵才是，這實在難怪我懷疑他表面儘管是道士打扮，底子裏——」

「住口——」無極怒形於色。

孫鳳翔接問：「那你說爲了什麼？」

無極沉聲道：「事成之後，貧道就可以貴爲國師，統率天下武林。」

「國師？」孫鳳翔抓着頭髮：「做了國師就可以統率武林？有這種官？」

那飛虹道：「在一般人的眼中，被天子封爲國師的人必定是武功最好的人，武功天下第一，當然也就有統率天下武林的意思。」

無極捋鬚微笑，甚陶醉的樣子，那飛虹看在眼內，心中暗歎，接又道：「最低限度，在皇城之內，在一般人，都是會這樣認爲。」

孫鳳翔盯着無極，突然道：「你們看他這陶醉樣子。」

那飛虹搖頭：「想不到老前輩這個年紀，仍擺脫不了名關利鎖。」

無極笑了笑：「你怎會明白。」

那飛虹冷冷的道：「我却是明白，老前輩卽使被封爲國師，也做不了多少年。」

無極「呵呵」大笑道：「難道還有什麼人敢與老夫一爭長短。」

那飛虹道：「卽使有，相信他也會等一等，反正也不用等上多久。」

無極臉色又一沉：「這什麼意思？」

那飛虹道：「老前輩有多大，我們雖然猜不到十足，八九分大概不會少了。」

無極的臉色更難看。

孫鳳翔接又大笑：「若是早上被拜爲國師，晚上便要躺棺材，才笑話。」

無極鐵青着臉，那飛虹道：「相信不致如此。」

孫鳳翔道：「難說了，好像他這把年紀，聽說眞的要成爲國師，一下子高興起來，說不定就會不堪刺激，氣血一衝，當場一命歸西。」

無極沒有作聲，狠狠的盯着孫鳳翔，在此之前，幾曾有人對他這樣說話。

孫鳳翔接道：「我看你還是老老實實回去青城，每天念念經，教教弟子，看那個資質好的，悉予教導，說不定眞的能够教出一個國師來。」

無極冷笑：「廢話。」

孫鳳翔道：「這也是爲你好，眞個動手起來，便讓你勝了，只怕你身上的骨頭也沒有幾塊能够完整不變，那個做皇帝的，大概也不會要一個殘缺不全，只剩半條人命的老頭兒來當國師。」

這當然是信口胡謅，無極聽在耳裏，亦不禁心頭一動，眼前這三個人，飛燕他雖然還是第一次見面，但方才破空躍下，輕功非凡，而雙刀盤旋，亦見功力。

那飛虹、孫鳳翔二人的身手如何，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經過當夜魏初長興侯府的接觸，他已經心中有數。

那飛虹孫鳳翔的武功他決不否認比他任何一個弟子都要高强，尤其是那飛虹，更就是他所見過的，最超脫的一個年輕人。

這三人聯手，他卽使最後仍能够將他們完全擊倒，正如孫鳳翔說的，未必能够全身而退，若是眞的落得一個傷殘收場，要坐上國師一位，只怕也大成問題。

可是這三個人他却又非殺不可，否則讓他們追上去，他一樣當不成國師，而這三個人，看樣子全都固執得很，除非倒下來，否則要他們改變主意，可也絕無可能。

孫鳳翔看着，打了一個哈哈：「還想什麼，回去算了。」

無極冷冷道：「你們會不會回去？」

「當然不會。」孫鳳翔挺起胸膛：「我們決定了的要做的事情，從來都不會後悔退縮。」

「貧道也是——」無極輕捋鬚子：「看來，我們還是乾脆動手算了。」

孫鳳翔捲着袖子，道：「你這廝當眞是老壽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煩。」

無極手一落，又輕撫了那隻仙鶴幾下，雙手猛一振，那隻仙鶴一聲長唳，振翼飛了起來。

長唳未絕，那隻仙鶴已經高飛半空。

無極右手接一翻，「嗆郎」一聲龍吟，拔出了背負那柄古劍，左手隨捏劍訣。「來——」

那飛虹三人身形展開，團團繞着無極一轉，成三角形包圍著無極。

孫鳳翔脚一挑，將旁邊一塊百多斤的石塊挑起來，捧在雙手之中。

「老雜毛，先接少爺這塊石！」語聲一落，孫鳳翔雙手一揮，石塊脫手疾飛了過去。

無極輕喝一聲，偏身揮劍，「刷」地硬硬將那塊石斬爲兩邊，散落地上。

孫鳳翔大笑：「好鋒利的劍。」

「是貧道的內力深厚。」無極冷笑。

「是鋒利——」孫鳳翔這句話出口，左右脚雙飛，又將兩塊石踢了過去。

無極左手一抓，正好抓住了飛來第一塊石，接將之迎向第二塊，霹靂一聲，一齊碎裂飛散。

孫鳳翔却竟道：「想不到這兒的石這麼稀鬆，一砸便碎。」

無極冷笑道：「看來貧道不好好的教訓你一頓，你是不會服氣的了。」

「你還是青城派掌門的時候，少爺尚且未服氣，現在變了魏初的奴才，還要少爺服氣，豈非妄想。」孫鳳翔仰面向天，不再瞧無極。

無極悶哼，左手捏劍訣，壓在劍柄上，脚踏七星，「霍霍霍」，迅速幾個變化，地面上隨卽出現了幾個脚印，每一個都深逾一寸。

他只是脚步移動，並沒有向那飛虹三人攻擊，劍勢也沒有任何變化，但劍氣已經迫人眉睫。

那飛虹一聲「小心」，雙手銀虹一合，變成兩個銀環，嗚嗚聲響，左右飛旋，突然一定，向着無極。

孫鳳翔同時從腰帶上抽出了一條十三節鍊子鞭，迎風一抖，「錚錚」聲中，每一節都彈出了三個利鈎。

這條鍊子鞭乃是他親自設計打造，用的是上佳的精鋼，那些利鈎更是妙用無窮，非獨增加了鍊子鞭的殺傷力，而且鎖拿對方的兵器，當眞是百發百中，一招便見功。

他甚少用這條鍊子鞭，那當然是因爲甚少有機會，也甚少人要他動用到這條鍊子鞭來對付。

口裏儘管怎樣說，他事實絕沒有輕視無極，從他動用這條鍊子鞭便已知道。

無極望了這三人一眼，道：「合你們三人之力，已足以縱橫江湖，但對付貧道……」他沒有說下去，只是兩聲冷笑。

孫鳳翔亦自冷笑：「吹大氣那個不懂，你若是有眞本領，只管拿出來。」

無極道：「對付你們，貧道一個難道還不够？」

孫鳳翔悶哼一聲：「老雜毛，看不出你口氣也這麼大。」

無極笑笑：「貧道向來有一句說一句。」

孫鳳翔一皺鼻子：「對付你，便是少爺一個，也足够有餘。」

無極搖頭：「年輕人。這個時候的年輕人怎麼變得這樣虛僞輕薄？」

孫鳳翔自顧道：「當夜在魏初那兒，少爺只是擔心傷着皇帝，在房間內又放不開手脚，才讓你追出來，若非魏初叫住，在院子裏便已收拾了你。」

無極不怒反笑，道：「現在又是機會，這一次，不要錯過了。」

孫鳳翔冷笑：「還用說！」

無極道：「以貧道的意見，你們還是三個人一起上的好，也省得貧道一個個打發麻煩。」

孫鳳翔立卽道：「是你說的。」

無極道：「就算貧道不這樣說，你們難道眞的一個個上來不成。」

孫鳳翔道：「說不定，可惜現在我們沒有很多時間，必須速戰速決。」

「這個理由很充份。」無極仰首望天。「只是貧道既然叫得你們一起上，你們也根本就不用再找任何理由。」

孫鳳翔冷笑道：「你管得着。」

無極搖頭道：「貧道給你們時間說話，你却拿來盡說廢話，不覺得浪費？」目光一落，笑顧那飛虹。「你大概不會的吧。」

那飛虹沈聲道：「魏初果然決定了去投靠燕王。」

「識時務者爲俊傑，這沒有什麼不對。」

那飛虹接道：「老前輩一向德高望衆，青城也總算名門正派，這一次助紂爲虐……」

無極截道：「都是廢話。」

「不是——」那飛虹搖頭。「晚輩實在替老前輩可惜。」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13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那飛虹、孫鳳翔合圍無極，勸他棄邪歸正，不料老道士頑強異常，雙方劍拔弩張，就要動手了。

《前情提要》

無極一聲長嘯，身形向上拔起，一劍往孫鳳翔刺去，孫鳳翔鍊子鞭同時出手，精光一閃，搶先射向無極的面門。

無極劍一挑，鍊子鞭鞭梢正中劍鋒，反彈了回去，他的身形却沒有因此停下。

那飛虹也不慢，孫鳳翔鍊子鞭一展，他身形亦動，雙環急取無極的後背，孫飛燕那邊亦同時採取行動，雙手一滾，刺向無極雙脚！

這雙環雙刀，一開始便已全力攻擊，無極身形並不太快，立時給截下，他的反應異常敏銳，沉劍一點刀鋒，身形拔起，一個翻滾，將雙環亦讓開。

他的劍隨卽向那飛虹刺出了三劍，那飛虹銀環飛旋，擋開了那三劍，身形被震得半空落下來。

無極風車一轉，頭下脚上，長劍追刺那飛虹，那飛虹沒有閃避，雙環向着來劍上迎。

無極這一劍絕對可以刺進那飛虹的體內，但那飛虹雙環亦絕對可以同時擊進他的面門，這一招，乃玉石俱焚之勢！

飛燕雙刀同時凌空斬至，孫鳳翔的鍊子鞭亦向無極的腰腹捲來。

無極眼快手急，劍勢一變，一撞那飛虹銀環，身形橫裏倒飛出去。

那飛虹三人不約而同身形齊展，緊追在無極身後，三種兵器一齊攻前。

無極倒退三丈，半身一旋，迎向那飛虹，劍如閃電，直取那飛虹的要害。

那飛虹轉身，雙環一變「套月式」，迎向來劍。

無極這一劍若是不變，勢必穿過銀環，再刺入那飛虹要害，但那飛虹雙環亦必定同時擊中他的要害。

這又是拚命的招式，無極絕對有信心讓開要害，却沒有信心不被雙環擊成重傷。

若是沒有孫鳳翔兄妹在旁，無極只怕會拚一拚，但現在他如果身受重傷，孫鳳翔兄妹一定不會錯過這機會，一拚之下，不難拚出一個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他非獨要殺死那飛虹他們，還要活下來一享榮華富貴，在天下武林同道之前耀武揚威，若是自己也死掉，這一戰在他便毫無意義的了。

所以他又怎肯與那飛虹拚命？但是到現在，他仍然有信心一一收拾眼前這三個敵人。

那飛虹也不知是否看出無極這一個弱點，雙環急進，無極的反應若是稍慢，不肯硬拚就必會傷在他雙環下。

無極的反應異常迅速，劍才入套，身形便已倒掠了開去。

那飛虹緊追不捨，飛燕、孫鳳翔亦同時追前，三個人五股兵器同時追擊。

無極一退三丈，劍一引，「嗆郎」聲中封開了五股兵器，那飛虹三人身形落下一轉，又將無極包圍起來，孫鳳翔鍊子鞭先到，一條毒蛇也似疾射向無極的咽喉！

這一鞭，孫鳳翔滾地揮出，角度奇詭，無極幸好眼快手急，劍一劃，擋開，那知道孫鳳翔那條鍊子鞭一彈開立即捲回，「錚錚」聲中，毒蛇也似纏住了無極那支古劍的劍身。

那飛虹、孫飛燕並沒有放過這機會，左右齊上，雙環雙刀急襲向無極要害。

好一個無極，劍一抽不脫，身形立時一隻怒鶴也似，冲天飛起來。

孫鳳翔雙脚一分，立地生根，但仍然被牽得直往上飛起！

那飛虹看在眼內，猛一提眞氣，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雙脚不偏不倚，竟落在那條被牽直的鍊子上，也就踏着那條鍊子，凌空奔往無極！

這一着，實在險到了極點，沒有他這個膽量，也不會施展出來。

無極看在眼內，面色一變，身形翻滾，那剎那，那飛虹身形已然從鍊子上拔起來，一隻大鵬也似，凌空向無極撲落。

無極凌空三個翻滾，古劍已脫出鍊子纏繞，一翻，橫擋在面前，那飛虹雙環即時砸到，右環砸在劍鋒上，擋出了一蓬火花，左環切向無極的右肩！

「嗤」的裂帛聲響，無極右肩衣服被勁風撕裂，但間髮之差亦已讓開了肩骨，那一環卻仍撞在他的肩下背上。

這一環力道雖然已被卸去不少，仍將無極擋出了半丈。

無極身形斜裏落下，立時穩定，雖然只是輕傷，面色却是難看到了極點，出道以來，他還是第一次吃這種虧。

孫鳳翔看在眼內，大笑道：「老雜毛，這一環打得你痛不痛？」

無極面色一變再變，霹靂一聲怒吼，人劍合成一道飛虹，直取孫鳳翔。

那飛虹知道這個道人已經動了眞怒，一聲「小心」，同時，身形已撲向無極左進，右環一鬆，變成一條銀光閃亮的尖刺，猛扎向無極的要害。

無極的劍與孫鳳翔的鞭這時候已然相交三次，孫鳳翔那條軟鞭雖然一再彈回，都被無極的劍撞飛，那柄劍那剎那就像是變成了三柄，其快無比！

孫鳳翔軟鞭三歇而衰，無極暴喝聲中，劍一引，再刺孫鳳翔，那飛虹的雙環這時候已到了。

無極暴喝一頓，急抽回，擋開了插向要害的銀虹，身形接回，連攻二十七劍。

那飛虹銀虹回變成環，雙環飛舞，連接二十七劍，退了九步。

孫鳳翔、飛燕一鞭雙刀急上搶攻，無極一劍千鋒，片刻間連擋六十八鞭，七十二刀，百另八環，金鐵交擊聲如珠走玉盤，響成一片，煞是動聽。

接一聲霹靂暴喝，無極古劍環身一揮，只一劍，將三人迫了回去，他的劍沒有停下，「霍霍霍」一連三個虛招，人劍合一，靜止不動！

那飛虹、孫鳳翔、飛燕三人不約而同吸了一口眞氣，蓄勢以待。

無極目光一掃，冷笑：「你們都不要命了。」

孫鳳翔嘻皮笑臉應道：「我們又不是要做國師，要不要命都不要緊。」

無極怒道：「貧道就是拚着這個國師不做，今天也要劈殺你這個小子。」

孫鳳翔道：「你不做國師是你自己的事，要拚命，少爺隨時都歡迎。」

無極冷笑道：「你眞的不怕死？」

這一劍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孫鳳翔仰身，及時閃開。

孫鳳翔大笑：「能夠與一派掌門拚一個你死我活，少爺已經快慰平生的了。」

無極一怔，暗忖：「這幾個小輩，憑我這身份，跟他們拚命倒是一件不光榮的事。」

「何況這位掌門人還將是國師？」孫鳳翔大笑不絕，隨又招手道：「來啊，劈殺我這個小子。」

無極咬牙切齒，脚踏七星，劍勢又是幾個變化。

孫鳳翔擺手道：「你若是做了國師，也許眞的不消動手，隨便擺個姿勢，便能夠將敵人嚇跑，現在，還是差一點兒。」

「小輩──」無極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激動的情緒並沒有因此平復下來，在青城山上，從來就只有他罵人，那些弟子對他既敬且畏，就是魏金鵬，也不敢在他面前大聲說話，到了長興侯府，魏初對他始終也是恭恭敬敬，其他的人更就不在話下。

可以說，有生以來，就只有孫鳳翔對他這樣子無禮，那天清晨在蒼松之下，他便已有意思好好的教訓孫鳳翔一頓，只是有事在身，不想節外生枝。

現在他也是這個意思，只要孫鳳翔等知難而退，不爲己甚，那知道孫鳳翔非獨不領情，而且對他這位老前輩一些也不客氣。

那飛虹方才的一環更將他這位老前輩的尊嚴打掉了一半，令他矛盾得只是是否值得爲此而將一條這麼寶貴的性命拚掉。

那飛虹彷彿知道無極在想着什麼，這時候突然插口道：「我看我們還是別打下去了。」

無極尚未答話，孫鳳翔已接上口：「這不是我們怕你。」

「只是打來沒有意思。」那飛虹又道：「因爲不管勝負如何，你這個國師都是做不成的了。」

那飛虹却問：「那你怎麼不出劍攻來？」

無極悶哼一聲：「跟你這種不懂武功的人談武功，是白費唇舌。」

那飛虹還未答話，孫鳳翔已大笑道：「是你要談，我們可沒有這個興趣。」

「都是瘋子。」無極怒形於色。

孫鳳翔又道：「我們現在又不是參加武術切磋大賽，一招一式的跟你對拆，表演給誰看。」

飛燕嬌笑道：「道長若是有興趣，儘管先行表演一番，好讓我們見識一下什麼才是眞正的武功。」

無極「嘿嘿」冷笑，脚踏七星，一聲：「仙人指路」，虛刺一劍，身形同時變化。

這果然是一招「仙人指路」，手眼步法，配合得恰到好處，當眞好到毫巔，無懈可擊。

那飛虹三人看在眼內，無不衷心佩服，他們都懂得這一招「仙人指路」，却是到現在才知道這一招可以有這許多變化，又能夠攻守呼應，無懈可擊，要將這一招練到這個地步，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經驗、功力、恆心缺一不可。

他們也不能不同意，無極的劍術實在已經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

「這是一招仙人指路。」無極收劍，傲然冷顧三人。

那飛虹道：「能夠將這一招練到這個地步的人並不多……」

孫鳳翔接道：「少爺可瞧不出這一招有何特別之處。」

無極道：「憑你的見識，當然瞧不出。」

孫鳳翔不怒反笑：「好，你雖然笨一點，跟少爺學到現在，總算已知如何將話說得刻薄。」

無極怔在那裏，孫鳳翔接道：「但要少爺生氣，還差一點兒。」一頓轉問：「下一招你要給我們示範的是什麼？」

「仙人指路！」無極一字一頓，「指」字出口，他的劍已指了出口，到「路」字，劍已到了三人面前，一招三式，分刺三人！

三人兵器展開，擋開來劍，左右一分，又將無極包圍起來！

無極身形轉動，劍出不停，一連十三招「仙人指路」，迫開三人，再一指，急指孫鳳翔，對於這個小輩他顯然痛恨之極。

飛燕雙刀旁來，被無極長袖震開，那飛虹雙環一刀，無極已然借着劍尖一點孫鳳翔鞭梢之力，翻身從孫鳳翔頭上掠過，人在半空，竟然能夠再對孫鳳翔施出一招「仙人指路」！

孫鳳翔「懶驢打滾」，避得有些狼狽，但總算避過這一招，鍊子鞭一抖，射向無極的後心。

好一個無極，半空中竟然能夠施展得出一招鐵板橋，鞭從他的後背射空，他凌空再一個翻滾，人劍飛回，削向孫鳳翔的咽喉！

這一劍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孫鳳翔仰身及時閃開，那知道無極那支劍風車一轉，竟變成逆持，倒插而下。

眼看孫鳳翔身形變化已盡，這一劍無論如何閃避不開的了，那飛虹雙環及時趕至，撞在劍尖上，將無極的劍撞開。

無極却早已算準那飛虹雙環必然趕得及到來，左手袖同時一拂，將那飛虹雙環壓下，劍立回，一劍轉刺向那飛虹的咽喉！

飛燕雙刀同時砍至，那飛虹那剎那面色突然一變，脫口大呼：「飛燕小心！」

也果然不出他所料，無極早已算準了他必能閃開那一劍，劍刺到一半立即轉回，左右撞開了飛燕雙刀，左手穿袖而出，中指如劍，點向飛燕的眉心！

飛燕雙刀被封在外門，輕功雖然好，却不防無極以指代劍。

那飛虹、孫鳳翔都看出危險，狂吼聲中，雙雙撲向無極，奮不顧身，他們的身形雖然快，比起無極，仍然慢了半分。

半分已足以致命，無極左手中指不偏不倚，正點在飛燕的眉心上。

飛燕的眉心立時多了一個圓洞，慘呼一聲，倒飛了出去。

飛出了半丈，鮮血才從她的眉心射出來。

無極亦早已算準這一點絕不會落空，一點身形即轉，讓雙環，劍劈孫鳳翔！

孫鳳翔一雙眼睛都紅了，狂吼聲中，揮鞭當頭抽向無極，完全不閃避無極那一劍。

劍却比鞭更快，血光一閃，孫鳳翔右手齊肘斷下，那一鞭立時失了準頭，一旁抽空，若換是別人，這斷臂之痛，早已失魂落魄，孫鳳翔沒有，忍痛踢出了一脚，正中無極的小腹！

無極悶吼一聲，面部肌肉收縮，身子被踢得斜撞向那飛虹，那飛虹雙環本來够不上分寸，無極給踢撞過來，却恰到好處，「格喇」聲中，硬硬將無極的右肩右肘一齊擊碎！

無極不由一聲怪叫，古劍「嗆郎」墜地，身子一轉，左手中指疾戳那飛虹眉心！

那飛虹頭一偏，雙環同時反鎖，却不偏不倚，鎖住了無極的左臂。

無極的反應絕不會那麼遲鈍，但右臂斷折的打擊痛苦却已令他方寸大亂，一心只要將那飛虹擊殺，報却這斷

臂之仇，招式不覺便走老，到他發覺不對勁的時候，左臂已來不及收回來了。

那飛虹雙環一鎖接一錯，無極的左臂亦齊肘而斷，整個身子亦被抖得飛起來，眼角同時瞥見一道劍光刺至。

那道劍光沒有人比他更熟悉的了，砍來的也正是他的劍。

孫鳳翔以脚將劍挑起，左手一抄，咆哮一聲，便向無極斬去！

無極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孫鳳翔一劍刺實，第二劍緊接劈出，人如瘋虎，劍亦瘋狂亂劈，那飛虹亦自咆哮着雙環擊至！

無極一個身子在環劍交擊之下東倒西歪，骨碎聲寒人心魄，血肉橫飛！

孫鳳翔那片刻也不知擊出了多少環、多少劍，到無極倒下的時候，已完全不成人形。

孫鳳翔瘋狂的又斬了幾劍，才將劍插下，穿過無極的身子，直沒入柄。

無極這時候已經是一個死人，那飛虹是第一個發現，第一個回復自我，看了看無極的屍體，目光一轉，奔向飛燕。

血仍然從飛燕眉心的血洞湧出來，飛燕鮮紅如朝霞的嬌靨已變得如白紙一樣。

那飛虹跪一膝，抱起了飛燕的屍體，將自己的臉貼上飛燕的臉。

飛燕的臉一片冰冷，那飛虹那刹那有如置身冰窖之中，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一顆心却變得麻木，甚麼感覺也沒有，眼睛亦彷彿變成了冰珠子。

沒有淚，他的淚已與心凝結，飛燕對他的重要，有誰能明白。

也不知過了多久，孫鳳翔突然衝了過來，一聲「妹妹——」語聲嘶啞蒼涼得難以言喻。

他也跪下來，突然一把抓住了那飛虹的肩膀，道：「元寶一定是發現了轎子裏坐着的是無極才沒有追上來，那現在他一定是去追前行的兩頂轎子。了」

那飛虹茫然點頭，孫鳳翔接道：「魏初老奸巨猾，元寶一定不是他的對手，說不定一追上去就會墜進魏初的陷阱，你快去救他，將皇帝搶回來。」

那飛虹彷彿沒有聽清楚，呆望着孫鳳翔，孫鳳翔一急，猛一把將那飛虹推得翻倒地上。

給這一推那飛虹彷彿清醒了許多，一下坐起來，伸手又要去扶飛燕的屍體，孫鳳翔伸手截下，悲痛已極的嘶聲道：「你不去，飛燕是白送了性命，死也不瞑目。」

「我去！」那飛虹一咬牙，終於站起來。

「快去！」孫鳳翔揮手催促，這個時候，他仍然心懸元寶的安危。

元寶又如何？

陷阱不錯是陷阱，却是元寶一夥佈置在樹林中，只等魏初一行人踏進來，他率衆抄小路，搶在魏初前面，很快便佈置好一個簡單而有效的陷阱。

孫鳳翔那邊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當然不知道，若是他知道轎子裏坐的是無極，相信他也不會走到這兒來，他雖然貪財好色，到底也是一個講義氣的人，何况他與孫鳳翔情同手足，乃生死之交。

魏初一行眼看快到了，顯然並無所覺，眼看便要踏進陷阱，元寶暗處看見，那能不樂得直搓手。

前行的是無極的兩個弟子宮南、高立，俱都換上了一身侍衛的裝束，混在侍衛當中，進入樹林中的道路，才走在前面。

他們一路走來，步步爲營，眼看快到出口，才鬆了一口氣，却就在這刹那，泥土飛揚，一張巨網突然在地上破土而出，前行宮南、高立二人冷不提防，一齊墜進網中，給吊起來。

兩人身形欲起，却完全沒有着力之處，揮劍砍去，那張網却是牛筋繩子結成，才削斷一條，網已收縮，幾個山賊隨即左右竄出，狼牙棒擊下，可憐人被困在網內，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活活給擊斃。

後面的侍衛正要搶救，兩旁却有亂箭射來，立時倒下了近半，羣賊隨即四面八方蜂擁而來，喊殺連天！

魏金鵬面色大變，急忙搶在第一頂轎子之前，一面大呼道：「保護轎子！」

那些侍衛見伏兵四出，無不膽戰心驚，聽得呼叫，連忙圍攏上來。轎子已停下，第一頂轎子簾開處，魏初探頭出來，面無人色，語聲顫抖：「什……什麼回事？」

元寶一眼瞥見，「格格」大笑。「你就是魏初？就是那條老狐狸？」

魏初一呆，脫口道：「你又是那一個？」

「元寶！七重天的元寶皇帝！」

「七重天的元寶？」

「難道還有第二個？」元寶伸出一指搖了搖。「三萬兩黃金騙老子是三十萬兩，這個賬，老子今天可要好好的跟你算一算。」

「這……這可是誤會。」

元寶搖頭道：「這個時候還要狡辯？老子到過你那座金窖，你那兒有多少金子，老子難道還不清楚？」一頓一喝：「兒郎們！」

無極冷笑：「貧道只知道，打下去還有很大的希望，不打下去，便眞的全無希望。」

那飛虹不再說話，從無極的說話神態他已經知道這個老道士是至死不悔的了，孫鳳翔却叫起來：「少爺可看不出你還有多大希望，方才那一環若是打得重一些，你現在已經是爛泥一堆。」

無極的怒火陡然又冒起來，厲聲道：「打，一定要打下去，貧道倒要看你們這三個娃兒如何拚掉貧道這條命。」

語聲一落，左手食中指按劍訣往劍脊自下至上一推，舉劍齊眉，奔向前去，直迫孫鳳翔。

那飛虹飛燕、齊上，那飛虹先到，雙環砸落，無極的手勢不由一頓，怒叱聲中，回劍劃向那飛虹！

環劍相交，十六下急響，那飛虹去勢奇急，奮不顧身，直欺入無極的中門，他雙環巧打，一入中門，無極的劍勢便很難施展得開。

雙環原就是奇門兵器，甚少人用，在那飛虹的手中施展開來，更就是飛靈巧幻，可是這還難不倒無極，那片刻環劍相交，他的劍最少有三次機會可以將那飛虹刺傷，但他的劍若是一刺出去，那飛虹雙環一定會趁隙搶入。

這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無極完全沒有把握在劍刺那飛虹同時讓開那飛虹的反襲，所以他的劍沒有刺出去。

連接十六環，他再接一環，劍一推，一股內力透出，借力使力，從那飛虹頭上翻了過去。

飛燕雙刀孫鳳翔一鞭相繼落空，與那飛虹一齊轉身，無極已經在三丈外落下，瞪着那飛虹道：「你那算是什麼武功？」

那飛虹冷冷道：「殺人、拚命的武功。」

無極冷笑道：「你就只懂得殺人？拚命？」

「你難道不懂？」那飛虹反問。

無極道：「好的武功必須兼顧全身的要害，無懈可擊，同時尋隙找暇，致敵於石火之間。」

那飛虹道：「不錯啊。」

無極道：「你一招之中，最少有三處破綻。」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14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飛燕死了，孫鳳翔在斷了右臂之後，狠踢了無極一脚，被那飛虹雙環擊中，終於在兩人劍環交加之下粉身碎骨，而魏初又在森林裡中了元寶的埋伏。

《前情提要》

羣賊哄然齊應一聲，當眞是天崩地裂，震人心魄，魏初嚇得身子一縮，忙又道：「有……有話好說。」

元寶高呼道：「你這個窮光蛋，跟老子還有什麼話好說的，動手！」

羣賊立時揮動兵器，衝殺上前，元寶手揮大鐵棒，亦自衝殺前，四個侍衛當先迎上來，刀棒一接實，齊被震開。

元寶繼續衝前，一捧當頭向一個侍衛擊去，那個侍衛揮刀急撥，才擋開一棒，第二棒又砸到，一連三棒，那柄刀已被砸得彎起來，反砍着那個侍衛的腦袋。

元寶接一棒橫掃，將旁邊的另一個侍衛連人帶刀，砸得倒飛兩丈之外，剩下那兩個侍衛已經被元寶左右的山賊截下，元寶殺得興起，繼續衝殺前去，掌櫃亦步亦趨，亦是威風凜凜。

魏金鵬吩咐四個侍衛保護魏初的轎子，長劍一引，迎向元寶。

「掌櫃，你去解決那幾個侍衛！」元寶鐵棒一探，替掌櫃開路，掌櫃鐵算盤一揮，帶着兩個山賊衝了過去，魏金鵬一劍接不下，元寶的鐵棒已到，忙引劍迎去，一劍一棒，眨眼交擊七次，只震得魏金鵬雙手發麻，暗罵自己愚蠢，怎麼去跟元寶硬拚。

元寶接喝一聲，一條鐵棒上下飛舞，整個身子都裹在鐵棒中，向魏金鵬欺去，魏金鵬三劍劃出都被封回，身形急展，繞著元寶轉動起來，長劍隨即從不同的方向刺向元寶，他是無極的入室弟子，無極一心要取悅魏初，自然悉心加以教導，所以他的武功比宮南、高立還要好，但與元寶比較，還有一段距離。

元寶的武功說雜當眞雜得很，各門各派的都好像懂一些，而且大半還是從對手學來，所以可以說都是精華所在，也特別實用。

說到臨敵經驗的豐富，元寶更就不在話下，魏金鵬實在難望其項背，那枝鐵棒也遠比任何兵器實用，一棒擊下，開碎裂石。



魏金鵬原是看到元寶所用的鐵棒那麼重，一心要消耗他的氣力再出其不意一劍將之刺殺，那知道轉了七、八個圈，刺了數十劍，非獨一劍也刺不進去，元寶鐵棒仍然揮掃自如，像沒事兒的。

元寶也看出了對方的企圖，大笑道：「你跟魏初是什麼關係？」

魏金鵬不覺應道：「是父子，又怎樣了？」

「老子是老狐狸，兒子當然是小狐狸，那就難怪了。」

元寶大笑不絕。

「你在胡說什麼？」魏金鵬身形轉動，左三右四又刺出了七劍。

「小狐狸，你不是要消耗老子的氣力，好將老子刺倒？」元寶一面封擋一面回答。

魏金鵬沒有作聲，身形跳躍如舊，元寶再接幾劍，猛



他總算看見了孫鳳翔鮮血濕透了，齊肘斷去的右臂，然後他看到了飛燕的屍體。

喝一聲「橫掃千匹馬」，一棒疾掃了出去。

這一棒橫掃，周圍一丈，全都在鐵棒所擊的範圍，魏金鵬方欲撲上，鐵棒已掃到，只覺得勁風撲面，幾乎為之窒息，他長劍一壓，身形急退，才退出三尺，後背已撞在一株樹幹上，元寶早已看在眼內，算準了才掃出這一棒，即時一步搶前，再一棒掃出。

魏金鵬的反應並不慢，後背一撞上樹幹，一聲驚呼，立即轉向樹後，這樣做沒有錯，元寶手中的若是其他較輕的兵器，那株樹幹應該可以替他擋去，那却是一條那麼粗重的鐵棒，魏金鵬到底是臨敵經驗不足，倉卒間未能兼顧到這許多，到他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元寶一棒已掃在樹幹上，「轟」地一聲，那株樹幹竟然給掃斷！

魏金鵬一個身子同時飛跌出去，這一棒雖然沒有掃在他身上，那一震之力已足以將他震成重傷，飛跌出半丈，他口吐鮮血，踉蹌着又跌出三步，手扶着一株樹才穩定下來，左右三個山賊一齊擁上來，魏金鵬負傷應戰，砍倒了兩個，却被最後一個亂棒擊倒地上，當場喪命。

元寶那邊已大笑着走向魏初，魏初看見兒子慘死，悲痛之極，但看見元寶走來，身子仍然不由往轎子裏縮，在他來說，那已是最安全的地方，元寶大喝聲中，一棒擊下，那頂轎子立時四分五裂，魏初一聲慘叫在轎內響起。

木片橫飛，鮮血激濺，保護轎子的侍衛這時候已給掌櫃等砍翻，元寶這一棒完全是在極其順利，毫無阻礙的情形下砸落，莫說是木，便是石頭，也得在棒下碎裂。

那些侍衛有些仍然在頑抗，但這一聲慘叫入耳，鬥志全消，倉皇逃命，那些山賊追上去，又砍倒了幾個，立即被元寶叫回來。

元寶已轉到後面那頂轎子之前，掌櫃幾個左右將轎子托起一推，一個人便滾蛋也似從轎子裏滾出來，手腳都給繩子縛着，嘴巴也給布掩上，羣賊一見，立時哄然一聲歡呼。

這個當然就是皇帝，早已膽落魂飛，元寶却是笑得合不攏嘴，探手一棒將皇帝挑起來，左右山賊忙將皇帝扶住。

皇帝整個身子都在發抖，兩條腳早就軟了，不是扶着，根本站不起來，掌櫃上前，伸手拍掉了皇帝衣服上的塵土，一面笑嚷：「皇上萬福——」

皇帝只差一點兒沒有昏過去，掌櫃隨即道：「老大，我們這一注押中了。」

元寶大笑：「既然押中了，還不趕快去拿錢？」

羣賊哄然齊應，掌櫃小心翼翼的忙將皇帝推回轎子裏，八個山賊緊接將轎子抬起來，「呵呵」連聲，擁着轎子往赤松林那邊奔去。

× × ×

元寶一夥到達赤松林，翁天義、司馬長安等已經在林前等候，他們的消息，絕無疑問也相當靈通，他們二十人也不到，但林中是否另有安排？却不是元寶他們所能夠瞧出來。翁天義負手立在轎子前，衣袂飄飄，驟眼看來，整個人彷彿隨時都會給風吹起來，給吹進半空，他看著羣賊擁向那頂轎子，一臉似笑非笑的表情，站他身旁的司馬長安却像一具石像也似。

轎子在翁天義面前停下，元寶大笑着走前，道：「白臉太監，皇帝老子給你送來了。」

陽光下，翁天義的一張臉果然白得很，這句話入耳彷彿又白了幾分，但笑容却是更盛，柔聲問：「在那兒？」

扶着轎子的山賊一托一推，皇帝又滾了出來，一直滾到翁天義腳下，翁天義看得真切，點頭「很好。」

「如假包換，童叟無欺。」元寶大笑。

翁天義輕笑一聲，悠然揮手，八個太監在他那頂轎子後面將四個大箱子抬出來，抬到元寶面前，打開，之內全都是閃閃生輝的一錠錠黃金。

元寶眼睛大亮，翁天義笑接道：「金子都在這裏了，只有多，不會少，你可以慢慢點數清楚。」

「不用了，你這個人有信用，老子絕對相信你。」元寶轉身揮手。「兒郎們，還呆着幹嗎？」

羣賊哄然上前，司馬長安的手也就在這時候緩緩移向腰間金鞭，却被翁天義有意無意按着。

羣賊沒有理會，自顧將那幾個箱子抬起來，奔了出去，元寶走了幾步，忽然回身道：「小店就設在七重天，歡迎光顧！」

翁天義微笑道：「有機會的。」

元寶大笑，腳步一快，頭也不回的奔前，翁天義完全沒有阻止的意思，看着元寶一夥遠去，才鬆開按着司馬長安的手，司馬長安這才問：「公公……」

翁天義截道：「可以用錢解決的事情，為什麼不用錢解決？」

司馬長安無言頷首，翁天義接道：「你們還不上去替皇上鬆綁？」

那些太監慌忙上前，翁天義又道：「司馬兄的人也得準備啓程了。」

司馬長安應聲揮手，一陣奇怪的竹哨聲接從竹林內響起來，翁天義也沒有理會皇帝，看着皇帝給推回轎子內，負手走回他那頂轎子。

這一份冷靜從容實在不是一般人能及。

那飛虹趕到魏初一夥橫屍的地方，才從坐騎躍落，那匹坐騎已氣力俱盡，一聲悲嘶，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看見那遍地的屍體，那飛虹不難想像那一點的慘烈，來到那頂破轎子前，却只見破碎的轎子裏，倒著一堆爛泥也似的魏初，雖然部份已不成人形，但面目仍然可辨。

看到這具屍體，那飛虹不由想起元寶那條粗大的鐵棒，再望去，地上那些屍體中果然倒着幾具山賊的屍體。

「果然是元寶他們做的，他們那裏去了？」那飛虹沉吟起來，「魏初在這裏，皇帝當然也在，莫非他們已帶了皇帝到侯爺那兒？」

那飛虹沉吟着轉了一個圈，並無其他發現，惟有往來路走去。

× × ×

孫鳳翔已經將斷臂的傷口裏起來，呆坐在山溝一旁，望着飛燕的屍體，一直到他聽到那一陣「嘿嘿呵呵」的聲音。

抬頭望去，只見元寶一夥正向這邊奔來，元寶並不知道山溝發生了什麼事，一陣「嘿嘿呵呵」，滿頭大汗，裝腔作勢的趕來，他們也事實真的趕出了滿頭大汗。

相距還有數丈，元寶突然一呆，腳步一下子停下，他總算看見了孫鳳翔鮮血濕透，齊肘斷去的右臂，然後他看到了飛燕的屍體。

那些山賊也看見了，一個個停下腳步，呆望着元寶。山風吹過，元寶由心寒出來，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突然狂叫一聲，拔步奔前去。

孫鳳翔看着他奔來，沒有作聲，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現，元寶奔近來，也沒有作聲，蹲下，伸手抓向孫鳳翔的右臂，還未接觸，便停在半空。

「你……你的手臂……」元寶的語聲顫抖起來。

孫鳳翔居然還笑得出。「轎裏的是無極，我不給他砍掉這條手臂，要將他弄倒，大概還沒有這麼容易。」

「那飛燕……」

「無極的劍術出神入化，內外功都登峯造極，他看準機會要殺飛燕，誰也阻止不了。」

「該死的老雜毛，賊道士！」元寶一下跳過去抓起無極的屍體，亂拳擊下。

無極的屍體再吃這幾拳，看來就更像一堆爛泥了，元寶目光一轉，突然鬆手，怪叫道：「那飛虹那個臭小子又去了什麼地方？」

孫鳳翔道：「我們考慮到你必定發現破綻，去了截擊魏初，恐怕你粗心大意，不慎中了那條老狐狸的陷阱，我手臂斷了，只有叫那姓那的臭小子接應你了。」

元寶怔在那裏，猛地大吼一聲，反手摑在自己的面頰上，重重的一連摑了七、八巴掌，一面嘶聲叫道：「該死！該死——」

孫鳳翔呆望着元寶，羣賊面面相覷，也齊呆住。

「不成——」元寶突然跳起來。「老子怎能這樣不講義氣，這樣不夠朋友，老子一定要將皇帝拿回來！」

語聲一落，元寶發狂的奔了出去，羣賊慌忙跟上，原路奔回，孫鳳翔不由叫出來：「元寶——」

元寶置若罔聞，只是奔前，牙齦緊咬着，只差一點沒有掉下淚來。

× × ×

隊伍緩緩前行，翁天義始終是坐在轎子內，那些太監前後護衛着皇帝坐着的那頂轎子，司馬長安的手下分成兩排，走在兩旁，司馬長安一騎則走在最前面。

道路盤旋在荒野中，穿過了一個小林子，司馬長安在馬上老遠便看見元寶一夥橫擋在前面路上。

羣賊或坐或臥，這時候已經休息得差不多，元寶高坐在滿載金子的箱子上，心情看來已沒有那麼激動，但深知他的都看出他現在就有如一箱火藥，放在火焰旁邊，一觸便會爆炸開來。

箱子堆疊在一起，元寶高高在上，看得比誰都清楚，掌櫃立在箱子旁，看見司馬長安一騎從林子裏走出來，立即道：「老大，人來了！」

元寶揮手道：「依原定計劃，他們若是不答應，老子對付那個司馬長安，你們搶皇帝，一得手，立即將皇帝送回去盛北川那兒。」

羣賊聽得清楚，齊應一聲，掌櫃又道：「那個陰陽怪氣的老小子？」

「那個嬲種？」元寶大笑：「老子一隻手便將他的頭扭下來。」

羣賊亦大笑。

司馬長安那邊却視而不見，策騎繼續前行，其餘人亦步亦趨，神態亦沒有任何變化，他們的感情似乎已完全麻木。

元寶看着他們來到身前三丈，左手終於作勢一擋，大吼道：「站着！」

司馬長安應一聲：「停！」所有人一齊停下，司馬長安隨即策騎一旁踱開，讓出當中一條通道。

元寶毫無障礙的看到翁天義那頂轎子，轎子的簾子即時一開，翁天義現身出來，含笑招呼：「元老闆，我們這麼快又見面了。」

元寶大聲道：「老子是還你金子來的。」

翁天義笑問：「那些金子有問題？」

「沒有。」元寶把頭一搖。

「那是數目不合？」翁天義再問，笑容更盛。

「也不是。」元寶搖頭再揮手：「總之不換了，金子老子全還你，人可要帶走。」

翁天義笑出來：「你是在跟我開玩笑？」

「開玩笑？」元寶翻眼一瞪：「老子可沒有這種閒情。」

翁天義微一頷首：「你是眞的要把人帶走？」

元寶不耐煩的提高了聲音：「當然是眞的了。」

「你們生意不是有一句老話——」翁天義仍然那麼悠閒。「貨物出門，恕不退換。」

「老子不管。」元寶把拳一揮：「老子也不是什麼人，只是一個强盜，你不換，老子可要搶的了。」

翁天義含笑擺手：「請——」

元寶勃然大怒，大吼道：「兒郎們還不與老子上前打殺他們？」

羣賊「轟」然應一聲，揮動兵器衝前去，司馬長安那邊亦拔劍，兩旁死士不用吩咐，已經弧形迎上去，翁天義卽時道：「這個元寶留給我！」

司馬長安點頭，叱喝一聲，飛騎衝向其他山賊，馬到劍到，馬快劍快，「刷」一聲，一個山賊首當其衝，一顆頭顱被砍飛上半天。

幾個山賊左右圍上來，亂棒方要擊下，司馬長安人已離鞍，凌空拔起，半空中把手一招，三枚暗器射出，正中一個山賊的面門，身形接落，迎着另一個山賊的狼牙棒，身形又一個翻滾，劍同時一長，棒從他腳下掃過，他的劍把握那刹那，刺進了那個山賊的咽喉！

與之同時，羣賊與司馬長安屬下的死士已然廝殺起來，雙方都是久經戰陣，羣賊孔武有力，用的都是重兵器，那些死士却是渾身兵器暗器刁鑽險毒，這一戰的慘烈，可想得知。

雙方的人數亦差不多，不同的是羣賊這邊除了一個元寶，勉强可以稱得上高手的就只有一個掌櫃，對方翁天義之外還有司馬長安。

翁天義沒有動，只是看着元寶，無論怎樣看來，都不像懂得武功的，元寶從箱子上跳下，手抓着大鐵棒，盯着他。

「請——」他再次伸手。

元寶戟指，大笑：「你這是老壽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煩了。」

翁天義悠然道：「命就在這兒，只等你來拿。」

元寶大笑接道：「老子就一棒砸殺你這個老烏龜！」揮棒衝前去。

翁天義左袖一揚，竟然將擊下來的一棒卸過一旁，完全是「四兩撥千斤」的巧力，他的身形同時鬼魅般一閃，一掌拍出。

元寶一棒落空，那種感覺就像是行走間一步踏空，驚訝未已，勁風已壓體，他的反應也不慢，左手一沉，以棒端迎向來掌，翁天義那一掌仍然拍下去，一掌拍實竟然將元寶震開了三步。

元寶想不到這個看來手無縛雞之力的老太監竟然有這麼好的內功，這一驚非同小可，驚呼未出口，翁天義雙袖已「拍拍拍」的飛向面門，他眼神一亂，鐵棒急揮，翁天義更快，從棒下欺進，雙掌齊擊在元寶的胸膛上！

那在元寶的感覺有如兩個鐵錘一齊撞來，悶哼一聲，身子被擊得倒飛出丈外，着地再又倒退三步才穩定身形，咽喉一甜，嘴角一縷鮮血流下。

翁天義沒有追前，雙手背負，笑望元寶。

「好小子！」元寶雙眼瞪得大大。

「這其實應該叫老龍王上山。」

「果然厲害（離海）——」元寶倒抽了一口冷氣。

翁天義第三次伸手：「請——」

元寶怪叫一聲，手揮鐵棒撲上，亂棒擊下，翁天義身形飄忽，元寶一連二、三十棒，仍然擊不中，他也知道遇上高手，不敢大意，鐵棒上下飛舞，變化迅速，攻守俱備，翁天義一時間也近不了他的身。

翁天義一些也不着急，繞着元寶，穿花蝴蝶似的，偶然一拂袖，「獵」然聲響，有如刀削，拂削眼目！

他那雙袖子顯然就是爲了配合這種武功，遠比一般的長出了很多。

若是給拂中，眼睛便得給廢去，元寶每一次都及時避開，連閃七袖，總算瞧出來，脫口一聲：「流雲袖！」

翁天義雙袖一捲，身形迎着棒勢一退半丈，笑道：「不錯！」

元寶一皺鼻子：「可也嚇不倒老子。」

翁天義搖頭：「這不是講口的時候，你看你那些手下。」

元寶目光一轉，只見司馬長安與那些死士佔盡上風，七重天羣賊已經是一面倒之勢。

那些死士到底久經訓練，全都是殺人老手，時而刀，時而七首，時而矛，時而暗器，再加上飛索繩鈎，當眞是變化多端，羣賊雖然孔武有力，又用重兵器，那些死士根本不與他們硬拚，周圍又有足夠的地方讓那些殺手活動，這片刻之間，羣賊已過半數爲他們所算，被暗器射中，儘管並非全都射在要害之上，但對羣賊作戰的能力，多少亦有些影響。

羣賊却非獨沒有退縮，反而更兇悍，就像是負傷的野獸，瘋狂地撲擊，挨上他們一下的死士卽使不當場了賬，也非要重傷不可。

死士無情，羣賊如狼似虎，全都不顧生死，拚命的搏殺，這樣下去，本來就是一個同歸於盡的局面，只可惜死士方面還有一個司馬長安，一劍縱橫，輕功施展開來，沒有一個山賊能夠追得上，將他截下來，他也不與任何一個山賊糾纏，只是向那些已經有對手的山賊襲去。

那些山賊應付對手已經不容易，何況要同時應付一個這樣的高手偷襲？司馬長安襲擊的必是要害，卽使不中，那些死士也懂得把握機會補上幾下子，輕易地將之解決。

這一戰雖然不會這麼快解決，但已經很明顯，是怎樣的結局。

元寶目光回到翁天義面上，一顆心不由發涼，他雖然魯莽，絕不是那種固執到死也不肯承認事實的人，他的心情出現前所未有的煩亂。

羣賊都是追隨他多年，出生入死的好兄弟，難道就由得他們一個個倒在這兒？

翁天義彷彿看透了他的心，笑接道：「我看我們還是不要再打下去了，你們要走，我們絕不會留難。」

元寶冷冷的瞪着翁天義。

「你雖然是他們的頭兒，却沒有權力支配他們的生命，我那些手下在我來說也是的。」

元寶沉聲道：「老子……」

翁天義揮手截住：「我以爲你應該先問問你手下的意見。」

「好——」元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們一齊叫他們停下。」

二人不約而同，側首齊喝一聲：「住手！」

他們的內功都很好，一喝之下，將所有的打鬥聲完全蓋過，雙方均幾乎一齊給喝住，也一齊詫異的向這邊望來。

元寶隨卽高呼：「兒郎們，這個老烏龜說，誰要走都可以走。」

翁天義面色一沉，他實在想不到這種情形之下，元寶仍然敢叫他做老烏龜。

羣賊哄然一陣騷動，掌櫃振吭道：「老大，他答應將皇帝交給我們了？」

元寶大聲應道：「他只是提醒老子，沒有權支配你們的性命。」

「他娘的——」掌櫃破口大罵：「這個兎崽子打不過我們，出到離間我們感情這種卑鄙手段來了。」語聲一落，算盤猛一響，算珠突然一齊脫出，射向擋在前面的三個太監。

那三個太監冷不提防，面門被算珠射中，一個雙目立瞎，旁邊幾個山賊一擁而上，狼牙棒砸下，都砸倒地上。其餘山賊亦同時猛然撲擊，一陣亂棒亂擊，出其不意，亦被他們擊倒了七、八個死士。

元寶大笑，一條鐵棒撞向翁天義胸膛，那些山賊雖然沒有作聲，但行動已等於回答他死也追隨左右。

翁天義本來蒼白的臉立時變成死魚肉也似，又股怒火從心底冒起來，這個人說怪也眞怪，臉越白便越怒，一聲大喝，雙掌一登，竟迎向撞來鐵棒。

兩下接實，元寶竟然被震開三步，翁天義身形接展，天馬行空般飛撞向元寶，身形動處，塵土飛揚。

元寶眼快手急，吼叫聲中，鐵棒接連七次凌空撞向翁天義，一次比一次强勁。

翁天義雙掌硬接，每接一棒，身形非獨沒有被撞退，反而向上翻起來，接到第七棒，一翻竟高逾三丈，猛一個盤旋，飛撲而下。

元寶一眼瞥見，鐵棒立卽在頭上揮舞，車輪子也似迎向來掌，翁天義雙掌一擊若是落空，不難被一棒攔腰掃飛出去，他雙掌一落却是恰到好處，正擊在鐵棒上，一下異響，旋轉的鐵棒立時停下來，元寶一雙腳竟然陷入了地面三寸，翁天義却往上彈起，一翻又撲落，這一次，雙掌已印向元寶的頭頂。

元寶大喝一聲，鐵棒迎上去，身子那刹那却一倒，貼地疾滾了出去，這一着倒是在翁天義意料之外，他的反應可也不慢，凌空半身一旋，掌力已收，但餘力仍然激蕩起一大片塵土，他也就在塵土中落，着地卽起，疾射出去。

元寶貼地一滾，鐵棒接往地上一撐，身形箭也似飛射五丈，直撞向那邊一個太監，那個太監正與掌櫃戰在一起，一眼瞥見元寶撞來，急忙閃避，元寶的鐵棒仍碰在他肩上，這一碰看似不怎樣，却已將他震飛了出去。

元寶接呼道：「搶皇帝！」

掌櫃與兩個山賊應聲撲上，一把將轎子的簾子拉下來。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⑬因編排錯誤第117頁第3欄倒數第5行，應接116頁第3欄30行之後，特此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飛虹無敵…15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七重天群盜敵不過老太監翁天義，但是元寶倚多爲勝，準備一舉劫回司馬長安手中的黃帝。

皇帝正坐在轎子內，身子縮成了一團，面青唇白，渾身發抖，掌櫃手一探，劈胸抓住，硬硬將他從轎子裏拖出來。

翁天義這時候亦已撲到來了，自然轉身撲向掌櫃三人，元寶一棒攔住，片刻間竟然擊出了七十二棒，虎虎生風，震得翁天義一身衣衫「獵獵」地飛揚，翁天義身形再一變，有如柳絮隨風，在棒風中上下翻滾，七十二棒過去，他絲毫無損，而且有如附骨之蛆掛在棒端上。

元寶舊力已盡，新力未生，棒勢不由得一頓，一眼瞥見翁天義這樣子掛在棒上，又嚇了一跳，翁天義也就在這當兒貼着鐵棒揉身前來，一連七掌擊在元寶身上，元寶閃開三掌，却挨了四掌，被擊得左搖右擺，口吐鮮血，翁天義再加一腳，正中小腹，將元寶踢出丈外。

這一腳力道也不輕，元寶雙腳着地，不由一屁股坐到地上，掌櫃等看見大吃一驚，捨了皇帝，左右齊上，攻向翁天義。

元寶同時一個老虎跳，從地上站起來，一袖擦掉嘴角的鮮血，厲聲道：「你們讓開，讓老子一棒砸死這個老烏龜！」

掌櫃嘶聲道：「老大將皇帝帶走，我們押後！」一面叫一面揮動那個只剩下架子的鐵算盤亂擊，四個山賊同時刀棒齊下亂砍亂砸，瘋狂撲擊！

翁天義竟然被他們迫開了半丈。

元寶喝不退掌櫃他們，勃然大怒：「什麼，你們連老子的命令也不服從？」隨即提起鐵棒，殺奔回來。

掌櫃嘶聲道：「老大，我們帶着皇帝也殺不了出去，只看你的了！」

語聲未落，翁天義一袖已拂到，「獵」地一聲，掌櫃的左耳竟然被削飛，血流披面，他怪叫，不退反進，攻勢更加瘋狂。

元寶聽得掌櫃那麼說，一咬牙，退開，一個太監從旁掩來，撲向皇帝，他快，元寶更快，當頭一棒擊下，太監擋開了這一棒，元寶接連二十多棒又亂擊下來，活活的將這個太監擊成肉醬，自己也連吐了三口鮮血。



翁天義那四掌傷得他實在很重，若非他一身橫練功夫，早已倒下來，這一次他連血也懶得擦掉，接一把將皇帝抓起來，擱在肩頭上，即時一陣狂風呼嘯，翁天義凌空大鵰也似撲落，右手五指如鈎，疾往皇帝後心抓落。

他動身的時候燕王有話吩咐下來，若是活着帶回來太麻煩，殺掉算了。

這一下若是抓實，皇帝非要一命嗚呼不可，元寶一眼瞥見翁天義撲下，便看出那一下是抓向皇帝，第一個念頭就是——

「又不是抓老子，管他？」但隨即一轉。「不好，這個倒楣皇帝可是不堪一擊！」此念一轉，慌忙往前仆去。

這一仆總算讓開那一抓，翁天義身形半空疾旋，左掌接擊出，正擊在元寶的後背上，「噗」的如中敗革，元寶仆前的身形立時應掌飛了出去，一口鮮血接從他口裏噴出。

掌櫃幾人阻截翁天義不下，這時候總算趕到來，齊攻向翁天義，其中一條狼牙棒，猛掃下盤，翁天義雙腳一錯，一腳將那條鐵棒踏住，一踏一踢，踢向那個山賊胸膛，右手袖接一拂，竟然將另一條擊來的狼牙棒捲得脫手飛開。

一腳踢中，那個山賊身子蝦米一樣弓起來，噴出一口鮮血，雙手却及時將棒棄去，反抱住了翁天義的腳。

那口鮮血噴在翁天義腳上，那個山賊一條命雖然已給踢掉九分，剩下的一分氣力仍然能緊抓着翁天義的腳不放，翁天義冷不提防有此一着，身形一慢，掌櫃看見機不可失，立即拿算盤砸去。

翁天義右掌硬接，劈再化爲抓，五指一縮，那個算盤立時變作一團，掌櫃及時鬆手，却反抓住了翁天義的右臂，左手接抓上，一面嘶聲大叫：「老大，快走！」

另一個山賊同時亦抱住了翁天義的左臂。

元寶抱着皇帝連滾帶爬，抬頭一望，司馬長安的坐騎就在旁邊，立即跳了上去，也立即看到掌櫃三人的情形，淚從他的眼中流下，他猛可大吼一聲，策騎疾衝了出去。



荒原，黃昏。那飛虹跪坐在祭台前，一聲也不發。

翁天義看在眼內，大怒，右腳連變三個姿勢，腳尖踢出了七次，抱著他右腳的那個山賊胸前肋骨盡被踢碎，五臟肺腑俱裂，雙手再也抓不住，整個身子被踢得飛出了數丈！

元寶一騎與之同時奔出了十數丈外，一個死士欲上前阻擋，給他鐵棒一掃，連人帶刀摔出去，一道劍光亦同時飛來！是司馬長安，御劍凌空一飛三丈，襲向元寶的後心，這一劍，元寶無論如何閃避不了，他能够做的，只是往馬鞍上一伏。

劍光過處，元寶後背裂開了一道又長又深的血口，鮮血飛激，那匹馬同時背着他奔出了數丈。

司馬長安一劍擊元寶不倒，身形落地，馬已經遠去，再也擊不到了。

翁天義那邊看得眞切，身形欲展，左右手却給掌櫃與那個山賊纏着，展不開來，怒火更盛，大喝聲中，雙手一掄，掌櫃與那個山賊竟然給掄得離開了地面，翁天義接將他們向皇帝坐的那頂轎子砸去。

「嘩啦」聲中，轎子片片碎裂，掌櫃與那個山賊的身軀皮開肉綻，幾乎斷爲兩截，爛泥般倒下，翁天義雙手接一送，屍體疾飛了出去，大蓬碎木破片同時激飛，聲勢驚人。

翁天義身形接展，長嘯聲中，三個起落，當者披靡，一個個山賊在他掌下喪命，死魚一樣橫飛出去。

那些死士太監看在眼內，無不駭然，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翁天義動怒，一怒之下，想不到竟是這般威勢，如此驚人。

翁天義連斃十個山賊，一口怒氣才平下，目光一掃，厲聲道：「一個也不得放走，殺！」

司馬長安接一聲：「殺！」長劍急落，斬瓜切菜的連斬二人。

那些山賊本來就處於下風，這時候更就只有挨打的份兒，可是他們沒有退下，繼續奮勇死戰。

這一場惡戰持續了半炷香之久，七重天那些山賊一個不剩，悉數橫屍在荒原上。他們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甚至大都目不識丁，不懂得那許多道理，這一份義氣，這一份忠誠，這一份視死如歸的豪情，又豈是一般讀書人所能够做得到？

那些死士殺到了最後，也不由露出驚佩的神色來，一個個呆立在荒原上。

司馬長安也沒有作聲，三個字到了咽喉，只是沒有說出來，翁天義倒說出來了。

「好漢子！」他冰冷的眼瞳也終於溶化。

急風一陣吹過，血腥吹飄荒原。

× × ×

元寶嗅不到那血腥，也聽不到最後一聲慘叫，可是他知道那會是怎樣的結局。

淚水順腮而下，他已經很久沒有流過淚，也時常人前人後誇口，就是刀擱在脖子上，眼淚也不會掉下來，可是他現在完全壓抑不住，淚如泉湧。

那些快樂的日子，大杯酒，大塊肉，帶醉狂歌的日子，一下子全都到了眼前，他忍不住嘶聲大叫，飛騎狂奔，就像是個瘋子。

孫鳳翔已回到定遠侯府，那飛虹也回來了，飛燕的屍體在他們身旁，在一張椅上，肌膚已變得冰冷。

盛北川看着他們，並沒有作聲，他很明白他們的感受，也知道這時候無論說什麼也安慰不了他們。

也不知過了多久，那飛虹終於忍不住歎了一口氣，道：「賊到底是賊！」

這句話他實在不想說出口，幾次已到了咽喉又嚥回去，到底忍不住說了出來，孫鳳翔呆呆的坐在一旁，聽得很清楚，却沒有作聲，也無話可說，元寶到底做了什麼，他怎會想不透，再憶起那天在妓院扛着的那箱金子，心頭更明白，是燕王的人出重金收買了元寶，伺機將皇帝劫去，送去領賞。

從元寶在白狼溝的說話神態推測，也顯然已成功劫走了皇帝，取到了賞金，他相信元寶是一個頗講義氣的人，却決不以爲燕王的人仍然會留在那兒等元寶去將人換回來。

燕王的人若是有足够的能力，照理根本不會給元寶賞金，既然沒有，那皇帝到手，又怎會不趕快開溜？

元寶一夥一去一回所花的時間，已足够他們跑得很遠的了，而且事情也必定已作好了妥善的安排。

他不知道元寶準備怎樣向自己交代，也不以爲自己會將元寶怎樣，他們到底是好朋友，飛燕的死，亦只能怪飛燕技不如人。

他也知道那飛虹其實很明白，那麼說只是出於一時的悲憤，元寶現在若是在他面前，相信也不會拿元寶怎樣。

所以他並不在乎那飛虹說什麼，事實上他也想破口大罵，狠狠的將元寶罵一頓，只是他罵不出來，也許他覺得這實在很沒有意思，他的腦海現在也仍然是一片空白。

那飛虹看着他，好像要說什麼，但到底沒有再說什麼，就在此際，堂外傳來了一陣嘈雜的人聲。

他們不約而同站起身來，一個血人隨即衝進，跌翻地上，人也由一個變成兩個，正是元寶與皇帝。

皇帝面色蒼白，便要爬起來，渾身却都似駭軟了，爬來爬去，總是爬不起身子，元寶却只是打了一個滾。

「元寶——」孫鳳翔第一個撲前，一把將元寶抱住，元寶一口鮮血隨即吐在他身上。

「姓孫的——」元寶喘息着：「皇帝……老子給你搶回來了。」

「你這個元寶！」孫鳳翔搖頭。

「要變完蛋了。」元寶居然還笑得出。

那飛虹盛北川左右已走了過來，全都沒有理會皇帝。元寶又吐了一口血，孫鳳翔只有搖頭，罵道：「你是個傻瓜！」

「所以老子還講義氣！」

「誰要你講義氣，」孫鳳翔不由問：「七重天那些兄弟怎樣了？」

「老子要跟閻王爺打交道，他們不侍候在老子左右壯膽怎成。」元寶轉顧那飛虹：「老子到了九泉之下，再跟飛燕道歉。」

那飛虹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做了殺手之後，心情已很久沒有像今天這樣激動過。

元寶接道：「你小子要罵儘管罵好了，反正老子都不會再聽到……」語聲未已，頭一側，終於氣絕，他實在已傷得很重，只是一股義氣支撐着，捱到現在。

孫鳳翔再也忍不住，嘶聲叫起來：「元寶——」一面用力的搖撼元寶的身子，元寶一些反應也沒有，孫鳳翔好像突然發覺這已經是一個死人，動作語聲突然停下，兩行眼淚却淌下來。

那飛虹伸手抹下了元寶的眼蓋，仍然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好漢子——」盛北川亦只有這三個字。

皇帝那邊驚魂未定，一個身子仍然在顫抖，看見盛北川他已經知道身在何處，但看見衆人情緒那麼激動，却也不敢作聲。連番禍劫，他已經變得聰明了一些。

盛北川是否魏初那種人？他也不知道，也不敢肯定，對於自己的命運他已經完全失去信心。

× × ×

荒原，黃昏。

一列列新墳前的祭台上燃燒著香燭紙錢，孫鳳翔、那飛虹跪坐在祭台前，一聲也不發。

那飛虹顯得更沉着，非獨眼神，整個身子也彷彿已變成冰石，孫鳳翔也變得沉實起來。

急風吹過，紙錢飛揚，孫鳳翔空垂的右手衣袖亦隨風蕩起，那飛虹目光隨着飛揚的紙錢一轉，終於開口：「老弟——」

孫鳳翔抬起頭來：「我已經是一個廢人，再也幫不了你的忙了。」

那飛虹搖頭：「我本就不該找你們的，只是總覺得，這件事有些意義。」

「一個人能够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也不枉此生。」

「這件事可也不知道到那時候才有一個結果。」

「但結果總會有的。」孫鳳翔淡然一笑。

「那個皇帝看來很窩囊，盛北川即使替他平反敗局，只怕也不會幹出多大的好事來。」

「不知道燕王又是怎樣的人？」

「我只知道他重用司馬長安那種人，就決不會是一個好人。」

「這是偏見。」孫鳳翔搖頭：「那一個做皇帝對我們其實還不是一樣？倒是盛北川那一份忠肝義膽，令人佩服。」

「你眞的主張我繼續替盛北川做事？」

孫鳳翔只是回答：「我的右手若不是給無極砍掉，也會跟着他。」

那飛虹沉吟道：「我們江湖人在戰場上未必起得了多大作用。」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孫鳳翔目光一閃：「只是，有一個人你必須提防。」

「那個擊傷元寶的人？」

「元寶吐出來的鮮血混着破碎的內臟，可見致命的並不是背後那一劍，而是被內家掌力震碎了內臟。」

「我會小心的。」那飛虹接問：「你準備到那兒去？」

「那座農舍我暫時是不準備去的了，飛燕不在，我也打點不來，反正一個人了無牽掛，到處走走正好散散悶氣。」

「只是天下未定，處處都動盪不安……」

孫鳳翔笑道：「我雖然只剩下一條手臂，相信還能够照顧自己。」

那飛虹沒有再說什麼，孫鳳翔目光轉落在墓碑上：「什麼時候你經過，不妨到來整理一下飛燕的墳墓。」

「我會的——」那飛虹仰首向天：「問題只是我也未必能够活上多久。」

孫鳳翔聽着心頭一陣愴然，沒有說話。

又是一陣急風吹過，紙錢再飛揚，遠遠的飄飛開去。

× × ×

盛北川事實也以爲自己一片忠肝義膽，郝安、飛燕、元寶的死更令他熱血沸騰，準備狠狠的幹一番大事。

在這之前，他們一直以爲只要皇帝在他那兒他就有辦法聯絡各侯，舉兵討伐燕王，可是皇帝落到了他手上，他却突然有一種老鼠拉龜，不知從何處着手的感覺。

這就正如那種飯來張口，儘懂得挑剔飯菜不好的人，只有到由他當家，才知道當家的是怎樣的辛苦。之前他事實並沒有將魏初放在眼內，總以爲自己一定會比魏初做得好。

現在他總算親自感受到魏初的煩惱，到了翁天義出現

，他甚至不由懷疑到自己那一片忠肝義膽。

翁天義只帶了兩個小太監，正式登門拜訪盛北川，他沒有隱瞞自己的身分，單就這一點，已可以看出這個人的膽識非凡。

盛北川接到拜帖，大爲震驚，若是這之前，他說不定已着侍衛圍攻翁天義，可是現在他非獨沒有，經過一番考慮之後，甚至還請翁天義進去。

翁天義一些怯懦之色也沒有，背負雙手，悠然從兩行侍衛當中走過，直趨大堂。

那兩個小太監各自捧着一個盒子，神態也很從容，顯然都是見過大場面的人。

盛北川在十六個侍衛拱衛下，在大堂接見翁天義，那十六個侍衛無不驚訝翁天義的冷靜鎮定。

翁天義的語聲也很鎮定：「燕王屬下翁天義拜見定遠侯爺，向侯爺請安。」

盛北川有些失措，一會才道：「坐——」

「謝坐。」翁天義悠然在一旁坐下來，那兩個小太監亦走了過去，肅立兩側。

盛北川心神一定，道：「翁公公不遠千里而來，不知道有何賜教？」

「不敢——」翁天義抬手遞出：「小人只是帶來了一些東西，要請侯爺過目。」

兩個小太監隨即走到盛北川身前，屈一膝，將手中盒子放在旁邊几子上，退了下去。

盛北川取起了一個盒子，正要打開，翁天義又笑道：「請侯爺先屏退左右。」

也不用他吩咐，兩個小太監已先自退出去，盛北川沉吟了一會，左右看一眼，終於道：「你們也退下。」

十六個侍衛相顧一眼，不敢抗命，帶着疑惑的心情退出大堂。

盛北川目光再一掃，道：「現在本侯大概可以將盒子打開了。」

「侯爺果然名不虛傳，這一份鎮定，小人已佩服到五體投地。」翁天義這倒是由衷之言。

「彼此彼此——」盛北川從容將盒子打開，目光一落，不覺一怔，盒子內載的，都是一封封的書信，翁天義即時道：「魏初接了皇帝回府，曾經去信各侯，邀請各侯前去商討如何舉兵勤王。」

「本侯也曾被邀請，却是個陷阱……」

「魏初雖然心胸狹窄，但在這非常時期，又豈會做出這種事情，伏擊侯爺的，其實是我的人。」

盛北川一怔，淡然道：「是麼？」

翁天義接道：「除了侯爺之外，各侯却都沒有動身，只是信覆，模稜兩可。」

盛北川抖開了一封，看看道：「他們都是聰明人。」接又抖開了另一封。

「魏初也是的。」翁天義笑笑：「他所以改變初衷，也是因爲看出大勢已去，獨力難支。」

說話間，盛北川已看了三封信，面色越來越難看，翁天義沒有再說話，一直等到盛北川將一個盒子的信看完，才道：「還有的在另一個盒子內，侯爺無妨細看清楚。」

「不用了。」盛北川搖頭，面色更難看。

「各侯反應如此冷淡，難怪魏初寒心，侯爺又不與他合作，他當然只有走最後一條路了。」

盛北川淡然一聲：「識時務者爲俊傑，他無疑也是一個聰明人，只是運氣不好，又遇上本侯這個既愚且魯的對手。」

「侯爺的運氣，比他好多了。」

「公公這是什麼意思？」盛北川反問。

「天下未定，正是用人之際，侯爺深得人心，一呼百諾，皇上又怎會不加以重用？」

盛北川看着翁天義，沒有作聲，翁天義接道：「那一個做皇帝，其實還不是一樣？」

「本來是一樣，只是本侯的情形不同。」

「侯爺是顧慮那些曾經爲這件事出過力的人？」翁天義彷彿看到盛北川心裏。

「公公有所不知。」盛北川歎了一口氣。

「小人只知道一將功成萬骨枯，等不到那些好日子的人，是時運不濟。」

盛北川沉吟起來，翁天義接道：「侯爺無妨考慮清楚才作答覆。」

「本侯就是不明白，强敵已去，何必多此一舉。」

「侯爺足智多謀，想必已作好了安排，這附近到底仍是侯爺的勢力範圍，能够避免與侯爺正面衝突，小人都希望盡量避免。」

盛北川笑道：「這若是理由，也只是理由之一。」

「皇上一直都希望有個說得話的人，能替他安撫南方各侯，以求能達到兵不血刃，一統天下的目的，此人亦自非侯爺莫屬。」

「沒有了？」

翁天義微微一笑：「若說還有，那就是爲了小人的利益設想。」

盛北川輕「哦」一聲，翁天義接道：「這件事已花了不少時候，再下去難免落一個辦事不力之罪，而且夜長夢多，也不知道會有什麼變化，京城方面，小人也甚不放心，爲了將來的富貴榮華，不能不走這一次，以祈能够早一些解決。」

「本侯也相信，若是沒有大好處，公公也不會冒這個險。」

「富貴險中求，原就是一句老話。」翁天義又笑笑：「老話通常都是有些道理的。」

盛北川又沉默了下去，翁天義追問：「侯爺需要多少天考慮？」

「公公又能等候多少天？」

「多少天本來都沒有太大問題，當然是越快越好，小人也不以爲侯爺這麼果斷的人需要考慮太久。」

「明天同樣時候，勞煩公公再走一趟。」

「爽快——」翁天義撫着掌：「侯爺果然爽快。」

盛北川轉過身子，振吭大呼：「送客——」

× × ×

接着的一天，過得非常平靜，最低限度，表面上看來就是這樣。

在翁天義到來之前，盛北川自正午一直就在大堂內，一再將那兩個盒子的書信細看了幾遍，看樣子，仍然希望能够找到一個可以聯手的對象，到他將兩個盒子都關上的時候，却已完全絕望。

若是他一定要與燕王對抗，一定是一個完全孤立的局面，也許不等燕王大軍南下，那些王侯便已聯合向他進攻，將他抓起來，送到燕王的面前邀功。

這一戰，絕無疑問有如以卵擊石，只有瘋子才認爲仍有希望。

盛北川一向都很清醒，現在他惟一考慮的只是他是否眞的有一顆丹心，滿腔碧血，眞的已準備不顧一切，與皇帝共存亡，與燕王決一死戰。

翁天義依時到來，與盛北川閉戶長談，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談些什麼，門開的時候，翁天義也是像昨天一樣，從容離開。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 16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元寶救出皇帝，自己却死了。太監殺手翁天義二度拜訪盛北川，皇帝會再落入燕王的手中嗎？

長夜終於消逝，日漸高，耀目的陽光洒落在孫鳳翔面上，使他的眼蓋不由一陣顫動，終於睜開，他仍然懷抱着那個酒罈，昨夜他就是喝光了這罈酒，終於醉倒，到現在醒來，才知道自己醉倒在草叢中

草長過膝，風吹蕭索，他開始感到了一些寒意，也總算完全清醒。

他仍然臥在那裏，看着從上空飛過的飛鳥，一面似笑非笑的表情，風雖然吹掉了他的醉意，却沒有吹散他的懶意，他懶洋洋的臥着，腦袋也是懶洋洋的，什麼也沒有想，接近空白。

風吹來了馬蹄聲，也吹來了人聲，孫鳳翔就像沒有聽到一樣，一直到他聽到了一個人的聲音。

「公公早到了？」這聲音非常熟悉，孫鳳翔不由傾耳細聽。

「侯爺來得正是時候。」回答的聲音陰陽怪氣，在孫鳳翔聽來却完全陌生。

侯爺？難道眞的是盛北川？孫鳳翔心念一動，挺了挺身子。

那位侯爺接道：「我們這就上京去？」

「侯爺難道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要打點的都已打點好了。」

陌生的聲音接道：「燕王屬下翁天義向皇上請安。」

一聽這句話，孫鳳翔如遭電殛，混身猛一震，他探手抓了抓腦袋，爬起半身，分開草叢，往聲音來處望去。

不遠處的驛道上，兩隊人相對而立，其中一隊爲首的正就是盛北川，皇帝也坐在馬上，垂頭喪氣，另一隊爲首的一個太監正在向皇帝作揖。

孫鳳翔看得很清楚，目瞪口呆，腦袋也呈現一片空白，那些人跟着說的話，他一句也再聽不入耳了。

那些人也沒有說太多話，隨即動身，盛北川、翁天義兩騎前行，談笑風生，司馬長安押後，那些死士左右齊上護在皇帝前後左右。皇帝一張臉有如白紙，身子抖得就像急風中的弱草，一波三折，到現在他已經完全絕望，連盛北川也是這種人，他又還希望那一個再加以援手？



只是他實在不明白，盛北川怎會突然改變初衷，轉投燕王，之前盛北川怎樣說話，屬下的人又如何爲了將他救出來捨生忘死，他還記得很清楚，他沒有想下去，到了這個地步，明白與否，又有什麼關係？

孫鳳翔看不到皇帝的表情，也聽不到翁天義、盛北川談笑什麼，那片刻，他混身的血液彷彿已在燃燒，突然有一種動兵器的衝動，他伸手用他的右手，然後他突然省起右手已斷去。

沒有了右手可以用左手，但他的左手又能够起多大作用？那邊有司馬長安，有那麼多死士太監，還有那個殺元寶的高手勢必也在，他如何應付得來。

目光落在斷臂上，他忽然笑起來，笑得是那麼淒涼，他這條右臂，還有飛燕、元寶與七重天一羣兄弟的性命，都已交給盛北川，然而盛北川却將他們拚命救回來的皇帝拱手送給燕王的人，這若是笑話，的確太可笑了。

他儘管笑着，却沒有發出笑聲來，咽喉就像是哽着什麼，一些聲音也發不出。



孫鳳翔脚步一穩，戟指那飛虹，却不住的顫動，雙目彷彿有火焰噴射出來。

隨即他想到了那飛虹。

在這件事中，那飛虹到底又扮演一個怎樣的脚色，盛北川給他的黃金到底又有什麼作用。

他突然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左手握拳，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衝了出去，衝向盛北川等人的來路。

× × ×

長街上行人熙來攘往，孫鳳翔一路奔來，撞倒了好幾個人，他沒有理會，繼續往前奔，衝進了鴻福客棧。

一個店小二迎前，也不知是迎客還是阻止，說話尚未出口，已然被孫鳳翔一拳擊飛出去。

孫鳳翔隨即衝上樓梯，衝到一個房間門前，以左肩將房門撞去，整個身子亦衝了進去。

房間中一個人，應聲回頭，雙手已然在袖中，兵器隨時準備擊出去，看清楚是孫鳳翔，雙手才鬆開，却驚問：「鳳翔，出了什麼事？」

這個人正是那飛虹。

孫鳳翔脚步一穩，戟指那飛虹，却在不住的顫動，雙目彷彿有火焰噴射出來，嘴唇顫抖，一個字可也說不出口。

那飛虹更加詫異，接又一聲：「老弟——」

孫鳳翔咬牙切齒，終於厲聲道：「姓那的，盛北川給了你萬兩黃金，你便做出這種事來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

「殺手到底是殺手，滅絕人性，姓孫的瞎了眼，一直以爲你是一條好漢子，那知你跟其他的殺手都是一樣，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幹出來。」

那飛虹詫異的望着孫鳳翔，沒有作聲。

孫鳳翔嘶聲接問：「飛燕爲你丟了命，我爲你斷了一條右臂，還有元寶、七重天那麼多兄弟，你怎對得起我們？」

那飛虹冷靜的問：「老弟，到底出了什麼事？」

孫鳳翔咆哮着。「你還裝模作樣？」

那飛虹道：「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

孫鳳翔截道：「你不知道盛北川將皇帝交給了燕王的人，你騙那一個？」

「胡說——」那飛虹喝道：「侯爺怎會是這種人！」

孫鳳翔冷笑。「你還幫着他說話，難怪——一萬兩黃金啊——」

那飛虹道：「我一兩黃金也沒有拿他的，你可以搜一個明白——」

孫鳳翔一怔：「你怎麼不拿？」

「敬他是一個英雄豪傑。」那飛虹一皺鼻子：「你喝醉了酒在說醉話？」

孫鳳翔怒道：「我親眼看到盛北川拱手將皇帝交給燕王的人，司馬長安也在。」

「我還是不相信。」那飛虹搖頭。

孫鳳翔厲聲道：「你看我可是這個胡說八道的人？」

那飛虹搖頭道：「可是……」

孫鳳翔截道：「你將盛北川找出來給我看！」

那飛虹凝望着孫鳳翔，眼神更疑惑，孫鳳翔挺着胸膛，一聲不發。

看了一會，那飛虹突然舉步，往外奔了出去，孫鳳翔沒有叫住，緊跟在他身後。

定遠侯府門戶大開，從外望內，空蕩一片，一個人也不見。

那飛虹奔上門前石階，只看一眼，心頭便一陣茫然，孫鳳翔後面追上，道：「怎麼不進去？進去啊！」

那飛虹目光一轉，一跺足，衝了進去。

沒有人阻止，也沒有人呼喝，那飛虹一直衝進大堂，還是不見人，忍不住厲聲大呼：「來人！」

兩個侍衛聞聲從一旁轉出來，看見那飛虹，便要往後躲，那飛虹一個虎跳，雙手一探，將那兩個侍衛劈胸抓住。

「侯爺在那裏？」那飛虹接一聲大吼：「說！」

那兩個侍衛吃驚的望着那飛虹，牙齦相叩，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那飛虹雙手一推，兩個侍衛滾跌地上，他隨即一把取過插在旁邊的一支纓槍，指着他們。

一個侍衛慌忙道：「侯爺一早押着皇帝上京去了！」

那飛虹面色大變，孫鳳翔已追了進來，即時道：「是不是，我可有說謊？」

那飛虹沒有回答，怔在那裏，面上的肌肉開始抽搐，突然發出撕心裂肺的一下狂叫。

叫聲震得承塵上塵灰簌簌洒落，那兩個侍衛連滾帶爬，慌忙一旁逃開去，孫鳳翔却怔住，他認識那飛虹到現在，還是第一次看見那飛虹這麼衝動。

那飛虹吼叫着手執纓槍，轉身衝出，孫鳳翔大驚，一面追前，一面叫：「那大哥——」

那飛虹充耳不聞，發狂的疾往前奔。

衝出定遠侯府，三、四個侍衛策騎正向這邊走來，那飛虹看在眼內，立即疾衝了過去。

那都是定遠侯府的侍衛，都認識那飛虹，看見那飛虹手執纓槍衝來，大吃一驚，他們當然已知道盛北川已作了什麼決定，也不難想像那飛虹爲什麼生氣，一來心虛，二來知道那飛虹本領高强，决不是他的對手，自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站着——」那飛虹斷喝，聲如霹靂。

那兩個侍衛竟然給喝住，一個愴然道：「那大俠，這可是與我們無關……」

那飛虹沒有作聲，一竄而上，一把將那個侍衛抓下來，翻身上馬，叱喝聲中，策騎疾奔了出去。

四個侍衛驚魂未定，孫鳳翔又已撲至，猛拳痛擊在馬上一個侍衛的身上，將那個侍衛擊飛，縱身亦上馬追出。

這時候，他已經冷靜下來，但那飛虹這時候怒火却正高燒，瘋狂催策坐騎，很快將孫鳳翔遠遠拋下。

馬奔過荒野，奔過夾在林木中的小徑，那飛虹憤怒之中，走的仍然是捷徑。

又是一片荒野，過了這一片荒野，那飛虹催騎衝上了一個山坡。

居高臨下，他清楚看見大隊人馬在山坡的另一面經過。

再過去江流滾滾，一條木橋橫架在江流上。

司馬長安與四個死士，當先衝上木橋，小心檢視了一遍木橋沒有問題才揮手着隊伍繼續前進。

翁天義一笑擺手：「侯爺請——」

盛北川還未應話，霹靂也似一聲大喝便劃空傳來，一驚回頭，只見那邊山坡上那飛虹挺槍躍馬，一面大叫一面飛騎衝下來。

盛北川面色一變，翁天義目光一轉，立即吩咐：「各人小心！」

那些死士太監立即散開，弧形迎向那飛虹，盛北川所屬侍衛却怔在那裏。

司馬長安催騎奔至翁天義身旁，道：「是那飛虹。」

翁天義反而一怔：「怎麼竟然會是他？」

司馬長安轉問盛北川：「侯爺可是仍欠姓那的酬金？」

盛北川如夢初覺，道：「本侯原是答應了付給他萬兩黃金，可是他一兩也不肯收。」

翁天義「哦」的一聲：「那是我們的消息不確，這個人原來也會做沒有酬勞的事情。」

盛北川苦笑，司馬長安忽然歎息：「他不該破壞自己的規矩的。」

翁天義道：「否則錢已到手，他大可以找一個地方好好的享受一下。」

司馬長安搖頭道：「這個人一向不怎樣懂得享受，也一向冷靜得很。」目光一轉：「侯爺要暫避一旁了。」

盛北川歎息無言，翁天義接把手一揮：「來兩組人保護侯爺。」

七個一組十四個死士立即在盛北川身前雁翅般展開，

翁天義接顧司馬長安：「你也要小心才好。」

司馬長安笑笑道：「他若是仍能够保持冷靜，根本不會這樣單騎追來，一直以來他也都是暗襲，江湖上十三

個最有名的殺手中，他要認第二，相信也沒有人敢認第一，明刀明槍，衝鋒陷陣，不是殺手所長。」

翁天義笑道：「一個人怎樣固執也不要緊，固執有時反而令人更成功，只有原則，却是絕不可以放棄的。」

司馬長安道：「他能够接近，已經是本領。」

翁天義道：「他一定能够接近，而且一定能够將皇帝搶到手。」

司馬長安一怔，翁天義接道：「我實在想不出皇帝在他手中對我們有什麼壞處。」

司馬長安恍然，按鞭不動，說話間，那飛虹已飛騎衝至，大叫不絕，槍勢如虹，一個死士迎上去，兵器還未出手，纓槍已然刺進了他的胸膛。

槍出血出，那飛虹飛騎一衝而過，纓槍一劃「霍霍」急響，兩個死士咽喉濺血，飛摔開去，槍勢未絕，再一探，又刺進了另一個死士的眉心。

這個人不愧是殺手中的殺手，任何兵器落在他手中也能够發揮强烈的殺傷力，那些死士視人命如草芥，置生死於度外，看見他，却不知怎地，由心底恐懼出來。

一直以來，他給他們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他的出手也實在太狠太快，在他們的眼中已成了死亡的象徵。

他們雖然被稱爲死士，到底未能够視死如歸。

可是他們並沒有退縮，迅速將那飛虹包圍起來，暗器緊接出手，四面八方射至。

那飛虹催騎狂衝，人却往鞍旁一倒，槍如輪轉，撥開了右邊射來的暗器，左邊射來的全都射在馬身上，那匹馬負痛，衝得更急，擋在前面的死士不能不讓開一條路，那飛虹一騎當中衝過，纓槍閃電般又劃破了三個死士的咽喉，馬再衝前十丈，終於倒下，在馬倒下之前，那飛虹已離鞍，伏地一滾，連人帶槍撞進一個死士的胸膛，在那個死士忍痛揮刀斬下之前，一掌將之擊得從槍桿脫出，撞向撲來的另一個死士身上，他接一個虎跳，從三、四個死士頭上跳過，在那三、四個死士回身同時，半空中疾轉過身來，凌空出槍，「奪奪」地刺進了兩個死士的胸膛，槍一收，身形又拔起，向皇帝那邊撲落。

那些死士暗器已在手，只恐傷了同伴，又恐傷了皇帝，不敢發出去，那飛虹身形凌空躍下，逆持纓槍一插一收，那抓住皇帝坐騎轡繩的死士揮刀一擋不及，槍已入胸膛。

那飛虹拔槍借力翻身，從皇帝鞍後滾過，纓槍迅速刺入了抓着另一邊轡繩的死士面上，拔回同時，一把已然奪過轡繩。

皇帝面如土色，抱着馬鞍子顫抖，只差一點兒沒有滾跌下來，那飛虹左手控轡，右手槍劃了一個半弧，向他迫近來的死士不由停下脚步。

「那飛虹住手——」一個蒼勁的叫聲即時傳來。

衆人循聲望去，只見盛北川那邊已催騎走前丈許，一面伸出手來，作阻止之勢。

那飛虹目光一落，一寒：「是侯爺叫我住手？」

盛北川胸膛一縮，吸了一口氣，道：「黃金一直都準備着……」

那飛虹冷笑：「我要黃金，用得着追到這兒？」

盛北川揮手截住：「你聽本侯說……」

那飛虹冷截道：「我只要侯爺告訴我，這到底爲了什麼？」

「大勢已去。」盛北川歎息：「我們又何必……」

「侯爺是這種貪生畏死的人？」那飛虹目光如電。

盛北川避開那飛虹的目光：「你們都是勇士，本侯……只是一個政客。」

那飛虹一怔，大笑：「政客，侯爺何以不早一些告訴我們？」

盛北川嘴唇顫動了幾下才道：「以卵擊石，最是不智，本侯以爲，你還是將人放下，回去……」

「那放得這麼容易？」那飛虹大笑不絕。

「你要什麼條件？」盛北川一頓接問：「功名富貴？以你的武功若是跟著本侯……」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已經被那飛虹一聲怒吼驚斷。

那飛虹怒吼着猛將手中纓槍擲出！

盛北川冷不提防，翁天義好像也來不及搶救，司馬長安要動時，纓槍已飛進盛北川胸膛，一穿而過！

盛北川本能的雙手捧著槍桿，嘴唇顫動，一個字也說不出來，也就雙手捧槍從馬上倒翻了下去。

沒有人作聲，彷彿全都被那飛虹的舉動驚呆，連翁天義顯然也不例外。

那飛虹也怔在那兒，這一槍擲出，將他的怒氣擲盡，也令他冷靜下來。

馬驚嘶，一旁奔出，盛北川仰倒地上，雙手仍捧着槍桿，已氣絕，雙眼張大，充滿了疑惑、驚懼，還有悲哀，在今天之前，他還是那飛虹敬重的人，那飛虹還準備爲他賣命，現在却死在那飛虹槍下。

也不知過了多久，那飛虹打破了這一片靜寂，又大笑起來，笑聲悲激，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翁天義等他笑完了才道：「這又何苦？」

那飛虹冷冷的望了他一眼，他接道：「我從未服過任何人，你是第一個。」

「你服我什麼？」

「就是這一份豪氣，我翁天義已佩服到五體投地。」

翁天義嘟喃接道：「其實你們應該早就知道，官場險詐，盛北川怎可能是你們心目中那種英雄？」

「他只是一個政客……」

「你知道什麼是政客？」

「那種不做官不舒服的人。」

「所以也難怪他有如牆頭之草，首鼠兩端。」翁天義一頓一歎。「大勢已去，孤掌難鳴，那公子應該明白他的心情。」

那飛虹冷笑，翁天義又道：「若知道如此收場，相信他寧可死得轟烈一些，可惜他並不是一個神，沒有能知過去未來的本領。」

「廢話——」

「但無論如何他都是一個人才，能够要那許多人替他賣命。」

「都是廢話。」

「第一次見面，廢話多一些又何妨？」

「我覺得已經够了。」那飛虹語聲更冷。

「那公子既年輕，武功又好，將來必定會有一番作爲。」

那飛虹冷笑着問：「難道你聽由我將皇帝帶走？」

「你不像那麼貪心的人。」翁天義微笑。

「這不是貪心，是有始有終！」

「就像你追殺司馬長安？」

那飛虹目光轉向司馬長安，道：「不錯。」

司馬長安笑問：「要你做這件事的人已死掉，難道你竟然要繼承他生前的心願，抓着這個皇帝，招兵買馬，與我們的主子一決生死？」

那飛虹沉聲道：「就是這樣！」

司馬長安轉顧翁天義，翁天義無可奈何一聲長歎：「這一戰是無可避免的了。」接一揮手。

那些死士早已重重包圍着，一見立即移動脚步，迫向那飛虹，分佈均勻，四面一樣。

下期待續

飛虹無敵…完

文／黃鷹
圖／胡澤民
題字／楚戈

《前情提要》

那飛虹怒殺變節的盛北川，孤身向司馬長安、翁天義等人挑戰，決心奪回皇帝。

盛北川的侍衛一直惶然縮在一旁，兵器雖然都已取在手，並沒有上前，也不知那一個，突然怪叫一聲，一旁疾奔了出去，其他的不由跟着竟然將那些死士的包圍衝破了一個缺口。

那些死士沒有得到吩咐，再加上那些侍衛人多勢衆，不得不讓開，那飛虹怎會錯過這個機會，翻身跨上皇帝的坐騎，策騎往那邊缺口衝去。

皇帝已經失魂落魄，這時候亦不由發出一聲尖叫，雙手緊抱馬脖子，七、八個死士迎上來，刀矛齊扎向那飛虹，那飛虹身子拔起，兩道銀虹從袖中飛出，在兩個死士頭上滾過，同時削進了那兩個死士的咽喉，再一個翻滾，銀虹合成了銀環，一掠而過，銀環又擊碎了兩個死士的頭顱。

馬繼續奔前，兩個死士左右齊上，便要搶韁繩，那飛虹却到了，銀環「嗚」地脫手，一個死士才轉身，銀環便已飛進空門擊碎了他的咽喉，那飛虹身形緊接落下，揮手抓回銀環，却將那個死士的屍體撞向撲來的另一個死士。

那個死士看見一條人影飛來，手中刀急斬出，到發覺斬的是同伴，那飛虹銀環已當頭擊下，一擊而碎！

那飛虹再上馬，催騎狂奔。

翁天義、司馬長安雙騎亦飛奔過來，那都是百中選一的駿馬，死士顯然早有默契，讓開了一條路，兩騎暢通無阻，直追那飛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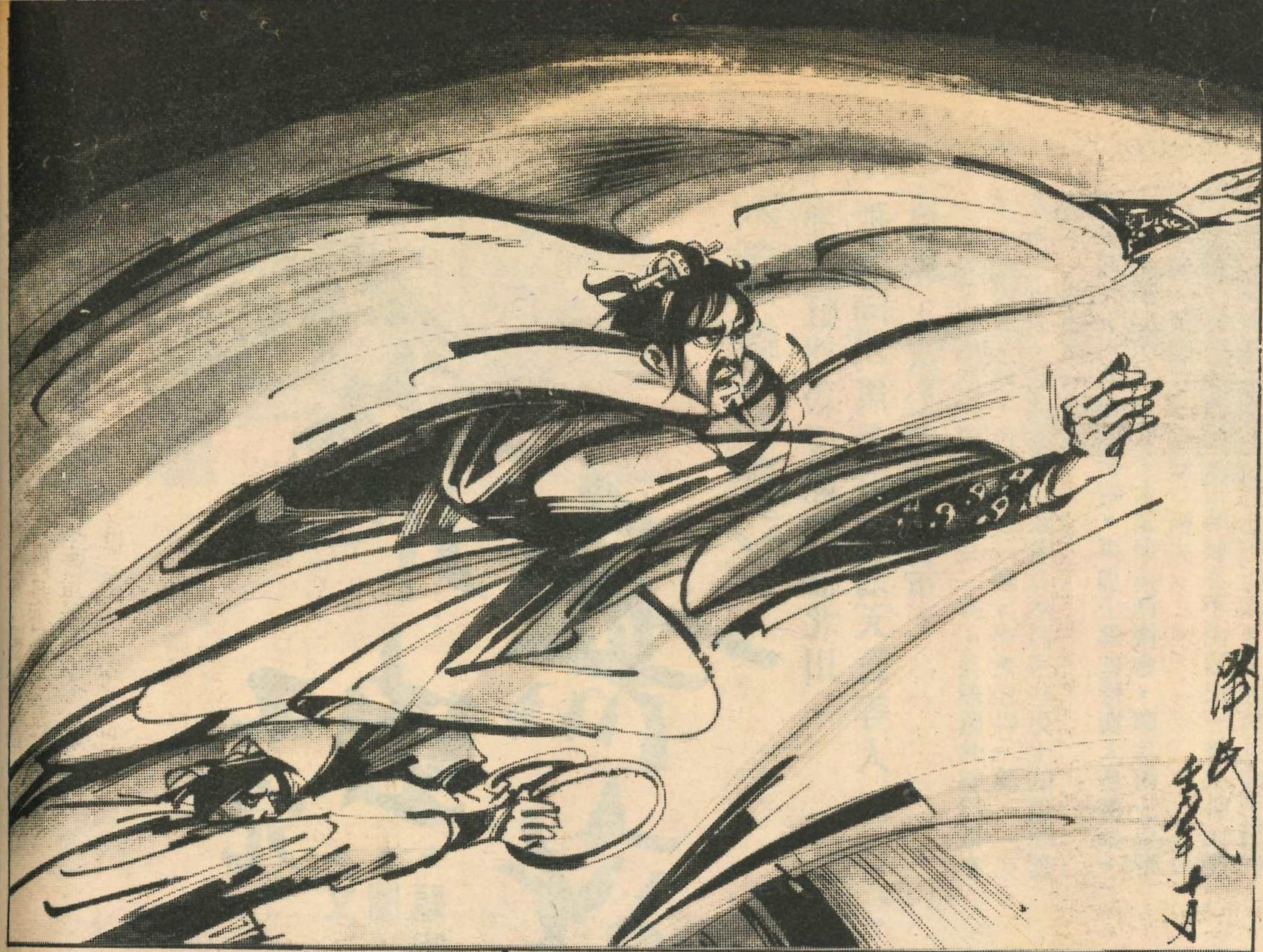
那飛虹前面擋着十多個死士，他再殺五人，翁天義、司馬長安已迫近，但他與皇帝的一騎亦快到那邊木橋。

木橋並不闊，上得去對那飛虹當然有利得多。

翁天義即時一聲：「殺馬！」

死士刀矛應聲齊出，那匹馬奔不了三丈，四蹄便給刺斷，倒了下去，那飛虹亦同時擊殺四人，一把將鞍上滾落的皇帝抓住，身形拔起，一掠三丈，右脚往一個死士頭上踏下，借力使力，又掠出三丈。





翁天義雖然閃開了要害，仍射進了他的左腿，眞氣一洩，凌空墜下來。

那個死士看着那一脚踏下，但閃避不開，只給踏得昏頭昏腦，身子不住的打轉，撞向飛馬奔來的翁天義。

翁天義沒有理會，飛騎直衝而過，那個死士給馬身一撞，橫飛了出去。

這片刻那飛虹又掠出了數丈，那些死士竟然擋他不住，但沒有罷休，緊追不捨。

那飛虹右手銀環疾擊，再殺一人，眼看便要衝上橋頭，翁天義已凌空撲至。

他從馬背上拔起來，一掠四丈，頭下脚上，俯衝而下，那飛虹耳聽風聲，銀環疾揚，迎向劈來雙掌，環掌一觸，那飛虹抱着皇帝連退七步，翁天義亦倒掠而回，左右死士刀矛並舉，一齊殺上。

那飛虹連斃兩人，終於挾着皇帝，衝到橋上，一個死士挺矛緊追而至，却被他一環擋開，再一脚踢飛，閃電也似一道金虹同時射至，是司馬長安的蛇鱗金鞭。

那飛虹銀環一點金鞭，身形倒退，司馬長安落在橋上，獰笑。「姓那的，我們的舊賬也該算清楚了。」

那飛虹冷笑：「若是你有種，早便已算完，等不到今天。」

「今天也不遲！」司馬長安金鞭揮舞，鎖向那飛虹脖子，那飛虹銀環敲上鞭梢，又將這一鞭接下。

司馬長安金鞭不停，一鞭急一鞭，捲向要害，那飛虹左手挾着皇帝，右手銀環力拒，一退再退，司馬長安幾次要按動機括，將鞭上鱗片射出，但礙着皇帝，沒有按下去，金鞭的威力不能够發揮至盡，實在也佔不了多少便宜。

他再次收鞭，振吭大喝：「姓那的，有種將皇帝放下，我們决一生死！」

「你若是有種，將皇帝殺掉！」那飛虹連聲冷笑。

司馬長安大怒，方待說什麼，後面翁天義突然道：「人有錯手，這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藉口。」

司馬長安聽說先是一怔，隨卽面露得色，那飛虹面色却自一變。

離京的時候燕王曾經吩咐若是太麻煩便不用帶回去，言下之意，就是必要時可以將皇帝幹掉，那當然要做得很小心，不要令燕王負上叔殺姪的惡名。

現在應該是時候了。

司馬長安聽過翁天義提及此事，方才亦聽出翁天義有意就地將皇帝處决，現在一聽那句話，立卽明白過來，但心念再動，却是心頭一凛，得色也蕩然無存。

他是燕王的親信，若是爲了殺那飛虹將皇帝殺掉，事情傳開來，各王公大臣只怕會懷疑到是燕王的主意，爲掩衆口，到時候燕王難免要將他殺掉，翁天義等人也當然不會替他分辯，就是分辯也沒有多大作用。

翁天義當然很明白，所以才會讓那飛虹將皇帝刼走，也讓他得到這個好機會。

現在他總算明白翁天義一切已算在內，可是衆目睽睽之下，一脚已踏進去，縮也縮不回去的了，而且那飛虹也不會讓他退開。

「姓那的，我們今天眞的可以决一死戰了。」他大笑起來。

那飛虹似乎也明白，冷笑道：「看來那個太監要比你聰明。」

司馬長安道：「也許他看見我一直躲躲閃閃的，實在太沒有男子氣概，所以特別給我安排了這個機會。」

「那你還不趕快多謝他？」

司馬長安眞的回頭向翁天義一揖：「多謝公公成全！」

那飛虹銀環就在這時候脫手飛擊，司馬長安實在想不到那飛虹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偷襲，耳聽風聲，要閃避時銀環已擊在腰背上，將他撞退了半丈，身子斜刺裏一栽。

這一擊實在不輕，那飛虹同時將皇帝放下，身形撲上，探手將銀環收回，雙環盤旋，再向司馬長安攻到。

司馬長安反應也不慢，一截金鞭卽倒揮，鞭勢却尚未展開便給銀環撞回，那飛虹隨卽附骨之蛆的纏着司馬長安，雙環左截鞭勢，右擊要害，接連幾招，迫得司馬長安身形大亂，一個閃避不及，又被雙環擊中，身子左搖右擺，連吐兩口鮮血，他的身子隨卽倒下，貼地一滾，金鞭終於展開，人裹在鞭內，一個金球也似疾彈起來，將那飛虹迫退了三步。

那飛虹連搶三次都搶不進鞭內，金鞭倒捲而來，不得不退却三步。

司馬長安一面揮鞭一面怒罵：「姓那的，你是那門子的好漢？」

「那門子的都不是，姓那的也根本不是什麼英雄好漢，你也是！」那飛虹雙環再次出擊。

司馬長安金鞭飛捲，四十九片金鱗疾射而出。

那飛虹知道厲害，倒退，司馬長安身形急拔，金鞭再展，又是四十九片金鱗射出，他是看準了那飛虹退到了皇帝身旁，算準了那飛虹不會讓皇帝死，若是那飛虹爲了掩護皇帝傷在鱗片下，不管傷得怎樣，他也有信心與那飛虹拚一個同歸於盡。

他是一個聰明人，很懂得把握機會，但他若是沒有傷在那飛虹手下，一定會冷靜得多，也一定會考慮到那飛虹怎會那麼巧恰好退到皇帝身旁，他負傷之下急於求勝，便疏忽了這一點。

那刹那，那飛虹的雙環突然脫手落下，雙手接藏入袖中，雙袖往上疾揚了起來，那雙袖子看來沒有什麼特別，一展開却是出奇的寬闊，有如兩柄大扇子，左右一撥，竟將射來的鱗片完全捲飛，看來他爲了對付司馬長安，已費了不少心思，那雙袖子也絕無疑問，是爲了對付司馬長安的金鱗暗器而設的了。

他的脚同時將落下的一枚金環踢起來，正撞向司馬長安的右腕。

一撞卽碎，金鞭脫手墜下，司馬長安大驚失色，左手急拔劍，刺向那飛虹胸膛。

那飛虹身形同時一倒，左手將銀環抄住，右手亦接回半空落下的那個。

司馬長安劍刺空，落在橋上，那飛虹雙環已至，左右一扣一鎖，將司馬長安的劍鎖在環中，往前一送，司馬長安右臂如何敵得過那飛虹雙臂力大，不由一折，劍反刺進自己的小腹。

那飛虹雙環再一抖，劍從司馬長安小腹脫出，也從他手中飛出，雙環接進，連連撞擊在他的胸膛上，只撞得他口吐鮮血，身子一退再退，東倒西側，到他倒下，胸前的骨頭已完全給撞碎。

他掙扎着想爬起來，可是始終不能够成功，喘息着突然道：「我眞是想不到……」一句話說不了一半血又吐出。

那飛虹冷笑，還未答話，司馬長安已接道：「想不到一個好像你這樣機靈的人，怎麼連一個女孩子也騙不到。」

那飛虹一怔：「你胡說什麼？」

司馬長安笑道：「葉素落在我手上的時候，還是一個原璧的閨女……」

下面的話還沒接上，他的身子已被那飛虹一脚挑起來，那飛虹怒吼聲中，雙環一陣亂擊，到他的身子再落到橋上，已不成人形。

那些死士隨卽衝上橋來，橋有多闊，他們兩個人並排衝上，手脚便已施展不開，一個個的來，又豈是那飛虹的對手，那飛虹且戰且退，雙環硬拒來敵，以脚將皇帝反踢滾退，皇帝何曾吃過這種苦頭，退不了一丈，已經口青面腫，一個身子到處都疼痛，就像已給拆開一塊塊。

那飛虹沒有理會他，也不知道跟着應該怎樣做。那些死士苦纏不休，他是絕不能脫身的了，而翁天義仍未加入，若說他竟能够將皇帝帶走，就是他自己也不敢相信，但只要他將皇帝放下，他要走却易如反掌，那些死士固然難以將他追及，翁天義亦不會做這種沒有好處的事。

可是他血戰不退，也許因爲他的固執，而他對飛燕元寶七重天羣賊的死、孫鳳翔的斷臂那一份歉疚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不是他，孫鳳翔他們根本不會做這件事，也根本不會死，傷的傷，現在仍能好好的活着。

他痛恨盛北川，更痛恨自己，爲什麼竟然去違反多年的原則。

這之前，他從就不會將朋友牽涉入自己的事，更不會讓朋友冒險，而他也不會去做那些不太了解的事，去無條件爲那些不太認識的人賣命。

對於盛北川，他認識得的確太少，對於政治，他更是一個門外漢，燕王登基天下百姓是否就沒有好日子過？他不知道，現在他腳下這個皇帝再統治天下是否會一改此前的陋習，國泰民安？他也一樣不知道，他信任的只是盛北川這個人。

這個人却令他如此失望，但他還是佩服，除了他們，還有郝安，還有那麼多的人，盛北川竟然都能够令他們信服，甘心爲他賣命，實在不簡單。

他們難道都看不出盛北川只是一個政客？

一個成功的政客往往都能够掩飾得很好，非到萬不得已也不會讓別人知道他其實是一個政客。

盛北川似乎一直都沒有掩飾，也許他也是到了盡頭才發覺自己原來是一個政客。

若說錯，他也只是做錯了一點，不應該利用江湖人。

江湖人以血還血！

× × ×

一個又一個死士倒下，那飛虹一身衣衫亦被鮮血濺紅，眼亦紅了起來，他彷彿又看到了飛燕、元寶及七重天的一羣好漢，還有斷臂的孫鳳翔。

橋上橫七豎八都是屍體，那些死士似也被激發了獸性，瘋狂繼續衝前。

那飛虹已經受傷，他武功雖然比那些死士好，到底是血肉之軀。

那些死士波浪般一層層湧上，雖然還沒有將那飛虹淹沒，終於將他湧得左支右絀。

翁天義這時候出手了，天馬行空般掠至，左右正要撲上去的兩個死士差一點沒有給撞飛橋外，他當中穿過，抓住了那飛虹新舊力交替的空隙，也當然，抓得比那些死士更緊，左掌引開了那飛虹的銀環，右掌一穿而進，印在那飛虹胸膛上，那飛虹悶哼一聲，雙環反擊翁天義胸膛，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翁天義左閃右避，身形一矮，探手竟是向皇帝一掌拍去，那飛虹不由一環急截，到他突然醒悟那是虛招，已慢了一分，又中了翁天義一掌。

翁天義大笑，雙掌搶進，那飛虹雙環盤旋飛舞，都被他雙掌接下，看準機會雙掌文當中插進，那飛虹雙環同時彈開，變成兩支銀棒，反插翁天義雙脅，那兩支銀棒末端鋒利如劍，若是插上，翁天義的一條命相信也得給插掉。

翁天義急忙收掌，一轉，斜拍向倒在橋上的皇帝，這一次那飛虹不再理會，銀棒反而乘機插向翁天義的要害，翁天義忙又收掌，笑問：「你不再理會這個皇帝的死活了？」

那飛虹冷冷道：「你不怕做得太明顯，燕王不得不砍你的頭只管殺！」

翁天義大笑，說話間二人出手不停，那飛虹是拚了命，翁天義完全佔不到便宜。

一個聲音也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傳過來：「那大哥，我來了！」

是孫鳳翔的聲音，那飛虹偸眼望去，只見孫鳳翔一騎從對岸林中奔出，向橋這邊奔來，右手衣袖飄飛，左手控轡，口咬長刀。

那飛虹心頭一陣熱血沸騰，他總算發覺自己並不孤單，翁天義却道：「又一個送死來了。」

那飛虹入耳驚心，暴喝聲中，雙棒交擊，將翁天義迫退了半步，突然轉身一腳將橋上的皇帝踢飛起來，再轉身，雙棒一封，又長身暴退。

翁天義那剎那亦猜到了那飛虹的企圖，飛撲上前，雙掌才出，便又被那飛虹雙棒封回，但隨又撲上去。

那飛虹身形一退，正退到皇帝落下的位置，左臂一揮，橫擋在皇帝的身子上，皇帝立時又被撞飛。

「姓孫的，將皇帝帶走！」那飛虹一面大叫，雙棒一面狂攻向翁天義。

翁天義右掌往腰間一抹，藏在腰帶的一柄軟劍到了掌中，「嗡」的抖得筆直，一蓬寒芒接從劍尖射出來，一劍竟化成千鋒！

那飛虹雙棒剎那被劍芒所掩，但立卽脫出，這一使勁，方才中掌所受的內傷又併發，一口鮮血噴出，但仍然不退，雙棒擋住了翁天義的去路。

翁天義一口眞氣運行，劍勢更急，百二十劍怒濤般捲出，那飛虹口吐鮮血力拒，那邊孫鳳翔一騎奔到橋下，探手抓住了跌在河灘上的皇帝，隨呼道：「那大哥！」

「快走！否則我死不瞑目！」那飛虹嘶聲大叫，人與棒狂撞向翁天義。

怒濤般的劍勢被他撞回去，他身上卽最少有十二處裂開了血口，濺出血來，他的武功雖然比不上翁天義，相差並不遠，因爲久戰耗力太多，才被翁天義輕易偸襲擊傷，而傷疲之下，當然更不是翁天義的對手，可是他拚命，翁天義却惜身，還是被他迫回去。

孫鳳翔已看見大羣死士向橋上擁來，但還不清楚那飛虹的情形，現在聽到了那飛虹這樣說，那還不清楚，也知道自己這樣衝上去，實在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是問：「送到那兒去？」

「只要不落在他們手裏……」那飛虹話才出口，翁天義已拔起身子，看來便要從那飛虹頭上掠過，掠向孫鳳翔那邊，那飛虹却也拔起身子，在翁天義身形開始變化之前，雙棒扎向翁天義下盤。

翁天義顯然算準了有此一着，軟劍倒掛，正迎着扎來雙棒，身形再藉這一撞之力倒翻，天馬行空般掠向對岸。

那飛虹一擋之下，胸膛一陣劇痛，一口眞氣勉强提起來，也知道追截翁天義不及，眞氣全貫在手中雙棒上，脫手飛射向翁天義！

這一着眞是大出翁天義意料之外，半空擰腰，身形再一翻，劍擋一棒，另一棒雖然閃開了要害，仍射進了他的左腿，眞氣一洩，凌空墜下來，落在江灘上。

孫鳳翔一騎在翁天義墜下同時奔出了數丈，那匹馬負着兩個人當然沒有奔來時那麼快，以翁天義的輕功，全力施展，沒有那一阻，再兩個起落，絕對可以將孫鳳翔截下，現在當然更追不上了，左腿挨的那一棒，傷得他實在不輕。

落在江灘上他不由一個踉蹌，然後他聽到了那飛虹撕心裂肺的一聲慘叫。

在那飛虹雙棒脫手同時，那些死士的長矛亦紛紛脫手，向他擲到。

數十支長矛帶着激厲的破空聲漫空飛來，那飛虹眞氣盡用在雙棒上，身形如何還能够再變化，人在半空，又那裏還有閃避的餘地？

他雙手抄住了三支長矛，震飛了七、八支，身子已經被多支長矛貫穿，鮮血怒射，慘叫聲中，墜進江裏。

孫鳳翔聽到了這一聲慘叫，也不禁嘶聲大叫，策騎狂奔，兩行熱淚急風中飛墜。

飛騎就在嘶叫聲中去遠。

× × ×

沒有人知道孫鳳翔將這個皇帝帶到什麼地方，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也始終是歷史上一個懸案。

燕王朱棣卽位，改元永樂，對於建文帝的下落，仍甚爲關注，永樂三年，鄭和下西洋，據說就是爲了要找尋建文帝，却沒有找到，之後，又去了六次……

（全文完）